國聞週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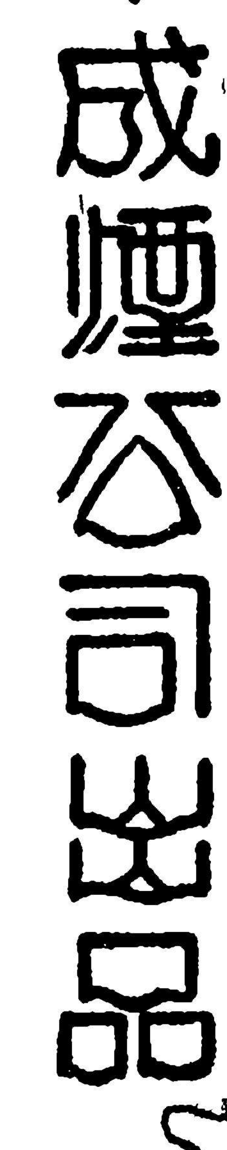
第十三卷　第四十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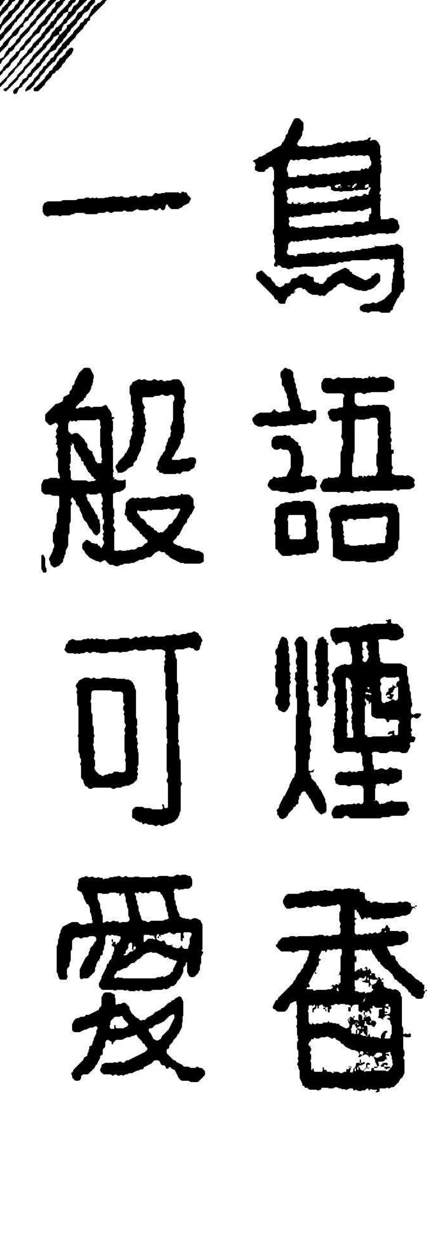
論提高行政效率……賀嶽僧
察北近況調查……泊人
農產價格飛漲之觀察……袁卓立
英國對遠東政策的回顧（續完）……奉生譯
記徽州木刻藝術……王立中
桂花香裡的湖游……西夷
陳濟棠霸粵之由來……篠園
書評　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張景澄
評「日出」……張振亞
兄弟……陳荻
我是一個黑人……陳學昭譯
在城市裡（二十一）……張天翼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My Dear
CIGARETTES
HWA CHING TOBACCO Co Ltd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四十六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廿三日出版

插圖

國內時事（六幅）
國外時事（六幅）

一週簡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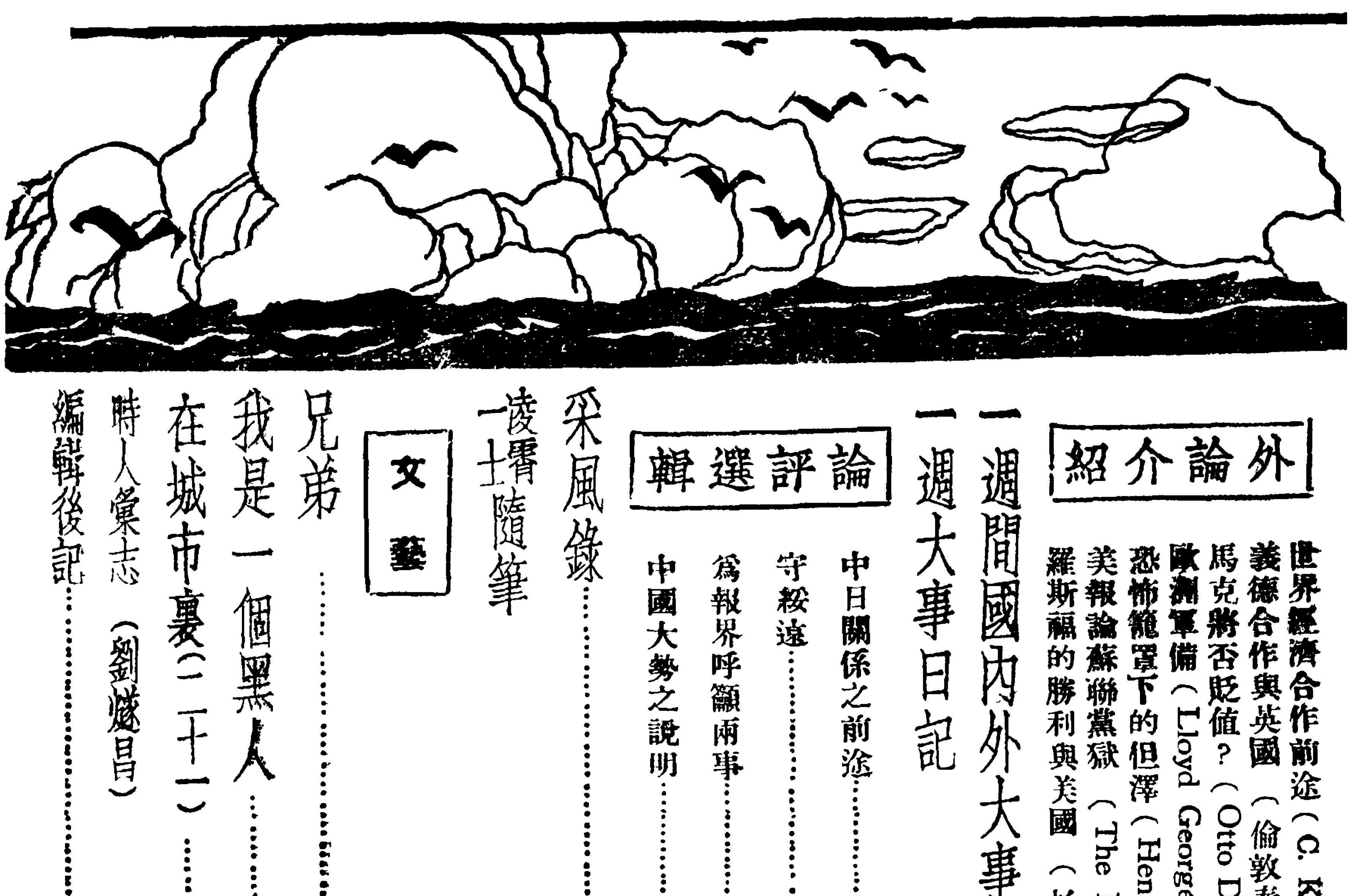
匪軍犯綏與中日外交（芸生）　義奧匈新協定　德廢止通航條款
馬德里戰事（素）　美國外交動向（敏）

論提高行政效率……………………………………賀嶽僧
察北近況調查………………………………………泊　人
農產價格飛漲之觀察………………………………袁卓立
英國對遠東政策的回顧（續）……………………奉生譯
記徽州木刻藝術……………………………………王立中
桂花香裏的湖游……………………………………西　夷
揚州雜詩十二首……………………………………梅　叟
陳濟棠霸粵之由來…………………………………篠　園

書評

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張景澄
評：「日出」………………………………………張振亞

國際諷畫



外論介紹

世界經濟合作前途（C. K. Streit）……丹楓
義德合作與英國（倫敦泰晤士報）……奉生
馬克將否貶值？（Otto D. Tolischus）……歷樵
歐洲軍備（Lloyd George）……季廉
恐怖籠罩下的但澤（Henry C. Wolfe）……陸恩
美報論蘇聯黨獄（The Nation）……西夷
羅斯福的勝利與美國（杉森孝次郎）……子修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一週大事日記

論評選輯

中日關係之前途……津滬大公報
守綏遠……津滬大公報
為報界呼籲兩事……上海大公報
中國大勢之說明……津滬大公報

采風錄……國風社選
凌霄一士隨筆

文藝

兄弟……陳荻
我是一個黑人……陳學昭譯
在城市裏（二十一）……張天翼
時人彙志（劉燧昌）
編輯後記……編者

週簡評

匪軍犯綏與中日外交

這一週，中日外交無正式進展。許使會兩訪日外相有田，為解釋中國立場之性質，高宗武與須磨清水等也有數度接洽，大概也與大勢無關。

東京輿論有停止交涉的呼聲，日政府內也有這種主張。依現在的情形，我們中國的立場，其勢也惟有停止交涉。

匪偽軍自本月十四夜起迄十六晨起，迭次向陶林境內的紅格爾圖地方進攻，均經我軍擊退。

匪偽軍以察北之商都為根據地，挾飛機大砲及毒氣等近代戰具為武器，察北何地？偽軍何自來？其背景不問可知。在我領土被武力擾害之際，還談什麼外交交涉。

守土將士正在冰天雪地中奮勇殺敵，全國人士都在風起雲湧的作援綏運動。現在到了發揮國家力量的時候了，我們外交的成敗，便要看我們守土的能力如何？（芸生）

義奧匈新協定

本週的歐局，仍以義大利外交的活躍，為一般注目焦點。

英義談判，頗有進境。談判的主要問題，是劃分地中海的勢力範圍，這問題牽涉甚廣，須若干懸案解決後，方能開正式談判。但只就談判開始一事而論，即甚值重視。至於談判的成功，則須視英國準備出若何代價，以及義大利本身的地位如何而定。

關於義大利的地位，本週在維也納簽訂的義奧匈三國新議定書，很可注意。義大利為了鞏固她在中歐的勢力，所以盡力拉攏奧匈。她答應匈國擴充軍備，對奧則允許支持她的獨立。如果新議定書的內容，真正可以使奧匈滿足，而增加了三國鞏固的團結，那末義大利的地位，便可處於優勢。否則如德奧匈的關係，更趨密切，則義國勢必另求助力。傳遇

到這種場合，那末英義關係的接近，便可預卜。

義奧何新議定書主要的影響與意義在此。由此更可証明兩雄不并立的德義關係，并非完全合拍。

德廢止通航條欵

十四日德政府又片面解除凡爾賽和約最後的束縛，宣告國際河流化的條欵無效。受此舉影響最甚的是中歐國家。當德國再三扯破和約，未遇有力的反抗以後，此舉之不能引起實質反響，自在人人的意中。法政府企圖令關係國家，聯合提出抗議，適足以顯示反對力量的稀薄。在歐洲國家注視西亂的目前，自然又是德國爲所欲爲的機會了。

馬德里戰事

西戰事，目前集中在馬德里，戰報混沌，大體上的形勢，本週國民軍曾一再進攻，在本期集稿時（十七日晚），仍未能得手。但陸空軍戰爭之烈，則爲前此所未有。

現前中立委員會的工作，已等於停頓。爲雙方臂援的國家，正各在幕後，大顯神通，而西班牙民衆對軍權搏鬭之勇猛，更爲戰事不易解決的重要因素。法政府支持中立的賢勞，是最值稱許的。倘使幕後的各國，能始終不脫穎而出，那末歐局暫時或可不發生嚴重影響。（素）

美國外交動向

羅斯福聯選後，對於外交的新動向，很可注意。最近的表示，他很關注未來的汎美會議，並且有於來年遊歷菲島的消息。在已往四年中，羅氏的精力，專注在內政方面，今後對於國外，或將一展抱負。據最近的報告，美國本年前九個月對中國與其他遠東國家的貿易，俱有顯著的增進。而太平洋航空站台之設，更縮短了太平洋兩岸的距離。所以單就美國對遠東的關係觀察，它的趨勢，惟有日趨密切。那些外交孤立論，殊未見切合實際。（敏）



論提高行政效率

最近一年中，各方面都注意於討論行政效率問題。大體說來，一般的意見，都祇是注意公務員的考績。他們以為，祇要考績能够認眞辦理，那末行政效率便可以提高。這種意見，在我看來，實不盡然，認眞考績，固然是提高行政效率方法中之一種，但却不能認為，除此以外，即別無其他可以值得注意的方法。

首先我們應該認清楚，所謂提高行政效率，不止是要每一個公務人員，在他的任職期間以內，少請幾天假，多坐幾點鐘辦公廳，少發生幾次遲到早退的事情，少積壓幾件等因奉此的公文，乃至於少延誤工作報告的期限，便算盡善盡美。而且還要他消極的在辦事的經過中減少時間與金錢上不必要的浪費；積極的對於所承辦的事務，能毫無遺恨地發揮其效益，貫澈所以舉辦這件事的眞實意義。譬如說，舉辦壯丁訓練與植樹造林吧，我們要考核其成效的有無，就不在於他是不是編就了一些壯丁的隊伍與在植樹節中栽種了一些樹苗，乃是要看他所訓練的壯丁，能不能適用於戰場，所栽種的樹苗，有不有成林的希望，因為前者是敷衍可以塞責，後者則非認眞辦理不能收效。然而用考績的方式所能完成的結果，至多祇能做到第一層，至於進一步的要求，是不能達到的。何況現在之所謂考績者，照例是由各機關的主管長官，按表填造，成績的等第，既可以隨主管長官的愛憎而「高下在心，膝淵隨口」，其僚屬是否按時到公以及有無曠職情事，亦可以憑己意伸縮，而審核機關乃根據此種不甚可靠之材料，以為進退黜陟的標準，則欲求免於不顛倒是非混亂黑白已算萬幸，更何能望其能促進行政效率呢？

因此我以為，現在要想眞正提高行政效率，實應先從改革公務人員的任用方式着手，因為一切流弊都是從這裏發生出來，如果擒賊不擒王，那眞是縱容一個人撒米，而使萬個

人去拾取的笨法，於事實是沒有多大益處的。

關於公務人員的任用，固然政府已公布了公務人員任用法，但中國的習慣，向來是如此，法是法而事實是事實，事實告訴我們：現在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的任用，是不外下列的幾個方式：一是主管長官就其平日所接近的人員中選擇任用，一是接受其親信或有權力者的推荐，一是公開的招致一般人加以短期的訓練再行分發。以這三種方式來用人，那是必然的產生下列幾種流弊：

（一）難得適當人選：人類是感情的動物，而中國的社會組織，幾千年來，是以農業爲基礎，聚族成聞，安土重遷，因此便養成了一種極偏狹的小我觀念，祇知有家庭，不知有社會，祇知有地方，不知有國家，而儒家的教義，又是注重於愛有等差，『仁民愛物』的觀念，是由『親親』的觀念擴大起來的，在這教義與習慣之下所薰陶出來的人才，遂不免私情勝過公義，爲所親近的人謀福利的心事，超過他替國家社會服務的熱忱，因此一個人沒有用人權力則已，如果有了權力之後，則除了『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以外，其次所最縈懷的，即『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此種用心的具體表現便是一到做了官之後，首先便把他『宗族姻親鄉里鄉黨』的子弟引一大批來做僚屬，簡直等於專制時代的君主裂土封侯一樣。自然，我們也不能一概的說，採用上面這個辦法，便絕對的不能得到適當的人才，但其立意既在於爲人擇事，而不在於爲事擇人，那末待到粥少僧多，儘所有的位置尚不能安插他心目中所預定的人數時，其不能把人才與位置弄得銖兩悉稱，乃是當然的事。

（二）是非不明，功罪不分：這個流弊，是跟着前一個流弊來的。固然我們不能把是非不明功罪不分這一種流弊，完全歸罪於任用私人，但至少可以說，是比較容易引起來的。歐陽修有言『禍患常積於隱微，智勇每困於所溺』，論語上說：『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可見要想避免『浸潤之譖』與『膚受之愬』，是非有超過常人的智勇不行，如果無此智勇，而又不能免於譖與愬，則結果是難免不困於所溺的。現在各機關的公務員，既然有一部分是長官的親信，而另一部分則是與長官萍水相逢素無心腹，於此彼此之間，爲權利的衝突，自不能不有黨派的分歧互相訴忌，在此種情形之下，是非的眞相與功過的責任就極不容易明瞭，而人之恒情，每以爲惟有自己所朝夕接近的人，才是最足以信賴而堪付託以心腹的，因此對於這般人便特別言聽計從，別人窺測到這個弱點，亦承奉顏色，乘機而進，於是與阿諛諂媚的人日益親密，而同剛毅木訥之士日益疏遠

，久而久之，遂致太阿倒置，成爲完全的傀儡而不自知，固然事實上也不一定如此，但畢竟有成爲如此結果的可能，古今來多少聰明才智的人，循此途逕以失敗的很多，豈僅是非被其學蔽而已。

（三）紀綱不能整飭：『綜覈名實，賞罰嚴明』，是人事管理上一個必要的條件，也是促進政治效率一個必要的方法。然而名實應怎樣去綜覈，賞罰又要怎樣才能公平？那我們知道，其第一個條件是要明，其第二個條件是要公。因爲惟有澈底明瞭，才能處置公平，惟有處置公平，才能淬勵賢能者向上好進之心，亦可以警惕愚頑者使其有所畏忌而不敢爲惡。如果是非不明，賞罰不公，則不獨使不肖者敢於懷僥倖嘗試之心，即賢能之士，亦必心灰意懶，不肯竭盡其才智以努力於事功。所謂『無所待而爲善，無所畏而不敢爲惡，此人情之所難能』，古人已先我而說過了。然而在現狀之下，就很難以實現公平的條件，因爲前面說過，公務人員之中，有的是長官的親信，有的是非親信，有的有雄厚的背景，有的則毫無憑藉，在此種情況之下，那末主管對於法令的執行，遂不能不有愛憎與顧忌存乎其間，既有愛憎與顧忌，即難免不枉法以徇情。能力優越的人，未必加以獎勵，庸碌無能之輩或反予以升遷，此種事實的造成，其起因甚微，而影響至鉅，久而久之，使大家感覺到職位既不憑才力以定等第，賞罰亦不隨功罪以爲標準，便相率以趨於偷惰苟簡，而不復有自强於善之志。這樣一來，是長官所賴以爲甄取僚屬督責事功的工具，完全失其作用，工作效率又何得而不低落呢？

（四）易使人動因循敷衍之念：我們知道，工作效率之有無，固基於任事者才力之厚薄，但與任事者責任心之大小亦極有關係，即使是才力平庸的人，果能竭盡智能以來應付某一事件，則其成功的可能性，一定較失敗爲大。反之，才力優異的人，若預存因循敷衍之心，則其成效是很難有望的。因此我們要想提高行政效率，首先便當注意於行政人員的責任心。然而要想提高行政人員的責任心，却不是由幾位高級長官發幾篇告誡式的文字所能促其憬悟，惟一有效的辦法，乃是要造成一種環境，使他們對職務感覺興趣，同時還須使他們感覺到所任職務成績的優劣，於其本人的前途，是有不可分離的利害關係。一個人對職務既感興趣，便自然會樂於負責，工作成績於本身前途的利益既不可分離，便自然非負責不可，私人所經營的企業，其成績往往較公共經營者爲優良，就是這個原因。然而在現狀之下，這個前提就沒有實現的可能。一來因爲現在公務人員的任用，根本是安插位置

，而不是因其學有專長。學文學的人，或使之掌工程，學工程的人，或使之辦文案，所學非所用，用非所學，與趣又那裏會發生。二來此種公務人員，大抵是隨主管官爲進退，每個人都預存五日京兆之心，誰也不能懸想到他自己究竟能够担任多少時期，故即使有良好的計劃，惟恐其不能抵於完成，亦懶得去施行。每日除點卯應公之外，即是按月拿錢，工作的成績，與担任工作者的利害，是漠不相關。成績優良，未見得可以邀盛名，博厚利，成績低劣，亦未見得即會罹重罰，受嚴責，因此便大家抱一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敷衍主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無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在此種情況之下，效率又那得而不低落呢？

（五）釀成貪汚的環境：人類的本性，竟究是善是惡呢？這是一個千古聚訟紛紜的問題，但就事實來觀察，則知林林總總之中，上智與下愚絕少，中才總要佔最大多數。這最大多數的中才，是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可以爲廉吏，亦可以爲貪官，這關鍵全以環境爲轉移。所謂環境者，不祗是法律的嚴明與監察的周密，乃是要他在營謀官吏的過程中，不必耗費鉅額的時間與金錢。居官在任之日，不必開支許多不能報銷的費用。同時亦無可以貪汚的機會。退職以後，不致發生生活上的威脅，而輿論的督責，又必使他發生畏忌而有所不敢。必須具備這幾個條件，才可以使人們勉爲廉吏。有人說過，前清末年吏治之所以腐敗，是捐納與候補制度開其端。因爲在那種制度之下，官吏成了一種營業的性質，先墊資本，然後再收利息。預知其祗有賠本絕無利益可圖的營業，是誰也不願意幹，所墊資本愈多，則其所希冀收回的利息亦愈大，這是必然的。依我看，現在的官場環境，就恰與前清末年的候補制度相類似，第一：就營謀官吏的經過來說，除了極少數有特殊機會的人以外，其餘一般無所憑藉的人，儘管他具有做官的能力學識與資格，然而要想獲到一個職位，是必須經過很長久的奔走時間。當其在進行的經過中，家庭生活的維持以及營謀所必需的旅舘應酬費用，都是要靠挖肉補瘡東借西貸而來的欵項以去賠墊，其所賠墊的欵項，自然是希望於將來得到職位以後，可以獲得什佰千倍的利息以來彌補，是其動機已不純潔了。而在最近這幾年中，各機關均紛紛舉辦官吏短期訓練所，更加工趕造的在那裏引導智識階級成爲候補官吏。此種訓練所，外表上所標榜的宗旨，是訓練吏治人才，而實際的用意，則無非是拉攏黨羽。而他們對於所造就的黨羽，又不能負責盡量安插，聽其奔走城市，轉徙道途，進接於要人的門庭，客居於旅舘公寓之中，忍受窮苦淒涼的歲月，黨羽愈多，派別愈歧，鬥爭亦愈烈，無何

機關一改組，於是大樹倒，猢猻散，前任的黨羽，後任不放心用，又未便明白拒絕，因此祇好來個資格審查，審查的結果，往往是再辦一次訓練，弄的那一般可憐的候補官吏，覺得鷄肋雖無味，丟了又可惜，祇好任他擺布，恭聆那些科秘們一訓二訓以至於三訓的同樣課程。望眼欲穿的功德圓滿之後，才幸而盼到一個分發職位的機會，不得此機會猶可，既得之後，馬上有幾個問題要解決，受訓期中所借貸而來的債務要償還，當盡賣光的衣服要添補，曾經患難與共的窮朋友要周濟，牛衣對泣過的太太吵鬧着要製首飾，尤其提心吊胆的是將來失職時第二次的活動費要未雨綢繆，有了這幾件事交戰於心頭，試問他還能保持住廉潔的節操嗎？還不會如餓虎搏馴羊一般的見着便抓，張口吞噬嗎？第二；就既得職位以後的情況來說，除了極少數高官厚祿的人以外，一般普通的官吏，正規的薪俸本來非常菲薄，薪給菲薄，在中國固然是通常現象，但在一般人是可以量入為出，撙節省用，而官吏則不論大小，總是高出齊民，儘管收入微薄，却不能不打腫臉稱胖子，而無且謂的應酬紛至沓來，踵門告貸的戚友相沿而至，每天之中，往往可以接到好幾份不相干的婚喪帖子，好幾處的酒食應酬，「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至這條古訓之下，儘管是踐履篤實的人，亦不得不隨波逐流，虛與委蛇，不如此即免不了要得罪人，得罪人就有打破飯碗的危險！此種意外的開支，在操普通職業者，固然不能完全免除，但一爲官吏，則特別增多，甚至竭所有的收入猶不能應付，最後的辦法，乃不得不別開財源。生活方面，既迫得他不能養廉，人事上的無謂麻煩，又使他窮於料理，更何能再有餘力以來注意到行政效率推進呢？第三，就退職以後的狀態來說：中國的官吏，是已成了職業化，而此種職業，是最不適宜改行的，因爲他的專門技能，祇是辦等因奉此，而等因奉此，是除機關外別無用處，因此在退職以後，如果不能獲得第二次做官的機會那就祇得坐食。而現在除海關與郵政兩機關的公務人員，是勵行保險儲蓄並規定有退職恩俸之外，其餘行政人員， 其生活完全是個人負責。 如果告老歸來，眞是兩袖清風，那馬上就有生活的威脅。而最足助長貪污風氣的，是社會輿論的不健全，儘管就法律的觀點來看，貪污是個罪名，但就社會輿論的立場言，則升官發財的思想，是無時無刻而不在那裏鼓勵。不管他做官的手段是怎樣卑鄙，發財的來源是怎樣貪污，祇要他曾經做過官而現在又發財的人，總算是家庭的介子，社會的名流，素爲人們所不齒的賤役，聰明才智亦無以異於常人，一旦碰中了一個偶然的機會，由行伍以洊升至軍官，曾不數年，即可以細載而歸

，即其收入之所自，十九由尅扣軍餉打家刼舍而來，聚千萬人之膏血以縱一人之貪欲，而政府熟視無覩，社會恬不爲怪，且當其衣錦榮歸，自有一般想分貪汚餘潤的人去掛扁上壽，歌功頌德，這是什麼？這是封建觀念在那裏作祟，所以封建觀念不徹底剷除，則法律與道德永不能調協，法律與道德不能調協，則政治難期清明。

凡上所述種種流弊的發生，皆由任使不得其道的原因所造成，自然，我們也不能說，除此以外，即別無其他因素，但畢竟這是最主要的，故今後而欲謀提高行政效率，單靠考績是無能爲力，最有效的辦法，是要從改革公務人員的任用方式着手：

（一）全國各機關的公務員，除政務官由中央任命或人民選舉外，一切事務官，應由專門機關考試，交由各機關任用，不能聽任主管長官自由委任。

（二）凡經考試合格的公務員，除依法應行免職或退職外，應有確實保障，不能隨主管的愛憎以爲進退。

（三）推行儲蓄保險制度，並仿照各國先例，規定公務員輪流休假退職恩俸辦法，使其在任職時能安心服務，退職後無生活顧慮。

（四）訓練官吏事宜，應由中央統籌辦理，除不堪任使者令其中途改業外，其餘既經受訓期滿之成員，必須負責安插。現在各機關自行舉辦訓練的辦法，實利少而弊多，應嚴予取締。

當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不是這幾條簡單的原則所能徹底解決，不過無論如何，我認爲一切流弊的形成，都有其癥結之所在，與其待已形成流弊時再去防止，無甯預先設法制止其不發生。所以我們如果承認現在公務員的任用方式不合理，即應注意去糾正。但所謂糾正者，却不是空洞的提倡道德廉潔的理論所能濟事，乃是要提出具體的辦法來，這個辦法，至少要注意到兩點：積極的要能提高從業員的興趣，並迫得他非負責工作不可。消極的要能消滅貪污的動機並減少貪污的機會。總之我們須知道，以提倡道德的方法，而欲求人人爲君子，是可望而不可必，惟有藉完善的制度，始可以迫得一般人有所畏而不敢爲小人，這是我立論出發點之所在，故特反復言之。



察北近況調查

在兩廣異動發生以前，察北局勢，已有特殊之發展。當時國人因消息不通，未嘗得知該地切實信息。迨至桂事發生，而國人又不暇加以注意。作者最近曾赴察北政治中心的嘉卜寺，（即前察哈爾省化德設治局）作實地觀察，以明其究竟。因就見聞所得，分述於次，以供國人參考。

一　嘉卜寺畧述

嘉卜寺，是蒙古語山溝之意思，自汽車通行庫倫以來，該地人民，因汽車往來此間，必作停留，於是命名為『汽車站』。迨至宋前主席，以該地不特為內蒙商業中心地，而且為察北之重要門戶，故於民國二十三年伊始，呈請中央政府設治，命名為「化德設治局」。不幸設治甫具雛形，而山河變色！於是改隸於「察哈爾盟公署」，改名為「德化縣公署」。當「蒙古軍政府」成立後復改名為「德化市公署」，現在即以此名名之。

嘉卜寺之市面，深居於東南西北方向之山溝內，三面環山，各巔建有砲台，東南是平原，成為天然要塞。當夏秋之際，因山洪暴發全市常成澤國，自設治後，曾在正北山麓下，掘寬二公尺，深四公尺之水渠，引水市外。然迄今每值雨霽，全市一切活動仍無形停頓。市西北山麓下，即為「蒙古軍政府」，暨某方「特務機關」所在地，背後是營房，現在正在建築。該地左邊，為通庫倫大道，亦即該市大街，街之兩旁建有六公尺高之顏面房屋，惟尚未盡數落成。沿此街向東南行，約有五里之地方，即為飛機場，德王及某方人士之飛機，每日光臨斯地。其他地方，非某某顧問公館，即某某軍司令部，覩之令人傷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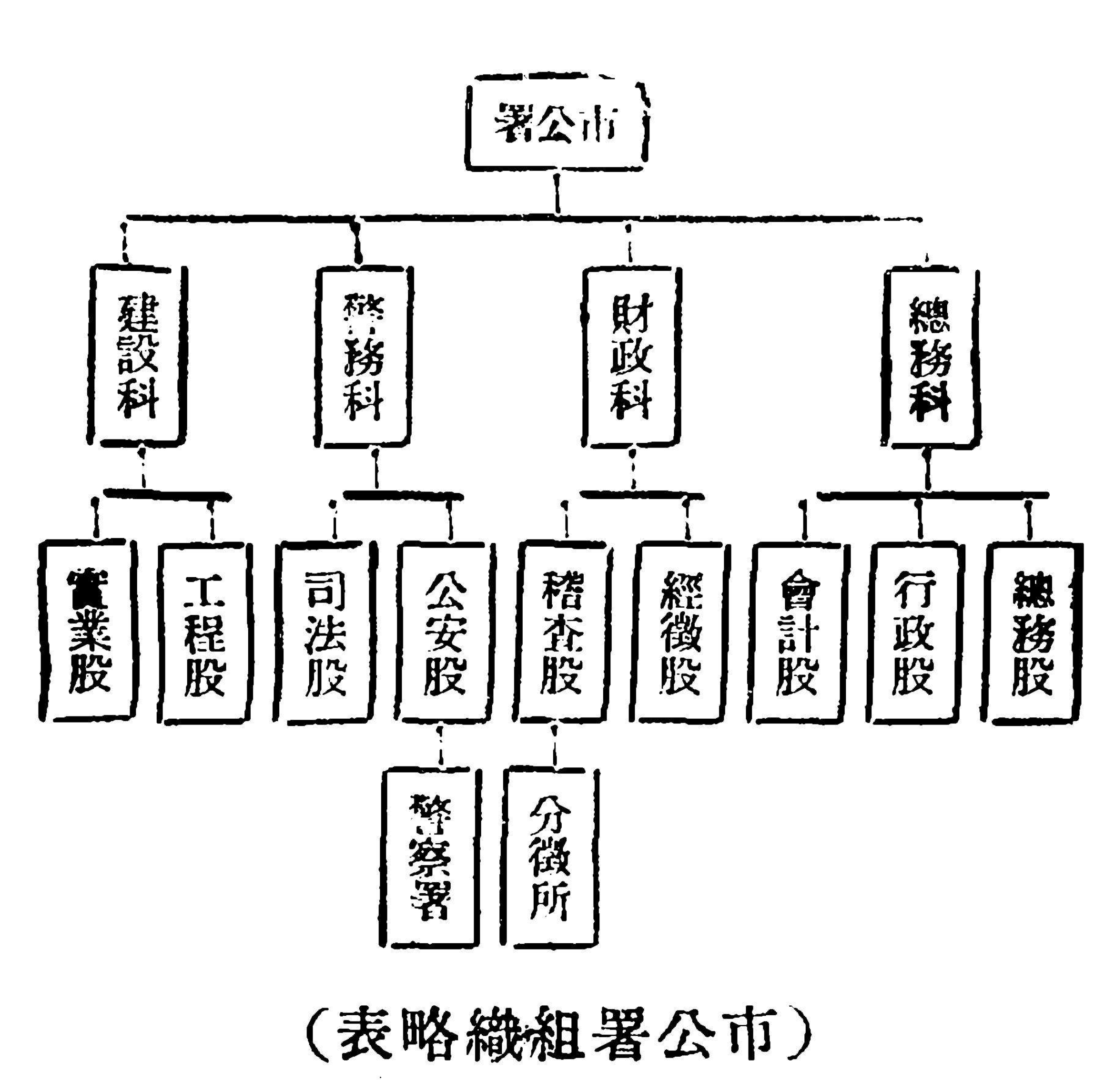
二　行政概況及組織

察北自事變後，一切工作異常忙碌，而政治工作更為緊張，「蒙政府」首先改革各機關組織，無論大小，均增設日籍顧問若干名。施政伊始，即下令整理稅收，及豁免民二十四年以前之田賦，以博一般民眾之歡心。繼則登記土地，房屋，人口，各村自衛槍枝，並調查各地農產品，及礦物產量多寡，風土人情，生活狀況。無論巨細，均在調查之列。對於蒙古方面，尤其注意。而各機關辦公十之八九，沿用吾國定則。唯辦公費一項，已被取消，——需要何物，呈上領單，即行發給，用罄以後，再呈領單。可是每次領物之人，必須鞠躬再四，方能領到，其困難情形，當可想及。所以負事務責任者，常云：「同人們應特別注意公用物品，不許浪費，……」總之，察北行政，盡歸某方顧問把持，一切政權，名為我有，實落人手。以此昔之豪紳階級，均大肆活動，只要買動顧問，即斂財公文，亦批准極易，否則雖若何重要，亦難邀准，即倖而允准，亦必譏罵申斥，故一般略有血性者，常為之切齒吞聲也！茲將各機關組織，列表如左：

蒙古軍政府組織略表

- 蒙古軍政府
  - 辦公廳
    - 銓敘科
    - 經理科
    - 法制科
    - 參議部
    - 參謀部
    - 軍事署
    - 交通署
    - 財務署
    - 內務署
    - 外交署
    - 教育署
    - 實業署
    - 衛生署

附：「蒙古軍政府」內設主席一人爲雲王；副主席二人爲沙王，索王（已死）；總裁一人爲德王；爲全府之主要角色；辦公廳主任一人，爲補英達賴；參謀部長爲李守信；參議部長爲吳鶴齡。



（市公署組織略表）

- 縣公署
  - 總務科
    - 總務股
    - 行政股
    - 會計股
  - 財政科
    - 經徵股
    - 稽查股
      - 分徵所
  - 警務科
    - 公安股
      - 警察署
    - 司法股

（縣公署組織略表）

三　軍事狀況

察北軍事，在卓氏組「察哈爾盟」時，祇各縣城駐有李逆守信軍隊一團，鎮壓地方，維持治安，別無任何行動。迨德王在嘉卜寺，別樹異幟以來，察北軍事，亦隨之改觀。德王在七月初，飛抵長春（盛京），與某方接洽軍費槍械，暨軍事顧問等事。既而派包悅卿，赴熱河招募軍隊，擴充實力，以實現攻綏計畫。所以在八月以前，竟組成四軍，不過近來仍陸續招募，且又組成二軍。茲將各軍概況分述於左：

第一軍　爲李逆守信舊部。軍長仍爲李，全軍計有四千餘人，武裝齊備，戰鬥力爲全境軍隊之冠。故德王視爲命脈，一切軍事行動，皆唯李逆守信之馬首是瞻。

第二軍　爲半徵半募之兵。一部爲熱河省徵來之壯丁，多爲正式農人，及良家子弟。據該兵云：「彼輩在熱河省，皆有父母妻子，五月間被

官廳，按弟兄三人拔一人之比，强迫當兵，當時云出熱河境，百里以外，即發馬匹，返原地訓練。不想直走五百里以外，仍未發下馬匹，……」談至此，而該兵竟哭不成聲矣——一部爲各盟旗之蒙人，老幼皆有，無所謂壯丁。所以如此者，乃因徵兵制度之限！蒙古軍制，爲按戶出兵一人之徵兵制。無事時携槍住於家中，一旦戰事發生，即聚集於長官所在地，待命行事。一部爲熱河，察東及東省之無業游民，並十之八九，有嗎啡鴉片嗜好。裝束零亂，器械不全，無戰鬥力可言，全軍計有兩千多人，軍長德王自兼，現在正忙於編製，積極訓練。

第三四軍　亦爲半徵半募之兵。除少數由察北各縣招募，餘則皆爲由鄉强迫徵來之壯丁。（即每一鄉長，出壯丁八人，此種壯丁，皆由鄉村農人出錢，鄉長代爲雇人，每人百元—三百元不等）而嗎啡鴉片之癮，實執全境軍隊之牛耳！三敎九流，地痞遊民，無不具備。軍裝器械，都付闕如。故敎練時，均在附近山中，以避外人譏笑。計二軍人數，共三千餘，軍長正在遴選中。

最近成立之兩軍　一爲「興亞軍」，軍長爲于某。人數計有三千，皆由熱河招來，現駐張北縣城附近，聽候編製。一爲「西北防共自治軍」，軍長爲王英，駐紮商都縣城，暨各要塞。人數計有兩千，並陸續招募。（最近在商都城內，日招三十餘人）該軍大部爲察綏邊境之土匪，及過去各軍之退伍軍人。倒如：「盤據察綏多年之老匪蘇美龍，現擁有三百多全副武裝實力雄厚之騎匪，均投誠王英部下，而受其指揮」。此外類似蘇匪者，尙不勝枚舉，另一部分，即爲王匪道一之舊部矣。

總括以上各軍狀況，可分三事述之。第一，怨言載道。因以欺騙手段，强迫當兵，驟然離家，誰能無怨？況彼輩自入伍以來，未見發餉，因而生活異常困難。日需一角錢之烟癮，竟無法解決，每到癮發，祇得蜷伏而已！故兵士每逢見面，彼此必曰：「唉！烟癮都過不了，當兵能怎樣！……」以此數言，即可窺其怨恨之程度矣！第二，牛馬生活。因擴充軍隊太多，糜費浩繁，不但餉無着落，而服裝截至九月初，尙未發齊，即便發下，亦爲單衣。「察北」氣候，變化無常。諺云：「早穿皮衣午穿紗，拷着火爐吃西瓜。」此正其時。既如此，以衣單衣之軍隊，不分晝夜，不避風雨，終日操練於野外，其苦況何堪設想！況訓練時，皆以某方言語，錯則飽以老拳，即便不錯，亦必不時謾罵。（高級敎官，暨軍事顧問，皆係日人，故排長以上，皆通日語）度此生活，何異牛馬耶！第三，戰鬥力極弱，老幼不齊，烏合之衆，詎能爲近代式之戰爭？猶有作戰實力者，祇李逆守信一部而已。以此區區軍隊，若無某方援助，一旦起事，以一師勁旅，足可殲滅淨盡。就上述三點觀察，如果當局略有準備，綏東防務，可以不成問題。

四　紅根爾圖

紅根爾圖，屬於綏東陶林縣。東邊之重鎭，人口不下千餘。專售農人用品之貨舖，有十數家，營業甚爲發達。並有郵務代辦所，——月售郵票百元，至一百五十元。因與蒙境毗連，故又爲皮毛，蘑菇之集散地。因而綏省當局，常在此駐守一團軍隊，以維治安。此次王匪道一之竄擾，本非短時之醖釀，故綏省當局，早有準備，應付該匪，尙爲裕如。於是匪衆，竟一接觸，即被擊潰矣！在「蒙古軍政府」成立後，侵綏東之空氣，已

極濃厚，故當時「八月一號佔綏東」之消息，傳遍察北全境，雖三尺童子，未有不知者。「德化市公署」指導官將某，（朝鮮人）曾與公署內職員談話云：「當八月一號佔綏東的時候，你們大家樂意去嗎？啊！那是發財的機會！哈哈，…」足證明「八月一號佔綏東」之消息，非憑空而生矣。

此次戰爭，即全係某方有計畫之工作。故在八月四日，王匪道一之匪軍，計有槍者四百餘人，有刀者四百餘人，徒手者二百餘人，及贖牲畜者百餘人，（沿途搶掠百姓之牛馬，因而隨之以錢託人，向匪首贖其牛馬之人）共計千餘人。由察東開去，專做擾亂工作。當全軍抵達紅根爾圖附近之時，某方指揮，命贖牲畜者，爲先鋒隊，携鐵鏟，鐵鍬，在前作掘城工作，而匪軍隨後攻擊，當贖牲畜者，被逼走至城下之際，（該地之城牆，爲寬一公尺，高三公尺之土牆。外圍有深二公尺，寬二公尺之壕塹）城內始放兩砲。該匪一聞砲聲，竟全數潰退，不復進攻。此役除贖牲畜百姓，全數死亡外，並擊死匪軍二百餘名，匪首數人。而沿途搶劫百姓之什物，牲畜等物，經此一役，損失淨盡。於是退駐商都縣屬，八台各鄉。（即商都縣第二區境內）收拾殘部，以圖再舉。此時一般無辜百姓，正因秋禾收穫期近，未敢離動寸步。故當匪兵退回時，竟被拘禁，與之同居，姦淫擄掠，無所不至，竟無一家倖免，其餘慘無人道之行爲，非筆墨所能盡舉！當人心惶惶之際，而王匪道一，忽於八月十四日晚間，被受命某方之王英，斃於商都縣城門外。王匪道一被殺之原因，固有多端，最要者不外下述兩點：第一，以其扣發軍餉，兵心離散，所以綏東之役，竟成敗北。第二，因王英爲綏西河套之大地主，能左右當地人民，並王英從前之舊部，散布河套境內者，爲數甚夥。將來攻綏時，藉之擾綏後防，作爲內應。而欲以王匪道一殘部，作其幹部，故命王英殺之，以免後患。以上所述，爲綏東紅根爾圖一役之前後略情。

五　財政狀況

今將察北異動後之財政一斑，摘要記述於下：

幣制　察北幣制始終紊亂。市面流通之鈔票，種類如左：

主幣計有中央，中國，交通，中南，河北，山西，北洋保商，晉北鹽業，中國農業，察省商業，綏遠平市官錢局等銀行紙幣。輔幣僅銅板及各銀行紙幣角票。以上紙幣，通行於政商各界，及城鎮地方。鄉村則仍以銀幣銅板爲主，間或使用紙幣，亦爲數甚稀。自頒新貨幣令後，鄉間始通行無阻矣！政權易主以來，紙幣種類，較前更爲複雜，除上述紙幣外，復加「滿洲中央銀行」紙幣及鎳輔幣。——紙幣：（一，二，五角，一，五，十圓）鎳幣：（五釐，一，五分，一角）自此種紙幣，强迫通行市面後，吾國紙幣，日漸稀少。筆者「在一日午後，與二三友人，散步街中，步至水菓攤前，購買一斤水菓，付以中國角票。該商人竟欷歔而云：『來此已十數日，未見中國紙幣爲何物，今日竟有此票矣！』言畢從腰中取出小皮包，將票放於其中。」以此一事，即可洞悉吾國貨幣，在察北市面之梗概，並可見「滿洲紙幣」，在市面之信仰矣！滿幣兌換吾國法幣，每百元貼水一至二元。使用斯幣者，多爲軍政商界人士，而農人除納糧外，概未使用。總之「滿洲紙幣」，充斥察北市面，而吾國紙幣則無形絕跡矣！

田賦　因舊屬草原，地廣人稀，田畝迄無準確數目，因而田賦，無法整理。故歷來官吏，皆以此爲首要之行政，然而結果，仍以敷衍了之！所

以田賦整理，迄今亦無相當進展，於是形成無數田連阡陌之地主，在當地俱有特殊勢力，官吏對之，莫敢奈何！故對其納糧與否？概未過問。而完糧責任，盡付與小農階級矣！當時棄地而逃之事，盛行各處，田野之荒蕪者，比比皆是。而政府遭此影響後，不但無實整理田賦，並所屬機關開支，亦爲之一籌莫展！土地，分上，中，下三級。——上地年納糧十元；中地年納糧八元；下地年納糧七元，俱以頃（一百畝）計，此爲吾國政府時之實況。自某方佔領後，土地復加黑地一則，（原主現已不在該地耕耘者是也）以中地論稅，餘則均依前制。不特此也！除應納田賦外，而更增田賦附加一項，以作歛財之方。（附加數目多寡，漫無準則）尤其近數閱月，附加最烈！因而人民不堪其苦，三五相遇，議論紛紛，每逢內地來人，必趨而問曰：「二十九軍，今年能來不？」等話。類似此事實，凡身臨其境者，皆能知之。由此即可洞悉，察北人民痛苦之一斑矣！

稅則 在某方佔領伊始，即將所有收稅機關裁撤，統併縣公署財務科。舊日所有章則，均被摒棄而不用，另定新章。茲將新稅則，述之於左：

徵稅項目 牙稅，牲畜稅，屠宰稅，斗捐，車牌捐，烟酒營業牌照稅，礦產稅，營業稅，察蒙貨物檢驗費，護路費等十項。

牙稅：皮毛類——；百分之二十八；米粟類——百分之二；其餘貨物——百分之三。

應徵種類——皮毛，米粟，牲畜，煤炭，木料，山貨，水菓，蔬，棉花，油，城，蘑菇，藥材，葦蓆，梭布，銅鐵器，乾鮮食品類，料石。

前項牙稅，除米粟類外，一律附加百分之一，省教育經費。並正附稅款，由買主擔三分之二，賣主擔三分之一，零星交易，在一圓以下者免徵，凡礦區所產煤炭，由窰廠銷售者，祇徵買主二分，賣主一分，實買附加稅免徵。

牲畜稅 應徵牲畜——騾，馬，驢，牛，猪，羊，駱駝，不分大小，一律按百分之三抽稅。此項稅款，完全解繳省庫。（在六月份前，解繳張北縣之「察哈爾盟公署」，現在皆解繳於「蒙古軍政府」，即所謂省庫是也。以後凡省庫即指此也）並附加百分之一省教育費，按正稅徵之。

屠宰稅 應徵稅率——猪六角；羊四角；牛四圓。（因牛爲蒙古人，主要乳食牲畜，故令全境，不得任意屠殺）其因老傷宰殺之騾，馬，駱駝，驢等，均收一元。此項稅款，完全解繳省庫。

斗捐 各種糧石交易，每斗按價征捐百分之二。不滿一斗者免徵，買賣主各出半數。此項稅款，完全解繳省庫。

車牌捐 應徵種類——大車，轎車，汗板車是也。徵收稅率如左：

名稱	套數	捐款
大車	一	一.五〇〇
	二	二.〇〇〇
	三	二.五〇〇
	四	三.〇〇〇

名稱	套數	捐款
轎車	一	二.〇〇〇
	二	二.五〇〇
	三	三.〇〇〇

汗板車無論有無鐵瓦納捐五角。

以上車牌捐，均以年計，並附加司法經費一成。此項稅款，完全解繳省庫。

菸酒營業牌照稅 應徵種類——菸類，酒類，洋酒，其營業牌照，均以四季具領。

菸類——分零賣整賣兩種。凡大宗批發與零賣商人者爲整賣。計分三級：

（甲）捲菸廠商之分公司，及經理分銷處，每季納國幣（暫以滿洲及中國紙幣而言，以下凡言國幣，皆指此二種幣也）一百圓。

（乙）躉批買賣之菸草行，每季納國幣四十元。

（丙）經理各種菸類批發店，每季納國幣二十圓。

凡販賣菸類，零售銷費者，爲零賣。分五級：

（甲）開設店肆，營售一切烟類者，每季納國幣十二元。

（乙）他種商店，大部分兼營一切菸類者，每季納國幣八元。

（丙）他種商店，兼售一切烟類者，每季納國幣四元。

（丁）設攤零售者，每季納國幣二元。

（戊）零售烟類之小販，酌情納稅。

酒類——分零賣整賣兩種。凡大宗批發與零賣商人者，爲整賣。分三級：

（甲）每年批發在二千擔以上者，每季納國幣三十二元。

（乙）每年批發在一千擔以上者，每季納國幣二十四元。

（丙）每年批發在一千擔以下者，每季納國幣十六元。

凡零星售與銷費者，爲零賣。分四級：

（甲）開設店肆，販賣一切酒類者，每季納國幣八元。

（乙）他種商店，經售一切酒類者，每季納國幣四元。

（丙）零售酒類之設攤者，每季納國幣二元。

（丁）零售酒類之負販者，每季納國幣五角。

洋酒類——分零賣整賣兩種。凡大宗批發與零賣商人者，爲整賣。分兩級。

（甲）各機製酒廠，進口商酒廠分公司，及獨家經理等。每季納國幣五十元。

（乙）各代理及批發洋酒類商店，每季納國幣十元。

凡零星售與銷費者，爲零賣。分兩級：

（甲）各旅館及酒吧等類，每季納國幣十圓。

（乙）各零售洋酒類商店，每季納國幣五圓。

礦產稅　煤炭稅率，暫定每百斤，征收國幣一分，由窰商交納，不足百斤及肩擔背負者免征。（因察北無相當礦產，故徵稅極低）

營業稅　營業稅之營業種類，課稅標準，以下列二種爲限，每業用限一種。

（一）以營業收入爲課稅標準者——製造業；販賣業；堆棧業；保險業；運輸業；牙行業；代理業；設場屋以集客業；供給電氣及煤氣業；擔承信託業及信託業；作業或勞務之承攬業；承攬運送業；賃貸業；出版業；印刷業及影印業；居間業；加工業。以上各業，每月營業收入總額，在百元以上者，均應課以千分之十之營業稅，按月交納一次。在百元以下者免征。

行商業。此項營業應按百元以上起征之。標準另以每月三十元計算。其每月營業收入總額，在三元三角三分以上，均應課以千分之十之營業稅，即日交納。其在三元三角三分以下者免征。但有門市商號，所設之攤床，應徵之營業稅，准其合併，按月繳納之。

（二）以營業資本總額為課稅標準者。——銀號錢莊業；貸金業；典當業。以上各業，其資本總額，在五百元以上者，均應課以千分之十二之營業稅，按月平均繳納千分之一。在五百元以下者免征。

察蒙貨物檢驗費；護路費，其細情不確知，大抵以運輸工具。而別稅率之多寡。

以上為其稅則及收稅情形。而徵稅最昂者，為蒙鹽，每百斤竟徵四元。（為遏止蒙鹽出境故提高稅率）

總括察北財政，因軍閥擾亂，陷於窮困不堪狀態。而目前「滿洲紙幣」，充斥市面，金融大權，無形落於某方之手。並田賦苛雜，增加項目，層出不窮。再則漢奸乘機，施其詐財手段，而掠奪民財。因斯之故，察北全境，人民苦痛，實難言狀。

六 察北商業

察北位於以游牧為生之內蒙，人口稀少，生活簡單，以本地產物，足能維持生活。即便需要外物，亦採以有易無之交易，絕不肯以錢幣購買。此種交易，尤以蒙人為甚，故在此經商者，不甚踴躍。況交通不便，運輸困難，價格無形提高，結果遂無人問津，即有人光顧，亦僅一季而已，——因以物易物之故，在春夏秋三季，漢人為農者，忙於農事，不克分身，並且亦無物交易。而蒙人畜牧者，亦忙於幼畜飼養，及取乳工作，雖有物可易，亦不克分身，況交易中心，皆在漢人地方，往返不便。迨至於冬季，氣候嚴寒，於農牧不適，並蒙漢人民，收穫已畢，故此季交易較多。

最近之商業，因地方情形特殊，亦與前異。茲將實情分為三項論之。

第一，日人經營者，以大蒙公司為中心。故察北境內，所有城鎮，均設大蒙公司，內蒙各旗，更為林立。而公司所售貨物，凡蒙漢百姓所需者，應有盡有。且所到之處，概不納稅，因而價格低廉，暢銷極易，贏餘倍蓰，竟有操縱察北商業之勢。於是漢人經營之商業，頓呈不景氣現象。第二，蒙人一般知識界，窺知日人經營大蒙公司之用意所在。因而德王命吳鶴齡，在嘉卜寺組織生機會，與之抗衡。（生機會，即專司蒙人之商業機關）其內容：計有皮革廠，現已開工，技師一人，（俄）工人五名，（漢人）正製各種皮樣。並以舊法製出之老羊皮，製兵士皮衣，已製成之成品，計有萬餘件。與此廠同時成立者，為「德化市大飯店」，——內有百餘間平房，登門者，多為日人，暨蒙人。換言之，即察北要人薈萃之地。營業尚屬可觀，此亦屬於生機會。餘則為麪粉廠，製呢廠，電燈公司，澡堂，現正建築，明年即可正式營業。並在各盟旗設有分會，專營蒙人所需，以抵抗日人大蒙公司，因為德王所創，故蒙人購者，頗為踴躍，——蒙人對王爺，極其尊敬，極其服從，雖命赴湯蹈火，亦樂為之。並且亦不納稅，所售物品價格，雖與大蒙公司，略有差異，而蒙人亦願買之。故對大蒙公司，不無打擊。第三，除上述特殊營業，餘則皆為漢人經營者。因納稅奇重，雜捐層出，而營業日漸衰落，幾有破產之虞！

上為嘉卜寺一地之情形。至張北等縣，更過此百倍！總之，察北商業，日趨衰落。況加今歲天災人禍，接踵而至，其衰落之程度，當更加甚。

七 社會概況

察北已往，因兵匪交加，民不聊生，故對社會事業，無任何設施。只

在各縣城，設立名實不副之民衆教育館，內有少數報紙圖書，及陳腐之圖書而已。然民衆問津者，竟歸烏有，不過少數有閑階級聚會之所。而某方佔領以後，有鑒於斯，於是在各城鎭，設置民衆所歡迎之「公共俱樂部」；「妓館區」；「鴉片館」；「善鄰協會」；「白面專銷處」，以應民衆之需。茲將其概況，分述於下：

公共俱樂部　此種俱樂部，非歐西各國之俱樂部可比，更非內地俱樂部，能與之相提並論，名爲俱樂部，實屬致命場所！簡言之，即「賭博場」而已，有何樂可言哉？提倡者，固屬某方人士，然主辦者，却當地土豪劣紳，及甘爲漢奸之流。其組織極其簡單，部長一人，庶務兼書記一人，以此二人，主持日常事務。部內設置，除大屋內，就地設賭具而外，別無何物。餘則爲售零食攤販，及吸鴉片處所。縣公署，逐日派人在場監視，營業盛衰，概不負責。逐日抽營業稅百分之四，半歸官方半歸主辦者。俱樂者，十之八九爲農人。因農村破產，生活維艱，欲藉此一賭，而獲鉅金，以舒累年之積困，故多傾家所有，作孤注一擲，雖致家破人亡，在所不忌。常見有人，拋棄正業於不顧，終日携其所有，隱身於俱樂部，一而再，再而三，以至告罄，方嗒然而歸。在此一籌莫展之際，短見頓生。或則流於小偷，陷入囹圄；或則投身行伍，離散家人；更有作漢奸，專營害人之事者，甚而因一時口角，夫婦自戕。此種事實，在特殊環境下之察北，已指不勝屈！總之自俱樂部成立以來，形成農村不安；城市繁華；商人贏餘；土劣蠻橫；漢奸活躍，五種特殊現象。

妓館區　察北各城鎭，從前僅有少數土娼，散居衚巷，房屋破爛，陳設簡陋，應酬更爲無方。（只有一間矮屋，燒飯休息，及一切行事。有客駕臨，僅言「來吧」二字而已）因而有識之士，無一人問津。出入其門者，多爲「大兵」流氓之類，故官廳置若罔聞，不加干涉也。現在因環境特殊，內地各省失業人士，及流氓漢奸之類，紛紛來往，內地城市妓女，久不景氣，覩此良機，於是亦紛紛赴察北城鎭謀生，以維生命。故當筆者暑期返里時，乘車者，婦女竟佔半數，窺其舉動，俱非善良之輩。彼等所至各地，便雜居於舊有居民之中，市面爲之不安，而官廳對此，維持甚爲棘手。某方覩此情況，便在相當處所，劃爲「妓館區」，使其便於營業。茲將察北妓女營業情況，分三項述左：

土娼　淪入者多因生機逼迫，甘心操此生涯者，實爲少數，故其設備，不能盡善盡美。況其光顧者，俱爲下層社會，因斯應酬一事，根本取消。當客人駕臨，便云「來吧」，並不下坑。（以土坏做成）客人若如意，便自動上坑，與之談話，既而出錢，購買鴉片，（爲察北主要應酬物）及紙烟之類，再出少數金錢，（五角至一元）即可盡歡而散。在此期間，若有第三者來臨，仍照常行事，絕不避退。（因僅有一屋之故）有時高朋滿屋，亦不離散，然出錢者，僅爲第一人而已。故娼妓應酬終日，祇得一飽之資！概括言之，察北土娼實度非人生活。

新娼　此輩皆因內地謀生不易，不得已到此一試。據云：「大抵來自張家口，及大同兩地，」俱爲下流娼妓。既來自都市，其裝飾及應酬之術，向較土娼爲佳。嘉卜寺此項妓女，計有一百餘人，當下車後，必經某方人檢查是否有病，方准營業。在此時間，能有中其意者，僞言有病，暫緩營業，而晚間某方人，招至寓中，盡其所歡，爲所欲爲，如是者數日，始准正式營業。不合其意者，雖有病亦置諸不顧，甚至有傳染病者，更爲歡

望所歎，其用心良否？就此可見一斑矣！

日娼　此類娼妓，純應日人之需，及籠絡蒙人而來，故當地人目之如神聖，不敢越雷池一步。嘉卜寺日妓館之所在地，爲從前汽車站附近客棧之舊址。內有單間屋十餘間，爲中西合璧式之土屋，內部設備如何？不得而知。計有妓女十一人，純爲東洋式，招待項目：分飲酒住居兩項。——酒只日人飲之，以每瓶（盛一斤）八角錢計算，住居則以十圓計；而蒙人則不然，無論何項，均須超過日人數倍，否則，閉門不納。因而登門者，僅王公之輩！除上述二種客人外，其餘概稱之曰「亡國奴」。

鴉片館　鴉片在察北，爲交際界主要貨色，故「鴉片館」林立市面。營此業者，多爲流氓，因其所識者，皆爲吸鴉片之人。室內設置，極其簡單，毛毡一塊，靠枕一對，（多用紅色布料製成，內盛蕎麥皮）烟具全副，終日癮士滿座，營業極佳，執察北商業之牛耳。最近此類「鴉片館」，均歸官廳招商承辦之「鴉片館」統治，不得擅自銷售。辦法：月由此「鴉片館」，具領印花稅票若干，燈照若干，分發各「鴉片館」。所抽之稅：烟土按百分之四；烟燈按一圓納捐。但官烟館呈報時，多不以實數。因此該館，較別館盈餘爲多。承辦此烟館者，皆十足之漢奸。因斯之故，凡當地紳商各界人士，俱爭先恐後，與之周旋。

善鄰協會　爲日人所辦之醫院，其組織不詳。每日就醫者，僅一二人，有時竟數日無人，然而內部人員，極爲忙碌，在工作時間，概無坐而閒談者，彼此皆俱有緊張神氣，無片刻惰容。並月有二五人員，到鄉間及蒙民地方，藉行醫遍走各地。此類人員多爲「中國通」，故深得鄉間人之歡迎。凡其所問，老百姓皆詳爲告之。而最歡迎之者，厥爲蒙人。所以如此者，乃因醫治花柳病之手術，較中國內地所去之庸醫爲佳，眞有手到病除之勢！於是蒙人對之，皆以老佛爺稱，儼如蒙人之第二活佛也！總之「善鄰協會」，名爲醫院，實則爲日人侵略察北之大本營。其工作何事，不難想及矣！

白面專銷處　此種機關，在筆者今夏調查時，尚未成立。當時白面，亦不多見，雖有亦爲熱河軍官自用而已。無專銷此毒物之處。據最近商都來人云：「現在察北白面，將有代鴉片之勢。『專銷處』無地無之，尤以張北嘉卜寺，商都等處爲多。營業甚爲發達，大有弱廠放粥之勢。內部組織不詳，大抵亦爲官商合辦。價値極廉，以二角錢，便可購得一錢白面，足能過四次癮。故近來有鴉片癮者，皆改吸白面。並一般有閒階級，紛紛購而嘗試。而紈袴子弟，竟以吸此爲消遣物。然而大部吸者，仍屬軍人。雖然爲嘗試消遣，則將來不難養成，白面之惡習也！」

八　人民生活一斑

察北人民，多以農業爲其正業，副業除飼養畜（牛，馬，羊，）外，無任何事業，故其收入，亦僅依此二項焉。乃自民國十五年以來，因兵匪

攪擾，不能及時工作，收穫遂漸減少，牲畜一類副產物，亦因之不能得利。於是人民生活，日漸迫緊，甚而賣妻鬻子，以償歷年欠債，大非民十二前之生活可比。迨宋氏主察以來，將盤據有年之土匪肅清。譬如：「滿天有等匪首，並剷除各縣間土劣。」經此整頓後，人民生活，始獲安謐。詎人民正値歡欣之際，李守信部已代宋部駐防察北矣！當時少數人民，已知將來必大遭塗炭，故爲之悲觀，然而多數人民，仍對之不聞不問。而某方人士，深明察北人民心理，於是所到各縣，便佈告免征舊欠田賦，並令軍隊嚴守紀律，以博得人民好感爲目的。所以在四月以前，人民甚爲快樂，除忙於農事外，別無事事。截至六月，某方一切設施，俱與前非。茲將六月至今，數月間人民生活，分述於下：

逃亡　自綏東緊張以來，察北富有資財者，紛紛向張家口，綏遠，大同等處，賃屋居住，以避匪兵之擾，而度安逸生活。而略有資財之農民，亦因不堪匪兵蹂躪，將婦孺老者，送於縣城內，免受逃亡之凍餒，但其生活，大非昔比。因經濟限制，闔族之人，（男女婦孺有數十人）同居一室，晝夜對坐，終日唏噓，有若囚犯！然則此輩生活，尙可避風雨之侵。至大部農民，因田禾收穫在邇，及經濟缺乏之故，未敢逃亡別地。因斯之故，每日黎明闔家婦孺，及重要農具等什物，載以牛車，逃往附近山間，以避匪兵過往之擾。若白日無匪兵來臨，晚間返村。一旦有匪兵在村，竟終宵避於山中，不敢返家。餓則以井水，攪拌炒麪，（將小麥炒熟，磨成麪粉，曰炒麪）。其苦況不堪言狀！況察北氣候變化無常，農民又缺禦寒之衣，似此晝夜避居山中，其苦痛更不敢想象矣！

苛雜苦民　自「蒙古軍政府」成立後，苛雜與日俱增，項目層出不窮。譬如：房捐——每間納捐一角；家畜捐，抽稅數目不詳；供給匪兵米麪燃料（牛馬糞）由鄰閭輪流送往。於是有糞之戶，乘機提高價格，以獲厚利，故無糞之家，竟因此鬻其猪鷄副產物，以了官差焉。

蒙人生活　蒙人向以游牧爲業，生活當然與漢人，及其餘民族不同。凡飼養牲畜，擠乳拾糞，（牛馬糞，以作煮茶，燒飯，冬季暖幕之燃料，爲蒙人之主要燃料）煮茶燒飯，養育子女，（工作時將幼兒腰帶縛於背後，如日本婦女背兒然）並一切雜務，皆歸婦女。男子每日僅以騎馬「遊營子」消遣而已。除此而外，別無事事，簡言之，蒙人大部事業，婦女居主要地位，男子僅居輔助位置。故夫婦間，唯婦命是聽。最顯著者，爲客人來時，若婦歡欣，則欵客甚殷，——奶茶奶食（黏胡酪奶豆腐）及奶油炒米，並細瓷飲具。否則，便欵以木碗淡茶，酸酪丹子。（爲奶食中最劣之食品）雖然如此，男子無法左右，祇以不了了之。

自德王別樹異幟以來，蒙人生活，亦因而異於前時。婦女輩，不特負闔家生活責任，且須供新募蒙兵餉糈。故彼輩亦感受生活艱難，叫苦不已！所以如此者，男子應徵爲兵，交易無人負責，因而外界供給什物，斷絕來源，於是生活大感恐慌！況今歲雪災奇重，牲畜死亡繁多，損失極烈，

經濟爲之破產。故蒙人近來流於乞丐者，不乏其人。此種現象實爲蒙人有史以來，未有之事！

總之：察北人民，在苛雜，逃亡，蹂躪，飢寒，諸壓迫之下討生活。尤以最近爲烈！

九　改制後之察北教育

察北素以文化落伍見稱，故對教育實屬名實不符。即以學校論，尚在萌芽時期。雖各城鎭立有縣立完全小學校，考其成績，尚不逮內地鄉村小學校成績之半。若鄉村小學校，更無可言矣！乃經此次摧殘後，其狀況更見不堪：而某方甫至察北時，即將各校所有書籍，盡數查封，不允閱讀。並張佈告云：「家有藏書，限十日內，盡數交來，如有抗命不交者，一俟査獲，定行嚴懲！」並停止各校上課。於是各地學校，遂無形關門！直至本年（二十五年）三月，始行下令開學。玆將改制後之教育實況，分述於下：

教員資格　教員多爲內地中學，及職校肄業，或小學校卒業，略通文字之商人，師範卒業者，實寥若晨星。過去事實，已是如此！改制後之今日，教員資格，更爲參差。譬之，「商都縣城區完全小學校之六年級教員，竟以山西省，陽高縣城區完全小學校，六年卒業之景某充任。」以同年級畢業生，任同年級教師之事，實恐爲世所未聞！而現時察北，類此事實者尚不知有若干校也。

課程　自改制以來，舊時課程標準，完全廢除，而另製新制度，於是課目亦因而改易。課目：計有國語，算術，修身，理科，音樂，體育，手工，圖畫，習字，並有添授四書者，而處處均以抑止民族觀念，革除反動行爲，及發揚尊君思想爲原則。

課本及教材　因欲麻木兒童腦筋，灌輸親日思想，故對已往課本及教材，俱已摒棄不用。唯僞組織甫定，凡應興應革之事，正在草擬，故迄今尚無適當課本頒發。祇頒教材大綱一紙，令教員本此自編教材，印發兒童。因而一般奸人，爲博日人之歡心，則所編教材，不曰：「解民倒懸者，爲友邦志士」；便云：「中國政府，行政不仁。」類此言語，竟爲彼輩教材之中心。但亦有用「新學制」課本者，却爲少數之學校。

學校編製及學生人數△城區學校，仍沿前制，皆爲單式編製。而兒童上學者，較前減少。譬如：「商都縣城區小學校，」已往六班學生，竟達三百餘人，現在尚不逮二百餘人，因此每校被裁教員二人。（以前城區學校，校長一人，教員七人，職員一人）鄉村學校，亦如前制，多爲單級學校。兒童上學者，更屬寥寥，竟有一學年無一學生之學校。所以教員之工作，亦因之失其本色。終日爲當地土豪之流奔走，將校務置於腦後，即便有願求學者，亦以笑話，故事敷衍。總之，正式授課者，實屬烏有。

以上數則，爲察北最近教育之一斑。而某方對於教育，素抱摧殘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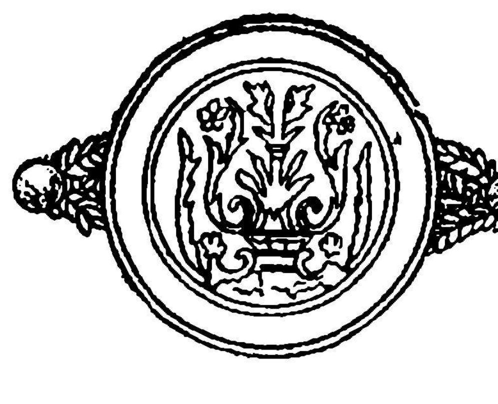
，故對教員之惡行爲，毫不干涉，祇要不作反動工作，即爲滿意。故在七月間，「蒙政府」通令各縣，將教育股取消，所有教育事業，以行政股代行。此項設施，表面觀之，似無緊要，而實際考察，即不難知其用心矣！

十　交通情形

察北交通，在宋氏主察時，可謂民國以來，最安全最進展之時期。正値向前邁進之時，而口北六縣，於不明不白中斷送於某方矣！本年初察北全境，一時成爲混亂狀態。截至三月伊始，始漸安謐，交通亦恢復常態。汽車量數，倍於前時，而質仍爲「載重式」之破車，不過乘客，未見減少，尤以標期，（口北商店於四，七，十，十二月收賬謂之標期）前後，更爲擁擠，有時呼吸爲之窒息。（一輛車以坐三十人爲限，每百里按一元五角納費）建設方面：公路除各縣重展延長外，餘則仍如前時。最顯著之建設，爲飛機場，——凡城鎮要塞之地，俱有大規模之建築。尤以張北，商都，嘉卜寺，多倫四處之飛機場爲宏大，日有飛機降落，乘此者，多爲某方人士，蒙古首領，並軍事工作人員。其次則爲無線電台。——凡日人足跡所至地方，必有無線電台。且蒙人亦在政治中心之張北，嘉卜寺兩地，設有電台。此處更有大馬車。——張北縣城，已有兩輛營業，乘客多爲日人及蒙古人，營業狀況不詳。洋車，——察北各縣城，俱有其蹤跡，最多者，爲張北縣城，計有二十餘輛，每日一輛車，平均得資一元至一元五角。消費最高時，亦不過五角；嘉卜寺，計有五輛，每日一輛車，平均得資一元至一元二角。消費四角以下，營業均爲可觀。光顧者，皆爲日人，蒙人間或坐之，亦屬寥寥（因蒙人愛騎馬，坐洋車者，不過爲好奇心所使）漢人坐者，更屬烏有！即有坐者，若遇某方人，必遭驅逐而代乘矣！脚踏車在察北境內，已成普遍通行工具。凡有資財者，便購一輛。總之，改制後之交通，較已往進步爲速。然而用途則非，雖曰進步，亦足使人傷心。

十一　總結

綜觀上述，察北現狀，惡化程度，日深一日。尤其與綏東毗連之處，更爲嚴重。凡百事業，均遭厄運，前途甚爲悲觀！最近已至劍拔弩張，一觸即發之勢。故僞軍調遣，異常忙碌，戰時工程亦爲積極。因而全境人民，均被强迫，作掘壕塹，運輸，烙白麪餅，炒糙米等工作，不得擅作私事，並掠奪其馬匹，備兵士所騎。簡言之，凡民所有，均被搶刼一空。而察北人民，自某方佔領以來，所受塗炭，言之尤爲酸鼻！不知此淪亡之土地，何日可以得救也。



農產價格飛漲之觀察

裘卓立

一、問題的嚴重

近兩月來，農產價格飛漲，根據報載各地電訊，可見問題之嚴重，不限於一地，而已普及全國。茲摘錄近日來津滬報紙所載各地電訊如下：

1青島：青各種麵粉價格暴漲，青出品由三元二漲到三元八强，濟南出品由三元四漲到三元九。取引所之期麵粉，漲至四元一，將仍有續漲之勢(申報十月二十二日青島專電)。

2天津：津市麵粉價愈騰貴，每四十斤袋售四元猶缺貨……(同上天津專電)。

3太原：幷連日糧價高漲，麵粉每袋四元五六(同上太原專電)。

4徐州：糧價高漲，幾高至三分之一之限度……小磨麵粉，平時每斤五六分者，近且加至八分有奇(申報十月十九日徐州通信)。

5綏遠：綏遠糧價高漲，省垣虎盤買空賣空，影響最大，刻包頭白麵每元十三斤，綏垣十四斤(天津大公報十月二十一日綏遠專電)。

6鄭州：棉花連日暴漲，每百斤由四十六元漲至四十九元，來貨雖湧，購客大增，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兩日成交四千餘包，鄭市已無存貨。豫各地亢旱，小麥多未播種，豫南豫北雜糧飛漲，囤戶居奇，人民恐慌。鄭雙魚麵粉由三元六漲至四元四，小麥每斗由二元三漲至三元二(天津大公報十月二十三鄭州專電)。

7保定：冀本年食糧豐收，突破歷年紀錄，但入秋以來，雨量稀少，糧價日漲，最近兩週麵粉每包由三元六漲至三元九角五。大米每石由十元八角漲至十三元。其他各種糧價亦均漲。(同上保定專電)

8無錫：邑中棉紗布疋市價，連日飛漲不已，並悉麵粉市價，亦因銷路暢旺，逐步上升……綠山鹿綠兵船每包三元七，較前數日市價，漲起二角五分，……(申報十月十三日無錫訊)。

9長沙：湘垣近日穀米市價陡漲，人心恐慌。(天津大公報十月二十三日長沙電)

本年上季，全國豐收，一般社會正慮農產價格低落，恐將影響及於農民經濟生活。時未數月，全國各地農產價格，竟然普遍上升，大有不可遏抑之勢，而使昔之恐其價格不漲

者，復慮其價格之不落。上列各條，雖僅摘其大要，然農產價格上升之普遍全國，已概然可見。物價上升，若在平時，或可喻為經濟繁榮之徵候，惟據目前事實以觀，情形不許樂觀。今試分析目前農產價格飛漲之原因並及其影響。更試擬吾人應取之對策，以促國人之注意。

二、影響物價之幾種可能的原因

所謂物價者，在今日之社會實為以貨幣表示之物的價格。故流通於一國內之貨幣的數量，恒視其國貿易額之大小，物品流通過程之久暫，交易次數之多寡，信用制度之發達與否而定。貨幣數量既經確定，以貨幣表示之物的價格始有一定之標準。設物品之供給量及其他條件不變，而任意增減流通於一國內之貨幣量，則立能影響於物價。即：貨幣數量增則物價落，貨幣數量減則物價漲。反之，如貨幣數量不變，物品供給量之增減，亦能反比例的影響到物價之漲跌。近年以來，經濟恐慌普及全世界，物價慘落，百業不振，各國當道之謀復興本國經濟者，貶抑貨幣價值，膨脹通貨，以刺激貨價之上升，如出一轍。由此可見，貨幣數量之增減，實足影響一般物價之起落。此其一。貨幣數量，縱無增減，即物品本身之供給量，與一般社會之需要量，對於物價之漲跌，亦具有莫大之影響。如在某一時期之內，物品之供給與社會之需要，確能保持平衡，自能維持平定不移之物價。苟一旦無論在社會之需要方面或在物品之供給方面，發生增減變化，亦能立即影響於物價之起落。需要增多，或供給減少，均為物價上升之原因，反之，需要減少，或供給增多，則均為物價低落之原因。此其二。即令物品本身之供給與夫社會之需要，均無變更，而物品銷路之伸縮，亦為物價漲落之一原因。設某種物品之銷場，向限某地，而該地社會對於此種物品之需要量，及此種物品本身之供給量，均無變動，自能保持物價之一致，倘一旦因某種原因，而使此種物品之銷路擴大至於原有市場以外，而物品本身之供給量並不因而增加時，自將促成其價格之上漲。反之，如其原有市場，為外來物品所侵蝕，而其本身之供給量並未減少時，則其價恒跌。此其三。此外，投機家之操縱，雖非物價繼續上升或下落之原因，但其勢力却能助長物價上升或下落之風，甚而激成物價之暴漲或暴跌。物價之暴漲與暴落既為投機家所激成，社會一般心理受其影響，復形成物價繼續上漲或繼續下落之勢。故曰投機家之操縱，實為影響物價漲落之人為的潛存的原因。此其四。

物價之變動，既有上述四種可能的原因，然則我國目前

農產價格飛漲之原因安在？此誠如某社會當局所謂，其原因錯綜複雜，而有加以探尋之必要。

三、農產價格飛漲之原因的分析

或謂我國目前農產價格之上升，爲去歲施行新貨幣政策之直接的效果。貨幣之影響物價，僅其在數量上有所增減，已如前述。我國新貨幣政策施行之作用，究在膨脹通貨，抑係用意別在，就新貨幣政策施行以來之情形以觀，已可概見。即令新貨幣政策之目的，即在膨脹通貨，則物價之上升，應在本年上季農產豐收以前，而不宜發生於農產特別豐收以後之今日。且就事實而論，去歲施行新貨幣政策之法令初頒行之際，工商業者，確曾提高物價，以防因幣價之下落而受損失。但未幾即行更正，恢復舊觀。即退一步言，新貨幣政策足使物價增高，但其作用，應爲漸進的，至於目前物價之飛漲，設非新貨幣政策，已瀕於破產，即無如此之偉大效果。本年上季，農產豐收，舉爲近數十年來所未有，則其產量之增加，較之昔年，何止一倍以上，以常理度之，農產價格，正應下落，縱其下落之度，一部份爲貨幣貶值所抵銷，但其價格之上升，亦不應如目前所謂飛漲之速。準是而論，可見目前農產增價，並非施行新貨幣政策之結果。然則目前農產增價之原因究竟安在？試看：

「本年入夏以來，因氣候溫和，風雨調勻，該各鄉棉花稻谷黃豆等農產品，發育繁榮，均告豐收，一般農民，莫不喜形於色，詎交秋以來，天時久旱，將近二月，迄未下雨，當茲秋耕之際，久旱不雨，田土龜裂，耕作困難，如小麥菜蔬蠶豆等，急需播種，是以農民盼降甘霖，至爲急切，若再不下雨，將成旱災……此種旱災，爲近年來所鮮有，市上菜蔬，因之價昂……（申報十月二十三日無錫訊）。

「鄂近月來，天氣亢旱，宜都，當陽，荊門等縣已向民廳報災……（天津大公報十月二十二日漢口電）。

此類電訊，近日以來，報章日有揭載。秋旱絕糧，爲農家所最忌。蓋天旱則秋作無望，農作無望，則農產之潛在的供給短缺，影響所及，自足提高農產現實供給量之價格。惟本年秋旱，乃適承上季所謂十成豐成之後，根據歷年國內農產之收穫量及社會之消費量以觀，本年秋旱之影響，至多只足以挽回豐收後農產價格之下落，其不能引起農產價格之飛漲，可斷言也。我國每年農產物之消費量，及本年上季農產之收穫量，雖無可靠之統計，足資印證，然據經驗判斷，假定我國每年農產物之消費爲百分之百，每年農產物之兩次收穫量共爲百分之百。供給與需要，適足平衡，故農產價格，常趨一致，而無顯若之變化（注意：此處僅屬假定，至於實際情形，尚須牽涉他種問題，非屬本篇範圍，故不及）。本年上

季，全國農產，旣稱十成豐收，以之與向者不豐收之年相較，假定僅此一次之收穫量，已足與昔年兩次收穫量之百分之百的假定數相抵。需要不變，而供給在昔之需兩次收穫始能滿足者，今僅一次之收穫即已滿足，故即令今年秋收完全絕望，但因農產之供給量未見減少，而足與百分之百的消費量相一致之故，其價格，縱因秋旱，亦不應飛漲。實際上，豐收之後，現實之供給，超過現實之需要，物價猶須下跌；目今潛在的供給，來源斷絕，物價固應上升，但如對本年之實際情形，加以縱的考察，實無解於農產價格之飛漲。準是而論，目前農產價格之飛漲，絕非秋旱之直接結果，質言之，秋旱影響於農產之潛在的供給，固能使農產增價，惟目前農產價格之飛漲，原因並不單純的在農產之供給方面，而在農產供給以外的其他各方面。例如：

『某方派遣華商，在徐埠竭力購買各種糧食，並在蘇皖魯豫四省邊區各縣鄉鎮，設莊囤買，大量吸收四地民食，均由津浦隴海兩路運輸，靑島連雲港出口，致蘇皖一帶米麥麪粉之價格，飛漲不已，較兩月前，幾增一倍，百物昂貴，生活艱窘，人民均感不安。』（申報十月二十日中央社徐州電）。

『華北棉產，因日方大批收買，四縣爲收買殆盡，津市價奇昂，爲五年來未有，美棉每包漲至五十七元，當地棉漲至五十二元，經營棉業者，皆無生意可作。』（申報十月二十三日天津專電）

如此電訊，時有所聞。日方大量收買我國農產物之用意如何？目的安在？均可不論。但就我國整個國民經濟立言，上季農產豐收之後，除一方面恢復我國農產物之國內市場外，正宜向外推廣，以維持農產價格之不墜，即所以提高農民之經濟地位，而謀農村經濟之復興，故日方之大量收買，本不足爲我國病，而正應歡迎之不暇。不幸甫慶豐收，即告災旱，向所認爲過剩之產物，謀推銷於國外市場，以維持其價格於不墜者，今因秋旱影響於國內農產之潛在的供給故，以之移作滿足國內之需要，猶恐不足，當茲之際，日方竟然大量吸收，衡諸供求定律，欲使農產之價格不飛漲，烏可得乎？

其次，我國農業技術落後，農產產量，向不足以供給國內之需要。故無論就工業品之原料言，或就維持民生之食料言，歷年以來，均莫不有賴於外來之供給。本年上季，徼天之倖，國內農產，竟告豐收。本國產物，旣足供應本國市場之需要，外來之產物，當然摒棄於本國市場以外。是以本年上季農產雖然豐收，但因同時擴大國內銷路之故，並無過剩之現象。及至秋旱已成，外來產物，旣被摒棄，國內供給，勢將不能繼續，製造業者，因恐原料供給之或將中斷，致影響其事業之進行，遂競出高價，爭相購進，而復加以經營商

業者之囤積居奇，於是看漲之風成矣。例如日前中央社記者探詢麪粉漲價之原因云：

『記者據向粉麪商方面探詢，其驟漲原因，最初因某方收買國粉甚勁，滬地裝運赴華北及東北者，爲數甚鉅，麪粉廠商，雖加工趕製，竟有供不應求之勢，最近某方雖已停止收買，事實上已無貨可供給。但按今年國麥產量，雖較往年爲佳，但事實上，國內各廠商所用原料，往年每多求給於外國，而本年外麥產量不豐，洋麥進口減少，故各廠商雖於國麥新產時，收買存用，但該項存貨，僅能供應四五個月，下次新麥登場，尙須九個月之久，故此四五個月後，原料勢感缺少，如以目前情形觀察，粉價前途，尙有上漲之勢。』（申報十月二十二日中央社訪訊）

此殆爲一切農產物增價之原因，不獨小麥爲然也。

農產價格既已透露上升之徵候，投機家乘之，於是大做其買空賣空，恣意活動，以圖漁利，物價遂更無穩定之可能。投機家之活動，因利乘便，肆圖操縱，爲一向所常見，而以近來上海交易所中物價暴漲之後，繼之以暴落爲最顯著。

四、農產物價格上升之影響

農產物價格之上升，以恒情度之，當爲農民之福。然而此次情形特殊，農民不僅不能享受農產物增價之利益，反直接蒙受其禍害。何以言之？蓋所謂農產增價之能增加農民收入，因而改善其經濟狀況者，是必農民能於農產價格既增之後，尙能依此價格，繼續提供產物於市場。但據目前情形以觀，各地秋旱爲災，耕作無法進行，何之收穫？價雖高，其奈無物可售何？故無論目前農產價格增至何種限度，農民固無從沾其利也。其次，農民之出售產物，向在各地農產共同登場之時，供給驟增，自不能維持其價格之不墜，本年上季，更值豐收，供給既然倍增，更不能保其價格之不愈落。故本年農民出賣產物所得之收入，當更在其應得之報酬以下。而今秋作既然鮮望，農產價格又已高漲，農民之生活資料，既不能自己生產，則必須出自購買。既須購買，自不能不出較高之代價。賣出時價低，買進時價高，進出之間，其損失爲何如？

農民以外，受物價上升之禍最烈者，厥爲工資勞動階級。在今日社會，勞動者之報酬，概以時間之久暫，而定其貨幣工資額支付之大小。此種工資制度之不善，學者間早有定評。其最受攻擊之點，則在工資不能與物價相適應。人類之能勞動，必賴有一定之生活資料，以維持其生命。企業家之僱用勞動者從事種種企業上的活動，必須供給勞動者以其必需之生活資料，以爲企業家僱用勞動者之代價，此種代價之支給，恆取一定額的貨幣形式。此種貨幣形式之工資額一旦

確立之後，即成固定，而鮮有變動之機會。另一方面，以貨幣表示維持勞動者生命之生活資料的價格，即所謂物價，則常變易不居，且其趨勢，恆傾向於上升。故當物價上升之際，勞動者之名義工資即貨幣形態之工資雖不變，但其實際工資則已無形中降低矣。物價繼續上升之後，勞動者雖亦能據以要求工資之增加，但其要求，每多不易實現。即或實現，而工資之增加，却未必能與物價之上升，同一比例，何況增加工資之要求實現以前，勞動者固已忍受物價增漲之痛苦矣。物價徐徐上升時，工資勞動者所蒙受之禍害已如此，若如目前物價飛漲所及於工資勞動者之影響，可概見矣。

農產漲價以後，直接間接影響各種製造工業，而提高其產品之價格，如是則更增加農工以及一般消費者之負担矣。

五、今後之對策

近年以來，國內各項經濟建設，較之昔年，雖然稍具端倪，然對於農村經濟之根本問題如農業改造問題，以及民食之調節問題，則似未曾多大注意。事前既未預謀籌劃，及至事態發生，又復應付迂緩遲鈍，而結果則一任事態之自然發展，糜亂民生。即如此次農產價格之突漲，除不可避免之天然因素關係農業復興之根本問題外，其他直接間接促成物價上漲之諸人爲的原因，則似不難以政府之力量，防患於未然，或謀補救於事後。對於此次事態之發展，政府之責任，除消極的制止物價之繼續上升外，更應極積的設法以謀物價之壓低。然時至今日，中央當局除由財實兩部令同經委會棉業統制委員會擬定四項限制紗花投機辦法外，對於關係民生問題之糧食問題，則猶認爲地方事件，一經各地方當局個別的自由處理，而各地方當局則除謀限制各本地糧食之出口並設法平價外，對於民食之根本救濟，似非其權力所能及。故吾人主張中央當局除目前制止投機，設法禁止農產外銷外，更應迅速設法，運糧入口，以濟民困於一時，此後則應於本國農業之改進，致其產量絕對保證能供應本國國內需要之前，每年估計全國對於農產物，尤其是食糧之需要量，及每年全國農產物之總產量，在保證農產一定價格之原則下，對於國外之農產品，作有限制之輸入，以掃除國內產物歉收成災，豐收亦足成災之矛盾現象。

子莫中



英國對遠東政策的回顧（續）

奉生譯

前此，在十九國委員會成立的時候，西門以一票擊敗南非，因爲南非代表在國聯大會中作一强有力的演說，力請各國不僅在言論上，應當在行動上，表示對盟約的忠誠。

幾個月之後，當李頓報告書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送達國聯大會時，西門外相仍採取他的以全部衝突爲和解事件的政策，將中日兩國等量齊觀，都看作英國的朋友和國聯的忠實會員。他於十二月七日在大會中演說，其中有三點値得注意：(一)他說李頓報告書說自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後，中國的情形越來越壞，但該報告書對於近十年來中國政府建設與團結工作上的進步，頗表示敬意，這是他的曲解；(二)他只注意報告書中說滿洲現狀不能恢復，但報告書中下句便說，日本所建立的傀儡政權，必須不許其維持與承認，因它違反條約， 並與和平不能不相容， 這他却一字不提；(三)他說他聽中日兩國有直接談判的可能，大爲欣喜，並熱烈希望它的實現。西門這演說幾令各國代表與新聞記者聞之欲嘔 。 日本代表松岡洋右於走出會場時歡呼道， 我用幾星期的工夫要對大會說的話， 西門用半卜時便說完了。兩日後，中國代表郭泰祺演說，痛駁西門，博全場的掌聲。郭氏以諷刺的語調說，假如有人會說道直接交涉的話，那必不是中國人，因爲假如中國人，相信這事件能和侵略者直接談判，而得解決，決不來麻煩國聯了。這事的意義是，西門變作日本要求直接談判的發言人。

總而言之，西門從廢棄國聯盟約，與侵略國講價來犧牲被侵略者的錯誤立場出發，因此情勢越來越壞，英國的政策便越來越軟弱，越不誠實。一九三二年三月國聯大會開會時，美國務卿斯蒂生爲出席裁軍會議而來日內瓦，他勸各國代表採取美國於本年一月宣布的不承認僞國政策，西門竭極力阻止大會通過與美國取一致政策的議案，西門是成功了。但西門却不能阻止大會立下一個不承認由侵略破壞條約而來的領土變更的原則。他又不能阻止國聯大會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通過最後報告書，明白的申斥日本，並宣布不承認「滿洲國」政策，他雖費盡氣力，終歸失敗了。

隨着國聯對於中日問題的議決案，大西洋兩岸的輿論激動起來，要求對日本採取共同行動。斯蒂生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各報紙所刊載的致國會的備忘錄中，盡力的暗示給大家，美國對於參加禁運軍火出口問題上，願有所舉動。該備忘中有下面的話：

「經過大規模的調查與諮詢之後，情勢便很明瞭，一切參加合作的國家都同意，爭執中的兩方，必有一方是侵略者。

「近年來，這種情勢是比通常所想的容易認識多多，那是很明顯的。自從歐戰之後，每一國際事件和軍隊調遣，全世界都知道，組織國際團體從事調查的方法也大大的盛行，這一切都表示在今日的國際情勢中，可以產生世界一致的判決，這是以前決未料到的。譬如最近國聯對這事件（按指中日問題——譯者）的判決便是一個非常可以實用的先例。

「如果國聯，或其他包羅多數重要國家的組織，曾達到這樣的判決，那末美國之參加禁運一般軍火出口，不僅是實際的，健全的，並且是爲保持國家尊嚴與和平國家的地位所必要的。

「在現代世界裏如多數大國都捲入戰爭中，中立是可能的舊觀念差不多是不能存在了。我們即令用最熱誠的努力，也不能在世界戰爭中維持中立。今日除了美國與蘇俄之外，差不多全世界都加入國聯，並受盟約與其他條約的緊緊束縛，在大規模戰爭中維持真正的中立，幾乎是不可能的。今日的戰爭包括封鎖在內，所以中立國的商務和交戰國的是同樣在砲火之下。」

差不多在同時，法國衆院的外交委員會一致的通過一議案，主張各國禁運軍火輸往日本。這是調和左右兩派意見的折衷案，因左派各黨，即實助政府各黨，主張法國立即實行對日禁運軍火，右派各黨則反對此舉，除非各國一致行動。

在這種環境之下，西門外相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下院發表演說，他又正式的反對盟約，並宣稱在任何情形之下，英政府無意取反對日本的行動，隨後又宣布英國對中日兩國立即實施禁運軍火；即是對待一個被侵略者，接受國聯報告書的中國，和一個被國聯判爲侵略者，拒絕國聯報告書，退出國聯，並且當時正在侵犯熱河省的日本，完全相同。西門此舉像是經過仔細考慮之後，用來阻止國聯大會的禁運軍火委員會成立什麼決議的。英政府知道國內國外的輿論有强烈的激動，要求對日本採取某種行動，而禁運軍火委員會中有幾國如法國，捷克，瑞典等，在原則上反對禁運軍火同樣的施於侵略國與被侵略國，因爲這些國家覺得這種舉動是與反國聯盟約不能相容的。英政府拒絕考慮各國一致對日實施禁運軍火，因此禁運軍火委員會也無結果而散，兩星期之後，英國的禁運軍火也無形取消了。

五　英國政策的本質

假如讀者對於英國對中日問題的政策，仍有疑問，請讀湯比（Arnold Toynbee）所編的「一九三二年國際政治概觀」一書中，下面的一段，可以幫助讀者對此問題，得到一種判斷。

「事實上，在一九三二年的全年中，英外部利用其在美國與國聯中各小國間，和美國與日本間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像十八世紀的外交家一樣，大耍其外交手腕，那些外交家的目的是求本國的安全，用以鄰制鄰的方法來維持均勢的，減少對本國的危險到最低限度。……但是實在說來，這種技術正是一時的風尙，那時國際問題還不是很嚴重的事件，因爲它的同根的技術，戰爭，還沒有因民治主義與工業主義

的產生而變為一種社會自殺的形式。」

西席爾爵士（Lord Cecil）亦曾有演說，批評英國政府對中日衝突的政策，演詞發表於倫敦之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七月九月號。西席爾引一段他和英駐日大使林德萊（Sir Francis Lindley）的談話如下：

「日本在滿洲有很多挑釁的舉動，以為侵略的口實。日人會把俄人趕出去，奪得俄人所享有的權利。而中國人要根本毀壞日本人的權利，他們的方法使日本人不能再忍耐下去，因而實行軍事佔領，最初是滿洲，繼而是熱河。他（按指林德萊——譯者）的意見是日本人不會再侵犯中國本部。中國人是極端排外，並給英國不少的麻煩，甚至於在十年前，英政府不得不派遣不少軍隊到上海來。現在中國也在尋覓友國，那不過是因為他們想找同盟國家，反抗日本罷了。」

西席爾批評道：「林德萊這種話表示這種精神無論如何是存在於一部分的政府機關中。自然，這話和那些相信日本的行動是對的的人的話很相投，但在我看來，那和英政府的公開聲明是絕對不相容的。

「這話的重要不在是林德萊說的，而是它給人們一種印象，就是在東京，大家相信英國政府從來沒有熱誠的擁護國聯的主張，或甚至於李頓報告書所持的態度；很不幸的這種印象竟是非常普遍。當然，如果英政府真的取這樣的態度，如果日政府相信英政府是因尊重他們國聯的地位，而不得不說這樣或那樣的話，而實際並不是這樣想，並且一點也不關心日本人的行動，那末日本人便將完全不理國聯要恢復和平的任何企圖了。

「就是這種事情，這種觀察所產生的印象，產生很多很壞的影響。於是乎日本人得其所哉！日本人在屢次聲明不做這樣不做那樣，而且他們唯一的目的是盡量趕快將軍隊撤退到南滿鐵路區域內之後，便漸漸向前推進，以武力佔領了一塊與德法兩國合併相等的廣大土地。真的比那還要大，因為還有一熱河省，那是沒有算進去的。

「後來英政府也同意鄭重的指責日本，承認日本破壞國聯盟約；中國且正式要求國聯，即是要求國聯中的每一會員國，對此事予以援助。在國際上，通過一個議案，指責某一强國；或就個人來說，對某個人說硬話，而某國或某人仍繼續實行他的政策，或更變本加厲，這時大家卻又沒有什麼舉動，這對於大家的令譽總是不大好罷！」

六　英政府的遁詞

英政府所常說的未能履行國聯盟約的藉口，是美國恐怕不會與英國合作，而英國又沒有單獨反抗日本的力量。這話要單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以前的情形說，也許有幾分真實。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國聯行政院在巴黎開會時，美國代表道斯將軍（General Dawes）的態度的壞，正和西門是半斤八兩，不過形式有點不同罷。但是美國政府終於推翻了英國的息爭的建議，那建議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讓步太大，我們知道，美政府甚至於準備和各國一同撤退駐東京的使節。從美國的觀點來看，這不是一種制裁，只是一種道德上的責罰，一種令日本認識世界公論反對他們的暴行的方法。英國反對這種辦法，以為這樣一來，最後非實施制裁不可。可是如果這樣做了，美國所負的義務也和我們一樣多，我們一定可以得着美國

的合作了。

自一九三二年一月到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國聯通過大會報告書，在這期間中，美國領導於先，英國却不能跟隨。斯蒂生暗示美國願聯合各國一致對日禁運軍火，（倫敦泰晤士報和他報駐華盛頓的特派員由美國務部授意，發來電訊，對此點曾反覆申述發揮，）和英政府用巧妙的方法打消採取這種行動的議論，前面已經說過。這方面情勢的最後批評是李頓爵士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在曼徹斯特大學的講演，他的講題是「國聯，遠東與我們，」其中有一段是：

「遠東的情勢，如不能得非國聯會員國的美國的合作，便不能作有效的應付，這也許是更有理由的辯護的話。但我們從未聽說，我們政府曾向國聯建議，邀請美國來合作，或直接向美政府請求合作而被拒絕。反之，美國却曾向英國建言，英國却置之不理，我們政府的不能作斯蒂生的後盾，恐怕是我們處置遠東問題的一切失敗中最大的憾事罷。」

我們的政府及其擁護者又說，不採取反對日本的行動的理由是，如果這樣做了，那就是戰爭。很明顯，除非國聯各會員國不惜冒戰爭的危險來反對侵略者，國聯盟約的制裁義務將永遠沒有實施的可能。包爾溫，艾頓及其他英國代表一再的說，只有在一個侵略者預先知道，如他訴之戰爭，將有不可抵抗的武力集矢在它身上時，集體制度才能發揮它的機能。可是如果沒有一個國聯會員國願冒戰爭的危險，那末侵略者將不會明瞭，不可抵抗的武力集矢在它身上，反之，侵略者深知道各國什麼事也不能做，他將樂不可支了。從來沒有這話，說遵守盟約不會有什麼冒險；當英國與各國共同擬定盟約時，英國反冒了危險，因爲我們相信，除非我們準備冒巨大的危險，爲和平而不惜重大犧牲，便不能得到和平。在兩大冒險中，我們須選擇一個：是一個冒遵守義務的危險，一是冒放棄義務的危險。但我們政府却採取後者，今日遠東局勢，和它對歐洲與軍縮會議的反響便是我們採取後一途徑的結果。

在中日衝突的最初幾個月中英國出席國聯的代表西席爾爵士，屢次以最強硬的語調述他的所信，他說假如我們眞的冒了遵守義務的危險，事實上日本恐怕已屈服於世界公意之前，不會便有戰爭。甚至於他於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三日在上院演說，對於國聯若與美國聯合行動，結果日本不會屈服，將與全世界宣戰的說法，斥爲荒唐無稽的讕言。

李頓爵士也曾數次表示過相似的意見，他在上面所引証的演詞裏，曾對這問題下了最後的批評。他說：

「目前局勢上最堪遺憾之點，是我們政府對付那些主張政府應在日內瓦更活動些，取得領導地位的批評家的防線。這防線有兩點，是、以表示政府不能理解它爲國聯會員國的義務。

「第一點是說，我們已經做了國聯所要我們做的事情。這話是非常的狡猾的辯解，因爲照這種說法，國聯變成一個離開各組成國家而獨立的實體了。國聯的執行機關是行政院，而在行政院中佔永久席位的國家中，英國顯然是對於遠東問題最有關係的，因而也就是自然取得領導地位的國家。………

「外相西門在下院演說中所取防線的第二點是，他始終謹愼的防範英國捲入中日的糾紛中。

一這種議論絕對可以破壞集體安全制度的整個基礎，並且和西門在裁軍問題上求得妥協的努力，完全衝突。普遍裁軍的唯一的理由，假如一國受人攻擊，它可以依賴國聯各會員國的聯合力量來防護自己。雖然我們承認某一國家可以為了本國利益，不惜違反國際義務；但我們有理由信賴所有其他國聯會員國都是尊重他們的義務的。但是當在下院博得高聲喝采的西門的言論是這樣，為了本國利益而攻擊他國雖是可恥的，但如為我們國家利益計，最好避免這糾紛時，那末我們便沒有幫助被侵略國的義務。試想以這樣自信的應用他的議論的人，覺得很難勸法國人放棄他們稍有經驗的唯一安全制度，那還有什麼奇怪呢？……

「你們也許會批評我的話，在一個實際的世界中，未免太重理論，太近理想了。誠然我所說的是關於原則的話，但他們不是抽象的原則，而是條約義務。以實際方法應用已經接受的原則，那是政治家的事。但是只要你覺得不方便，就將原則拋棄，那便沒有理由，沒有政治家的態度。我這話說的是日本，也說的是我國。」

七　英國政策的真實動機

因此我們看得很清，英政府和它的擁護者，為辯護他們在中日鬥爭中拋棄國聯盟約所提出的理由，說得好是下意識動機的理性化，說得壞只是偽善者的藉口。他們恐怕對付日本，因為他們沒有阻止日本活動的強大願望。任何人凡曾自中日爭端開始直到今日，研究大多數保守黨人和政府中人所表示的態度的，都難否認這話。他們的主要動機之一是同情日本人的嘗試，這在注意他們的言論的人看來是毫無疑問的。大部保守黨言論對中日衝突的最初的反響是日本人給中國一個教訓，從憂慮着在中國的租界與領事裁判權的安全的西方國家的觀點來看，這個教訓是很好的。後來情勢漸漸展開，英人漸覺得他們的行動是錯誤了，但還是相信，日本不過是開始建造一個帝國，正和過去英國所做的一樣，因此在中國仍有發展英日兩國利益的餘地。另外還有一種感覺，即令日本在中國的侵略行動，有點過火，日本究竟是維持遠東和平與秩序的戰士，並可依賴她的力量來打擊共產主義與中國的民族主義，換句話說，就是保障遠東，使不受中俄兩國革命的影響，並使英國在中國安全的剝取利潤。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當時由西門的言行証明了英政府有意拋棄盟約對日實施制裁的義務，保守黨人的意見鮮明的表現於奧斯丁，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艾麥銳（Amery）散德曼（Sandeman）等人在下院的演說中。張伯倫於對日本的行動表示遺憾之後，即說贊同西門的議論，他說：

「當中日在滿洲開始衝突時，事實的真相還不明瞭，但就日本自中國方面受到長期而嚴重的挑釁來說，我完全同情日本。除非事實更加明瞭，我覺得很難作一個為我們所應當採取的公平的判斷。」

艾麥銳說：

「我老實說，在這事件上，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論在行動，言論，或同情上，我們應單獨的或與各國一致的反對日本。日本得到強有力的論據，那是以基本事實為基礎的。……試看日本需要市場，在她生存的世界中維持某種和平與秩序是她急迫的要求，試問我們中

闡誰有資格懲罰他人，說日本不應當為了維持滿洲的和平與秩序，抵抗兇猛的中國民族主義的繼續不斷的進攻，而採取某種行動呢？如果我們責罰日本，那末我們對印度和埃及的全部政策也是應加責罰的。

一艾麥饒又繼續表示，他根本不相信在國聯盟約的基礎之上能解決這種重大的問題，他最後的話是：

「我恐怕當我們談國聯，談裁軍，談和平時，大部分是有意或無意的偽善在那兒作祟，我也曾忍受了很長的時期，但今日下午無論如何我的精神是解放了。」

徽德曼說：

「坦白的說，我是親日的，完全親日，因為我相信日本人能解決滿洲問題，而且解決得很快。解決滿洲問題所費的時間減少，我們恢復在中國貿易越快。我願意我們和日本發生密切的關係，並且要說，我們將進入長江流域。我知道，這在現時是不可能的，但是假如我們能這樣做，我敢確定，立時中國可得到和平，貧苦的中國人民將知道他們明日的生計便得到安全，我們可以製造許多貨物輸入中國。……

「我個人實在是非常歡喜，日本毫不畏怯的前進，並說出她要做些什麼事情。日本至少有一種政策，那就是安定世界的一部分，他們正在進行安定滿洲。關於這些我是十分明白的。（一位議員插嘴道：「還建立一個國民政府」。）不，他們不會建立一個國民政府，他們將建立一個有利的專制政府，那或許是你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統治形式。……人民知道他們需要什麼，他們所需要的就是一個真正的保守政府。過去他們時常需要它，將來也會時常需要它。……

「若就紡織物來說，我恨日本，但我讚美他們的勇氣。他們毫不畏懼的出來說，『我要怎樣怎樣做，不管你對我說什麼。』公理是強權，強權時常又是公理。日本人正在進行他們已竟開始的工作，而且越早完成越好。我不懂為什麼我們不應以軍火供給日本，幫助她完成她的工作，因為她的工作完成的越快，對於中國和在中國的每一個人越好。」

這些都是自中日衝突開始直到現在，政府報紙，此唱彼和的極端的意見，即是英政府對遠東政策的基本觀念。外相西門有一次在日內瓦的新聞俱樂部的宴會上，坦白的發表這種意見，據說那談話是很秘密的，但是西門的非常的言論竟很快電傳到華盛頓，由美國報紙揭露出來，立刻在歐洲與遠東各國政府發生反響。據西門的見解，日本需要擴展，她今日所做的不過正是英國在過去所做的；問題的糾紛是國聯盟約沒有給和將英國帶到印度，日本帶到滿洲那種歷史上的動力，留有充分活動的餘地。（據說當時一個憤懣不平的美國記者對他的英國同業低聲道：「這傢伙像在埋怨盟約不是由小偷起草的。」那位英國人答道：「不管怎樣，一個小偷政府是在解釋盟約呢。」）

自然日本很清楚，這是保守黨及其所代表的產業界金融界（即倫敦商業（The City）與英國產業協會（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人士一種普遍的見解。日本代表松岡洋右在國聯大會的最後演說，力稱日本是維持遠東和平與秩序，保護西方各國在遠東所有權利，以防鮑爾希維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襲亂的戰士。

自中日爭論開始直到現在，英政府的一般論調都由保守黨和保守的報

紙發表出來。它的態度可歸納於西門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二月間在巴黎舉行的行政院會議席上所說的話，即是日本人「在技術上是錯的，但在道義上是對的」。（technically wrong but morally justified）保守黨報紙極力發揮這種意見，說日本以武力佔領中國東北四省，使中國遭受鉅大的生命財物的損失，和無限的痛苦，不過是在技術上違反盟約罷了！

一位觀察銳利消息靈通的荷蘭的觀察家布埃（H. Th. de Booy），總括英政府對遠東政策的基本動機如下：

「日本的友誼是不能忽諉的，因爲日本間接的保護英國的利益，以防共產主義的發展；並且自從一九二五年之後，英國的行動很像英日之間有一種秘密的紳士協定。然而英國對於美國在亞洲的利益也感到，如任令日本的勢力自由發展，不加阻止，兩國將同受其害。所以英國必須在日俄，中美之間大耍手腕。……爲西方各國……前途是極堪焦慮的。他們必須應付這樣的事實……在經濟上，日本是在根本推翻西方各國的利益，但在政治上，她又保護他們，以防共產主義的蔓延。所以最後分析，和西方各國有那樣絕大利害關係的是維持現狀，即是共產主義在亞洲大陸上的發展和密切倚賴海軍力的日本經濟帝國主義得到平衡。」（Pacific Affairs, March, 1935）

一九三三年一月四日，日本紀事報（Japan Chronicle）譯載一位日本著名軍事著作家的文章。雖然日本軍部與一般愛國者（作者包括在內）恨英國，相信惟有動搖了英帝國的基礎，最後日本才能成爲遠東的大國。但在目前環境之下，日本仍需要恢復英日同盟，俾日本能自由活動，和蘇聯，最後和美國作戰。他說：

「我所說的同盟，不僅對日本是合宜的，對英國也是一樣。……一部分英國海軍軍官很想恢復英日同盟，因爲他們知道只有和日本海軍携手，英國才能維持她在大西洋的霸權。……這同盟還能阻止印度的革命運動，不過這樣一來，我們却對不起印度人了。……

「簡單的說，英國如與日本海軍爲敵，英國艦隊不論在遠東，地中海，和大西洋將同時居劣勢地位；如果與日本海軍聯盟，那末它在大西洋和地中海都佔絕對的優勢，而英帝國在太平洋上的安全一點不受打擊。……據我看來，和日本訂立軍事同盟，是改造英帝國的先決條件。這樣英國海軍將恢復傑利柯（Jellicoe）與畢提（Beatty）時代的威力。同時在政治方面，可以阻止蘇俄的勢力侵入印度，免去英帝國在中國的勢力被驅逐出去的命運。我相信邱吉爾（Churchill）和英海軍官員將贊同我的意見，「每日郵報」與「每日電訊報」也將贊成。」

這種理論，保守黨和保守的報紙多年來便如此主張，海軍部與陸軍部自不消說，保守黨議員（特別是凱斯（Roger Keys）和軍事家們）和保守黨的報紙屢次要求重訂英日同盟。當英國工程師在莫斯科受審時，保守黨，報紙及其支持的政府，對於蘇聯採取完全挑釁和侵略的態度。保守黨的報紙說得非常明白，假如日本進攻蘇聯，國民政府一點也不應阻止她。一九三三年與一九三四年間，我們不難找到保守黨人和金融商業界人士公然的說，願意日俄發生戰爭，因爲他們相信這樣可以發展他們的商業，可以推翻共產主義。德國方面戰爭的危機，與日俄戰爭將延及歐洲，使持這種見解的人發言要謹愼些，但若說他們的態度會因此發生根本的變化，那就

不免武斷了。

英國產業協會與倫敦商業區中的有力份子如何想法，由英政府派遣遠東經濟調查團時，泰晤士報，晨報，每日電訊報等保守黨報紙的評論說得十分清楚。官方報紙上充滿關於因日本軍事佔領而開闢的廣大的地域足可容納英國投資，與企業的記載，此外便是承認「滿洲國」的宣傳。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八日「金融新聞報」的社評，將他們基本的論點合盤托出，下面是該文的一段：

「所謂英國產業協會所組織的遠東經濟調查團今日啓程到「滿洲國」去了。這可說是大戰以來英國派出的最重要的調查團之一。就官方來說，它有兩個目的：第一是研究「滿洲國」的實在情形，看看英國產業界是否能和地方團體合作來開發它；二是對日本作友誼的訪問，俾與日本工商各界的代表團體發生友好的聯繫。這兩個目的雖有絕大的意義與重要，但一般人相信，這還不能包括該調查團的全部使命。據並非完全不負責任的方面說，該調查團是由政府加以贊助的，那是政府趨向現實的第一步。即是正式承認「滿洲國」，而承認「滿洲國」的結果最後將使英日關係日趨密切，像一九二一年以前的情形。這種意見在事實上是否眞實，我們不敢知，但是不無相當理由。過去有些時候，日本曾表示過，如果英日願意從事談判，在政治方面表示讓步，她願允許給英國某種商業上的權利，這是她絕對不允單獨的讓給蘭開夏紡織業代表或其他英國產業的。日本願讓與什麼權利，並未詳細說明，但從目前她的政治孤立，與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的將臨看來，這是很有可能的。現在英國爲擴張出口貿易，拚命的奮鬥，她知道不管西方各國怎樣反對，與中國分離的「滿洲國」已能站得住；因此英國或已決定，與其令她的一種或數種基本產業覆滅不如令一種原則死去的好。這自然不過是些假定，但我希望它們眞實的是如此。…

「日本一定不願意允許英國將高等的消費貨物，資本貨物和契約事務自由輸入「滿洲國」和日本殖民地，以換得將賤價的消費物輸入上述各地的自由。但在政治上，她是孤立的。在國內，農業的衰落釀成嚴重的糾紛，國家財政已澎漲得快要爆裂。所以如果英國對她表示，不一定要恢復英日同盟，但至少是同情的合作，她必願意作這筆買賣，而且這筆買賣的範圍必遠較「滿洲國」與日本殖民地爲大。此次調查團人材濟濟，必可爲這筆買賣的經濟方面準備妥當。因爲該團除了英國產業協會的兩位直接代表外，還有一位金融界的代表，和一位資本貨物製造工業的代表。自然這筆買賣的政治部分是政府的事，但就政府在日內瓦所取的立場和變更立場在國聯裏所引的反對來看，這正是此事的巨大障碍。但政府會記得，一個孤立的日本，被全世界逼到一個角上去，那眞是世界和平的最嚴重的威脅。」

上段最後一句話，是要調和和平的利益與利潤的追求，這種企圖是沒有多大理由的，這種議論經不起事實的試驗。

中國政府曾提出外交上的質詢，對該調查團的性質與目的，該團啓行時所作宣傳的性質，以及始終未向中國說到此事數點，提出質問，英外部於回答時稱，該團純粹是私人的組織，英政府不知情。英政府和倫敦商業區與英國產業協會的追求利潤的慾望的關係，便由此揭露出來。但是英政府不能採取投資「滿洲國」是違反不承認義務的見解，因爲那樣，倫敦商

業區與英國產業協會對政府的壓迫將不能抵抗。這種解釋比那有私生子的少婦說，那私生子還很幼小的辯解，似乎還好一點。大概就是這個光明磊落的少婦對於她爲什麽有這種行爲而產生這可悔恨的結果，加以解釋道：「我沒有拒絕那可憐的人，因爲我不願意使他犯强奸罪。」

這種解釋指出下述基本假定的特點，即是英政府與外部的任務就是按產業商業界的命令去行事，不乏條約義務與和平利益作執行這主要任務的障礙。根據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國聯大會報告書，英國與其他國聯會員國鄭重的約定，不僅在法律上事實上不承認「滿洲國」現政權，並且不許稍微幫助日本人來維持它，理由是維持「滿洲國」與遠東和平不能相容。現在非常明顯，就英國資本投於滿洲來說，（在滿洲，這些事情完全由日本藉她所設立的傀儡政府來統制，）那正是鞏固滿洲的現政權，如國聯大會所宣布它的存在是與和平不能並存的。事實上，英國資本將帮助日本改造滿洲爲一個廣大的軍事根據地。日本佔領並發展滿洲的主要目的便在此，這是李頓報告書所堅持，又是後來事實所明白証明了的。諸在軍事佔重要地位的鐵路與飛機站的建築，煤鐵工業的開發，都是要把滿洲變增進日本軍力，進攻蘇俄與中國的根據地。

八　英國政策的影響

大半由英政府政策及其基本趨向所造成的遠東戰爭危機的發展，和它響及全世界的反響，多少被近兩年來可驚的歐洲局勢掩蓋住了。而歐洲的局勢也多半是因英國政策同一趨向而產生的。那日見惡化的遠東局勢與直到今日英國政策的基本趨向，韓德森（Arthur Henderson）在下面一段話裏明白的總括起來：

「保守黨及其報紙與倫敦商業區中的某部分，有一種潛在的意見，他們想不顧國聯大會報告書和我們的條約義務；並擬在承認日本以武力佔領滿洲的基礎上，和日本成立諒解。幾乎沒有一次下院辯論外交問題時，保守黨議員與報紙不發言，主張以某種形式恢復英日同盟的。一部分保守黨報紙更非常明顯的堅持這種主張。一九三四年夏季國會剛剛休會之後，英國產業協會派遣經濟調查團到「滿洲國」來時，這種文章，社論，增刊潮水似的湧出來。從那些仍保留戰前思想的政客們的觀點看來，很可以和日本作一筆交易。他們說：『現在我們對日本所處的地位，正與和法國交涉摩洛哥與埃，和俄國交涉瓜分波斯時所處的地位完全一樣。今日我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實行軍備競賽，走向戰爭；一是以中國爲犧牲和日本談判，在政治，商業，海軍上成立諒解。』」

「但這種政策有它的困難，即是蔑視國聯盟約與九國公約。它忽視一件事實，即現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已很强大，中國不能再忍「勢力範圍」的屈辱，更不消說作被保護國或被瓜分。這種政策最後將使我國與蘇聯或美國發生衝突，同時日本有力方面或以爲這是給日本繼續進行軍事侵略開一條門路。

「這種政策是促進戰爭，不是促進和平。它是那樣違反道德與常識，沒有一個英國政府會採取這個政策。但主張這種政策的人會用盡力量，來阻撓採行旁的政策。這就是何以必須堅持，若我們只在名義上受盟約的束縛，我們的態度却鼓勵了侵略者，利用我們不能履行條

約義務的弱點，那眞是非常不幸的。這種政策也是促進戰爭，不是促進和平。那是處理戰前與戰後世界的最壞的辦法。它在避免目前危險的口實下，卻必然的招來最後的災難。」

一九三五年九月英政府打消了中國重返國聯行政院的企圖，並令李滋羅斯勸南京政府承認滿洲國，以爲接受英國援助的條件。外相賀爾繼續西門的政策，厭迫將被人騙賣。痛苦更甚的中國受日本軍國主義的束縛。在不遠的將來，全世界就要爲英國這種政策付出可驚的代價。

九　英國政策的將來

上面所說足够說明英國的遠東政策實在是「冷酷而笨拙」，理由是國民政府的擁護者及其顧問，多半相信以國際的無政府狀態，均勢與帝國主義等假定爲英政府對外政策的基礎。同時英政府又須顧慮到國內國外主張堅守盟約義務的人的感情，使和這種信念調和起來。

我們的政府及其擁護者實在沒有說在遠東方面遵守了我們的條約義務。人們責難他們，說他們視盟約第十條第十六條如廢紙時，便說對方希望戰爭，來作反脅之議。實際上講，他們的全部辯護的話，就是在現在情況之下，維持和平的唯一方法是撕毀盟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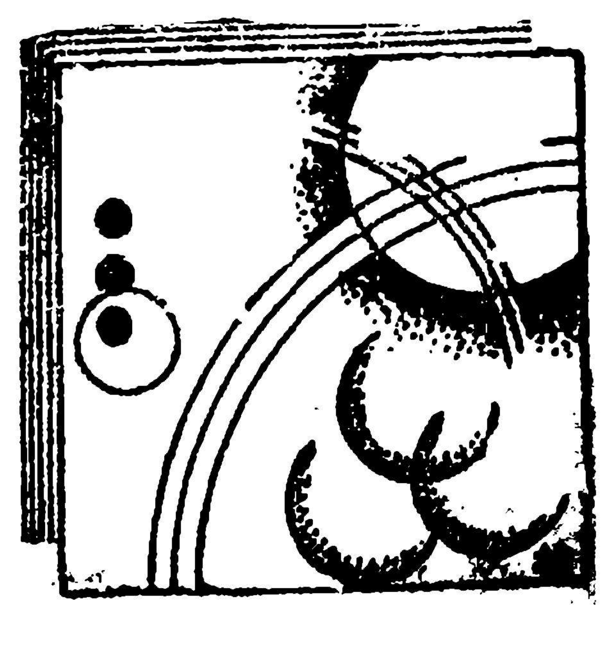
英政府的政策便是如此，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它的失敗也用不着申說。日本人答應在中國奪取的領土內尊重英國的商業利益這和其他日本保証比較，簡直是不足道。英國的遠東經濟調查團兩手空空的回來，在滿洲的發財機會雖是說來有聲有色，但一遇冷酷的現實，便成泡影。老早我們便看出，即令滿洲的門戶仍在開着，但那樣多的日本人把在門口，外國人便休想進去。英政府對日本滿洲獨佔石油事，提出抗議，但毫無效果。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是英政府竟至於請求美國，共同對日實行停止供給石油，結果自然是失敗，換句話說，英政府爲了石油的利益，想以美國一國的援助，採取從前所拒絕考慮的行動，那種行動是爲了防止滿洲的劫奪與盟約的撕毀，和整個國聯與美國有關係的。

日本貨物與毒品潮水似的運私入華北，這只對英國利益是最嚴重的威脅，這是英政府在這次衝突中所承認的。現在連保守黨的「現實主義者」都明瞭，日本帝國主義決不是爲英國利益而使華北安全，倒是要驅逐英國與其他西方帝國主義於遠東之外，與賄買英國利益與特權，當作征服全中國的野心政策的一部，想將中國變爲日本的獨佔市場，至少是享有特權的市場。他們自命的現實主義，即就他們自己的窄狹與卑劣的前提來說，已証明完全不是現實主義，而是基於推論錯誤與過分愚笨。因此他們的遠東政策不僅成爲犯罪，而且鑄成大錯。

因爲國民政府拒絕爲了擁護國聯盟約與他國合作，以全世界的共同行動來阻止日本在上海的暴行，現在英帝國遭到莫大的痛創，並且拚命的擴軍，準備在新加坡以獨力抵抗日本，以保護英國在遠東的殖民地與權利。英政府以「冷酷而愚笨」的辦法，一方面信仰帝國主義，一方面對於國聯卻口惠而實不至，實在是大大的損壞了英國的威信，削弱了英帝國在新加坡以東的勢力。

但是英政府這種政策在遠東的影響，若和對於世界其他地方的影響比較起來，又不足輕重了。李頓爵士曾說過，英國的遠東政策須對裁軍會議的失敗負直接的責任。斯末資將軍甚至於以爲下次世界大戰，將以遠東危匝及德國國社黨對它的利用爲出發點。

（完）



記徽州木刻藝術

王立中

凡一藝之成。近則數十年。遠或數百年。至千餘年。因互相需而互相映發。往往有附庸蘊為大國者。如吾郡木刻術。遠溯始初。蓋導源於唐末李氏之造墨。因吾國書法自古講之至精。文人學士。揮毫染翰。墨為工具中不可少之要件。故調劑和膠。燒烟研麝。名工輩出。製墨必用模。文房雅器。形式尚焉。故花紋型笵。求雅求精。如李廷珪之雙脊特龍。蟠龍四角。（見新安志列李孝美墨苑。）故書雅記。載之彌詳。其目的本求墨之美觀。而彫刻術由之精進。遂逐漸成為絕技。

惜余寒陋。唐宋實物。無從目驗。顧有明中葉。方于魯。程君房。兩家之所製墨。則見不一見。方程兩家。各有譜。方稱墨譜。程稱墨苑。書畫之精。彫刻紙墨印刷之善。因互相競勝。竟嘆為觀止焉。譜為平刻。至若墨模。雖屬凹彫。而印出之墨。盡屬浮刻。故一驪龍之珠也。必求其規圓。一花葉也。筋脈文理。有陰有陽。一山一水。遠近濃淡。奏刀深淺。毫釐差失。全局崩潰。余篋中有程君房墨一枝。長約六英寸。闊約三英寸弱。作弧形。一幕為五龍搶珠。一為樓臺山水人物。細審之。約得五層。人物鬚眉畢現。楊柳隨風搖曳。山容雲態。氣韵生動。此真鬼斧神功。方能具此絕技。（惜為傖父截去數片。不能拓出。）此為名家所製。一時之良工萃焉。然自羅小華。方于魯。吳去塵。以至清之曹素功。汪近聖等。無一不精雅絕倫。即尋常市賈所售。龍翔鳳舞。朱子家訓。亦極盡彫刻能事。嘗見刻竹刻木。能於方寸內為千言。為人物舟楫。翎毛花卉。技亦至矣。然無論平彫浮彫。細至蚊睫樓臺。成器在目。陰陽向背。察而可識。隨意修改。若墨模雖為凹彫。而印出之墨為浮刻。則字之波頓。山之遠近。花卉之枝葉。奏刀有千分之一釐差失。則其藝無得而稱焉。此蓋千餘年之所醞釀。與日俱進。琢磨不已

。而絕技生焉。

余從前嘗於友人齋期。見程君房墨模一片。材用桐梨。（此據老書友汪君所言。究爲何木。予不能辨。與予藏康熙時刻王弇州所書墓誌板之材同。）堅而不脆。其印墨也。必上下兩片相合。方成一挺。聞刻此模。績溪人爲多。此則郡縣志所不載。故書雅記。從未記述。姓氏湮沒不彰。不勝嘆哉。（近來鋼筆墨水。溥遍於上庠黌舍。徽州墨業。江河日下。不可挽救。此種精藝。倘不別尋方向發展。則止有廣陵散耳。）一隅之地有如此彫刻良工。互相傳布應用。而書刻亦興焉。

宋元無實物証驗。搏擣故記。飯釘從事。余病未能。則論明時書之有圖者。方程兩譜。藝林習聞。固已人知貴重。且予所藏。俱係殘帙。足知流傳之稀。（屯溪連年頗有所見。均爲杭賈捆載而去。）然實木刻之代表作焉。次則同時歙縣黃鳳池輯刻唐詩畫譜五卷。人物則飄飄欲仙。山之皴染。驟視之若墨跡。印工亦佳。竟能顯分濃淡。蓋亦神乎技矣。又次則歷科狀元圖考三卷。諸有明一代狀元故實。刻圖出名工黃應瑞。黃伯符手。明代徽郡書肆之代表作也。（見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展覽目錄）此書余亦藏一部。人物之生動。似猶遜唐詩畫譜遠甚。惟衣摺勁細。姿態有致。眞所謂代表作也。以上三書。俱萬曆時刻者。至天啓無聞焉。意當時朝政日非。又遭黃山大獄。一郡震動。（詳見吾友程演生兄所輯天啓黃山大獄記。）士大夫無此閒情逸興歟。

直至清康熙黃山圖經。及趙纂徽州府志。其卷首刻圖之佳。蓋又一時代表作焉。徽州府志有圖三十六幅。閶門一圖。署禹之鼎績。山用小斧劈皴。凡到過祁門者。見其湍流峭急。方知此圖肖其山川。白嶽一圖。休寧陳邦華筆。黃和卿鐫。如昔人之論王叔明畫。以寫篆隸入皴中。此亦純出墨模刻法。方寸千里。掉臂而游。圖經爲汪晉穀手摹黃松如鐫。擲鉢禪院爲梅淵公本。慈光寺爲鄭千里本。俱極藝林妙選。他如歙縣志。休寧縣志。婺源縣志。其卷首之圖。無不精妙。下至道光徽州縣志。猶能繼美前作。中惟祁門康熙縣志無圖。黟縣順治乾隆志。其圖俱不佳。績溪志予未見。又如明嘉靖汪尙寧徽州府志。其圖亦粗率。此則視乎主持志局者之興趣非其時刻本無良工也。宋羅願新安志亦無圖。余謭陋。所見天下郡縣志極少。大約郡縣志首有山川風景圖。始於南

而精於清也。

　墨模刻工。余既惜其姓氏不彰矣。（或謂名家製墨。其模俱鐫年月刻工姓名於其上。惜余未多見。不敢肊論。）若吾郡書刻。余嘗就插架上所有甄錄之。得其籍貫姓氏。此亦一極有趣之事。無人肯留意者。試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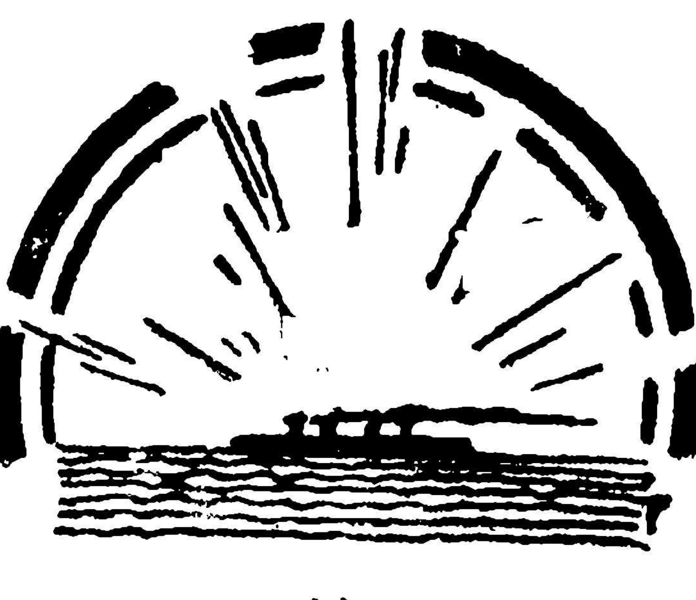
　漢魏石經。校者書丹者。俱列銜名。惟鐫刻之工無傳。月令「物刻工名。以考其誠。」中古士大夫包辦文化舊習。極當矯正。兩宋刻書。頗有留刻工姓氏於書之中縫下者。然張甲李乙。鈎稽籍貫。求如宋蔣暉。爲唐仲友雕荀子。又復雕明州本徐文公集。蓋千百之一耳。徽州刻書工。八十之八九。爲歙縣虬川黃姓。如嘉靖四十一年刻。歙縣竦塘黃氏統宗譜。卷末署虬川雙泉黃璵梓。嘉靖刻祁門汪氏醫學七書。署黃璀。嘉靖刻。黃訓集皇明名臣經濟錄。署虬川黃銓刊。嘉靖汪尙寧徽州府志。書中縫下。有黃鋑。鏕。鍊。鎔。鉛。鏻。鑽。銳。及黃璨瑚。琇。等。嘉靖刻鄭師山集。署黃龍。以上名字。俱從金王旁。必爲兄弟行。萬曆癸丑刻。新安休邑程衙發刻古今印章。署歙縣黃應乾鐫。萬曆刻狀元圖考。署黃應瑞刻。其各圖署欵。有伯符。仲階。伯仲爲兄弟。且俱姓黃。萬曆刻。范泓典籍便覽。署古歙黃應瀾刻。萬曆刻胡一桂周易翼傳。署歙邑黃應皐刻。應瑞與應乾應瀾應皐輩。名同。亦應爲兄弟。（吾郡聚族而居。宗譜往往取數十字。約爲四言或七言。凡此一代命名。上一字俱取此字。謂之輩名。或派名。）萬曆汪當時輯宋諸名家表。不分卷。署古歙黃一枝鐫。萬曆祁門刻目蓮救母曲。署歙縣黃鋌刻。萬曆己卯刻金瑤周禮述註。亦署黃鋌刻。天啓初年刻。吳學儼。朱紹本。同輯。地圖綜要。黃兆文刻。崇禎刻海陽朱氏印範。黃子皐刻。以上俱明朝先正所著。爲黃氏所刻之有徵者。

　淸則汪晉徵黃山圖。爲黃際之。黃松如鐫。康熙刻徽州府志圖。爲黃和卿。黃子明鐫。道光徽州府志圖爲黃杭鼎鐫。乾隆刻金榜禮箋。爲黃仰朱鐫。倘加意檢閱。又不止此。乾嘉爲徽州經學最盛時代。如程易疇之通藝錄。江有誥之音學十書等。俱碻知刻於歙縣。惜乎未署鐫刻人名。此不過稍加翻檢。遂得如許碻証。

　余最不能忘者。尙有崇禎時休寧胡正言刻。十竹齋書譜。僅見過一殘本。精妙之至。版匡不甚大。細薄棉紙印。較

之芥子園畫譜。又如大巫之見小巫焉。屢在舊書市尋覓。終未能遇。想亦徽郡名工所鐫。余架上有胡刻六書証譌。署明海陽胡正言訂篆。書之中縫下端。有十竹齋三字。未列刻工名。又道光汪龍著毛詩異義四卷。字從說文體。疑則鮑方棨手書上版。刻手及紙墨之精。與六書正譌。同爲一時代表作。刻工署程德華。不知何處人。（安徽叢書影印本。紙墨欠佳。神氣索然）倘吾郡藏家。各出所藏以相檢討。必可得某人刻書幾種。或某書之圖爲某人所刻。各爲小傳。輯成一帙。與印人傳。竹人傳。共分藝林一席。豈不大佳。

且尤有一反証。徽州刻書。如黃山志定本。署旌德某某人刻。絕對是絕無僅有之事。尤可見歙黃氏刻工之精且衆。他人無從插足其間。今黟縣城中黎照堂書店。其主人係虬川黃氏。予嘗就其掌櫃閒談。云虬川村有數百戶。現猶恃刻字爲業。倘能得其族譜一查。則各人之師承輩行。當尤有所驗（此條爲今年曝書時。隨意涉覽。偶有所觸。遂隨筆記錄。歙許際唐先生正纂歙縣志擬錄寄共爲稽考。附之志中。頃閱歙志已結束。故綴此文之末）。大抵黃氏木刻萩。極盛於明中葉。觀上文所述。盡是嘉靖萬曆刻本爲多。可想而知。自清以後。則爲子孫衣食職業。然名工猶叢出。嘉道以後刻本。猶頗精善也。余藏有元刻本趙汸春秋屬辭一種。卷末署海寧趙月卿刊。則知元時黃氏未如後來之盛。亦其徵也。然非多見舊本。作有系統研討。肌定終屬危險。頃余友王振之兄。方纂績溪縣志。猶未殺青。墨模一事。當移此文以起其鈎沉索隱之趣焉。



桂花香裡的湖游

西夷

國慶日，去遊了一次西子湖。帶領着一個小小的家庭旅行團，於九日早晨由上海出發。在北國住久了，對於季節的領略是非常遲鈍的。記得陳西瀅先生曾經以「拆了洋爐子打涼棚」形容北平的天氣，當時很以爲那是南方人錯誤的見解。等到自己認眞在江南客居起來，才又認爲那種說法，並不誤謬。近年旅居北平，每個中秋節或是國慶日，都要結伴去西山或萬牲園閒眺，還記得前一個雙十節，同子搗兒邀遊八大處，原是極晴和的日子，但在斜陽轉過山頭追着我們走上歸程的時分，遍山木葉，蕭蕭悲鳴，袷衣不能禦冷，蒼茫中發生日暮窮途的感覺。

中秋節後給故都友人寫信，曾經提到南國的天氣，和最近的行踪：

……已是金風送爽，丹桂飄香的季節，但此間仍是單衣度日。故都如何？「二八月亂穿衣，」我想棉袍可以在夜間上身了吧？

說到「丹桂」，倒應當「迴旋」一筆。平素也愛好用這新鮮而不可摸捉的意境寫文章，但從未眞正領略道「飄香」的味道。這次「偷閒學有閒」地去海寧觀潮，在狹狹的街道內，到處都是一股股幽芳的氣息。城內垣墻都是高高地聳立，並不曾望見一棵桂樹。然而香則濃郁地浮溢着。

「桂堂寂寂漏聲遲，一種秋懷兩地知，」北國的深秋除掉衰柳斜陽的零落美，也許要添加一些悽艷悲惋的情調罷？

…………

「是的，」他們一致的回答，「在北國空氣究竟不很平靜。沒有桂子花香侵入我們的鼻觀，却有隆隆的砲聲不時地送入我們的耳鼓。陰沈地陰沈地，愁雲慘霧早把光風霽月給遮散了。

讀罷來書，悽然淚落。

偶然的一時豪興，伴同着歷樵兒到海寧看了一次秋潮。由長安鎭向海寧出發，傍錢塘江全是錦繡世界。是一望無垠的桑田，間雜著小橋曲水，沒有秋，除掉那一兩株鮮紅的柏樹。

這一派醉人的風景！

「譬如到西湖去?」

「國慶日不是很可以去杭州住兩天嗎?」歷樵兄也這樣主張。

「譬如到杭州去，西湖的風物比較這靠近錢塘的原野不更加美麗些嗎?」

「應該去的。」

於是觀潮回來便又作遊杭的準備了。這也許就是 An easy catch provoked another 的意思吧?

但說「應該去的」遊伴，竟因爲事務上的關係，而中止成行。對於他對於我，都是一件損失。

我們這個小團體即於九日正午到達杭州。

遊程是由寶兄給擬安的。他很仔細，本着他以往的經驗，給我開列一張「指南」，並且將應吃的蓴菜西湖魚全加在「表」末。他這一種如管家婆一般的細心，實在增加我們的便利不少。

寓在湖濱的一月旅舍，從房門便能望見山色湖光。

這面孔從小時就認識清楚了，一些也顯不出生澀，正如同一個交換過像片寫過極親熱的密扎的女友會面，抑不住奔放的感情，在準備着勾銷這一番相思債。

心頭怦怦地，對於蓴菜，湖魚的美味竟不暇品嘗了。

然而遲遲着遲延着直到午後三時才登上那隻蕩湖的遊船。

西湖船有大小兩種，大的是淺綠色，設備着木棚，艙內有坐椅，艙邊有玻璃窗。小的則前後設一二沙發或竹椅，中置茶几，上罩遮太陽的白布帳，把槳的是一個男人。後者比南湖船小，設備也不及有船娘的完備。不過南湖船不是專爲瀏覽風景的，試想目的不在尋覓「飄然言別，不落姓氏」的勾當；怎好躲避在一個小小的烏篷艙中，仰在床上同女人絮聒?

於是清風來四面，容與乎明鏡似的湖心，任你斜簽着坐，品茗，吃「野餐」，指着這一個那一個的風景，聽舟子不憚煩地作源源本本的敘述。他們講的是「杭州官話」，句句都可以懂。這比起鴛鴦湖上的老鴇娘專以她們「姑娘」爲主題的「演說」，又覺得開胃多了。

在靜慈寺參拜了正在興工建築的佛像，聽了聽老和尚關於井中運木的傳說。殿後木樨香陣陣送來，東廡播出琅琅的經聲。全寺的建築格式非常近似南京的棲霞寺，名人如譚組安等的題聯，在這裏也能見到。而列爲西湖十景之一的「南屏晚鐘」，即立亭豎碑於寺門之右。

由淨慈登北面小山，便是「雷峰夕照」。雷峰塔的圮毁，乃是一個不可挽回的損失。而它的遺址，將如圓明園一樣，永爲後來人所憑弔。於是懷着一個「神遊故國」的心情，急促地走上那雜花生樹的斜坡，蔓草叢腐，環繞着殘磚碎瓦。全山靜寂，宛然走進了墳墓。狄根司在「孝女耐兒傳」(Old Curiosity Shop) 中描寫小耐兒 (Little Nell) 在一所荒蕪教堂之寄居，對於那個冷寞悽涼的環境，每使人不自主地溢出兩泡同情的眼淚。從南屏晚鐘亭下，有一個小女孩兒跟踪着我們兜售她的豆付干，不十分完整的衣服，却含着秀麗的風致。頓然使我憶起英國文豪的作品，這賣食物的姑娘，也許有比較小耐兒更爲酸辛的身世吧?在秋草斜陽，頹垣斷碣的山頭，發生了無限的悲愴的感觸。我試着問她可有一個年老的外公，她

冷冷地望了望我，很頹喪地離開了。

於是我仰頭望望天空，白雲冉冉，飄浮在假想出來的磚塔之顚際。

……………

白雲菴冷落的可憐。小沙彌引導着我們直入月老祠內。「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早從老殘遊記中背熟了的句子，讀了一遍不禁向着曼茵作會心的微笑。她强要討一枝「無用」的神籤，沒燃蠟，也沒點香，籤號忘記了，籤文是：「爲熊爲羆，男子之祥；爲虺爲蛇，女子之祥。」文詞是這般的雅馴，然而從何處去解答它呢？

從汪莊向着三潭印月前進。斜陽向着山後下移，湖面泛着水晶光，遠望蘇堤楊柳，風景入畫。伊爾文在「奇夢」的開端，很得意地刻劃哈德遜河與加茲克爾山，這時西面的飛來峯，正籠罩着一層輕烟薄霧，浴在晚霞裏，宛如蓋上一頂金冠了。

三潭印月頗類似無錫的蠡園，不過不像蠡園那樣近代化的雕琢。若以地勢論，蠡園乃半島，而三潭印月則如烟雨樓一般的全部建築在水中心。這裏占地約十畝，上有廟堂亭榭，山石池水，東岸更有一方小小的竹林。順着砌成的石路，匆匆地自南而北地繞了一周，晚風徐來，樹聲瀬動，整個的名勝，全象徵在「殘荷斷梗」四字中了。

向北駛往湖心亭。夜色漸深，靠着坐椅靜聽着欸乃的槳聲。東南北三面燈火大張，西冷印社附近的笙歌，淸晰地送到水上。登岸晚餐，賈其餘勇遊一遊西冷印社。然後由迪民兄陪同着到平湖秋月吃茶，到博覽會橋憑眺，沿白堤東南行向市內進發。

沒月光，燈光從柳林中流過，長條條地落入水面。靠湖陳列着路椅，載負着在甜蜜生活中的情件。天空星斗朗耀，西南面的湖山，完全被黑暗吞沒。遠寺鐘聲幽沈地傳來，使人忘卻現實，而入於小說式的境界。

第二天。也就是國難中的國慶日。

照預定的計劃，今天是以六和塔爲目標，穿經九溪十八澗以達虎跑韜光。

首先遊歷的是靠近「南山路」的「虎跑」。其實所謂靠近，至少還須攀登一里路程的小徑。進口頗有些榛莽荒穢，崎斜難行。但愈前進愈是平坦開朗，約十分鐘後，峯迴路轉，一座幽靜禪林在望了。

同淨慈寺一樣，這裏的「偶像」也以濟公爲主。至於虎跑之得名，則亦因顯僧伏虎而來。泉水淸冽，院內布置巧秀，誦黃仲則咏虎跑泉「一彈幽澗音，再鼓松風起」之句，不禁想到「全家都在風聲裏，九月衣裳未剪裁」的哀調。

……………

從虎跑去錢塘江濱，依然是很平坦的公路。六和塔矗立在正在興工中的錢江大橋之西北，據說同海寧江邊的鎭海塔同其意義，沒有塔江水要泛濫的。不過六和塔的建築比鎭海塔雄偉，全部用磚木砌成，內有梯級，可以攀援而上。錢江帆影，羅織水面，從西面不遠的地方，可以望見富陽江的分支，循富陽而上，即是風流名士所顧到的江山船女的聚處了。

沿着江濱西行，過去秦望山頭，踏着荒草凄迷的小徑，約莫三刻鐘到達泉味最美的九溪茶場。這裏是「九溪十八澗」的進口，在這個天晴日麗的休假日，茶座上聚集着廿餘位遊人。男的在坐着臨溪石階聊天，女的在

來着足踏着溪水戲耍。茶資每位小洋一角，給他三角大洋，他僅收兩角，等我們離開茶棚，茶夥又將找零送上。這種醇樸的「作風」，在江南是第一次會到。

然後向着九溪十八澗進發。

所謂「溪」，乃是一條潮曲多姿的流水，由北而南，像是從龍井一帶注下。所謂「澗」，一名「灘」，乃是指的橫截去路的流水：亂石堆置，可通行人。溪沒有九條，而須要涉渡的澗我還淸楚的憶得，一共十一處。大概「九」是個吉祥數目，而「十八灘」之命名，也許是根據「繫舟萬安城，已聞灘聲惡」的所在而來吧？

不過這一帶天眞未鑿，整個地保持着鄉野氣。東西兩峯嶂重疊，草木叢密，山坡上還不時露出莽壯的茶田，和秀拔的竹木。沒廟宇，也沒人家。黃仲則咏龍井詩，「一路風篁引，行人度嶺來，經緣花宛轉，澗與水潆洄……」的句子，想是描寫這一帶的。

昔年同曼茵新婚，應水澄兄之邀，避暑西山臥佛寺，小友丁貢知君由市內見訪，便於一個酷熱的晌午，三人沿着寺後小溪北荣，過去周家花園，漸上高峯，石路崎嶇難行，從亂草中尋到一另敗廟，於是臥石階上聽草蟲鳴，山鳥叫，迨走上歸程，已暮靄滿山，玉兎橫斜。那一個境界，頗有類於九溪十八澗，在異鄉中遊勝跡，去日情懷，憬然心目。貢知現在四川度其新婚生活，峨眉山下多有他們的儷影，在他們的遊程中，也應該遇到過不少的佳山水吧？——不過回首北平，曷勝人事滄桑，好景不常之感！

十八澗的北端是一個小村鎭，新稻登場，男婦老幼都有欣欣向榮的神情。從村的入口，向東北爬行有石級的坡道，竹樹陰濃，夾蔽天日。又十餘分鐘而到達龍井寺。

寺的佈置很雅潔，正殿樓北同前殿放生池畔以及殿門外龍井泉邊，都設有茶桌。在殿樓上呼茗試飲，也許是心有成見的原故，果然覺得是「靈芽原有種，他處遜淸腴。」寺僧取出所謂眞正龍井茶茗求售，價格較別地方昂貴一些。

出寺而東，是一條很平滑的下山路。然後轉過山頭，又向正西穿着一帶能耕稼的山原行走。麗日中天，山風不冷。下午一時，就到達了工程浩大的靈隱。

寺的附近是一個繁華街市，而寺的背面，即是巍峨雄偉的天竺。

寺的入口東向，靠南是壁立的峭峰，峰下便是一股流水。峰石蒼翠可愛，間有佛像叢樹，點綴石面。偉大中含孕着微妙，溫柔中遮不住豪放。在這裏可以聽關西大漢高唱「大江東去」，復可以邀一位十七八的少女，按紅牙板，低吟「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了。

「不去靈隱是一件損失，」寬兄曾經這樣告訴過我。事後回味起來，也的是如此。而靈隱的美麗，全在於入口處的山水，殿廊的建築還是其次。

但因爲時間的限制，沒能登韜光覽勝，心頭未免惘惘，這一點「缺陷」，只有待於異日之補償了。

從靈隱到玉泉，這個放生池裏所存蓄的比較八大處靈光寺的金魚，在體積數量上都卓大些。池邊圍滿觀衆，西人尤多。

然後沿着大路走到岳廟。

這裏我將引証伊爾文遊西寺（Westminster Abbey）的第一段文章：

「在一個嚴肅而沈鬱的晚秋的日子，分不清朝霧與晚霞，懷着天寒歲暮的心情，我在西寺裏徘徊了幾個時辰。在這樣的一個季節，走進這樣一個令人傷感的偉大的所在，覺得十分適合。於是，當我邁進了門檻，我彷彿退入古昔的世紀，而作故國之神遊了。」

這其間，頗能傳達我自己的幾分感覺。

從幼年便慣聽祖父所講的關於岳王墳的故事。對於那一對跪在墓前請罪的奸佞夫婦，一如對於小說中的故事，感到心嚮往之的趣味。於國難嚴重的國慶日，參拜這以直搗黃龍爲職志的忠賢，其感覺或許比在平時爲深刻。在莊嚴肅穆的神像前，瞻顧徘徊，感傷哀悼之思，塡滿了胸臆。墓在殿之右側，鐵像四尊，向西而跪拜着。北二像爲秦檜夫婦，南二像則爲張俊万俟卨。碑記載明遜清某帝某年重鑄，市府佈告禁投磚石毀損，並築鐵欄圍繞。但秦像已殘剝無完膚，面目斑爛難辨。誦「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之什，不禁爲今世之甘作漢奸者揑一把汗。

由岳廟繞到孤山，在「春容不是，秋容不是」的馮小靑墓下留連半晌。然後上山，看了看凋殘的梅樹，看了看高踞湖岸的放鶴亭。據說再上去便是「學道無成，思之欲泣」的薄命詩人蘇曼殊之墓，但因爲未曾載入寬兒的「指南」內，竟未一往。

距日落尚有二小時，乃又雇定小舟，在湖心沿着蘇堤六橋蕩漾。從孤山下面西來，道出詩人願作鄉親的蘇小小墓，和「秋風秋雨愁殺人」的秋烈士塚。在兩墓的附近，忽然聳出「義士武松」的碑亭。於是我立即想起那一位戲劇式的人物，在一個「霧暗雲迷」的夜色裏，單身獨馬地唱着「我急走忙逃，我急走忙逃」，奔向梁山去的情景。

……………

原是預備去三潭印月吃茶，臨時用舟子之言，遊了一遊日趨沒落的郭莊，同工程偉大的劉莊。然後於烟霧迷蒙中駛過蘇堤，在燈火點點裏沿白堤近岸東蕩。凉風撲人，冷然秋意了。

提燈會正在湖濱擧行，人聲鼎沸，運動場上耀然如白晝。看着這種情景，心中充滿着同情與安慰。

十一日的早晨，計劃登車北歸，在嘉興也許停留三四小時，去聽一聽南湖的採菱歌聲。但迪民兄很早地便跑到旅邸，邀我們去滿覺隴看桂花，順便遊遊水樂洞。滿覺隴是應當去的，但前一日時間分配不及，竟將這個名勝給遺漏了。

這一帶也是未經修治的荒徑。一路前行，想起了郁達夫「遲桂花」的描寫。其實「隴」中無多可述，桂花衰殘了，在枝頭懸掛着的據說已是「中桂」。北面靠着山坡，竹籬茅舍，全然鄉景。

西行約半里到水樂洞，洞深約七八丈，沙彌提燈，鞠躬入內，領略一番「近覺泉生石，因知水韵風」的滋味。

正午，同迪民兄一遊花塢，竹木蕭森，山鳥亂鳴；這個淸幽的境界，據說，是較勝於韜光的。不過，沒能走到塢的深處，就這樣匆匆而來，匆匆而返了。

………

歸途從寶俶塔下面走過，碧樹叢中掩映着將賦別離的西子。這時又彷彿入了「西夢湖」所描寫的詩境中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海。

揚州雜詩十二首

梅叟

相携江步渡柴橋。馳道平連柳色遙。未到揚州先野望。炊煙茅舍雨瀟瀟。

斜風細雨廣陵城。不著閒愁亦有情。花石都含名畫意。巷坊未廢古時名。

一穗蕭疏意不窮。萬枝秋綴舫西東。蓼花不自矜顏色。祇向河流養淡紅。

古堞陰陰冒綠蘿。柴扉不掩種花多。水郵似有承平影。人意蕭閒看客過。

大虹橋外水天寬。移擢中流盡意看。我與野鷗同自在。岸廻叢葦不荒寒。

隔江嵐氣趙家山。曾見名公讌翠鬟。今日祠堂映修竹。靈光猶繞碧雲間。

（平山堂）

跨水玲瓏湧五亭。亭前小語是風鈴。垂楊多處煙全綠。古塔頹邊草自青。

有欄杆處皆臨水。在樹陰中獨過舟。月觀風亭憑縱賞。漁灣鷺港最宜秋。

龍天鐘鼓白清酣。膜拜禪規我略諳。容易水鄉成佛國。蓮花紅艷勝江南。

（是日法海禪寺有念佛道場）

詞僊俊賞淳熙世。紅藥猶存廿四橋。後八百年空悵望。黃鸝聲似玉人簫。

天人三策董江都。一井寒泉更渫無。猶篤遺經少荒宴。漢皇至竟得師儒。

鳴雨篷頭絕好聽。歸途露景又揚舲。二分帶得揚州月。七夕還看白下星。

（是夜林敦明招飲同高蔭庵吳廣叢集玄武湖舟中）



陳濟棠覇粵之由來（附粵軍統系）

篠園

陳濟棠起自粵軍，才非出衆，貌不驚人。然而奄有百粵，綿延及於八載。方其盛時，外襲第八路總指揮之頭銜，以賺取中央之協餉，內擁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之尊號，以稱覇西南。而粵人飽受其苛捐雜稅（吾擧一最苛碎汚穢之例以告讀者，吾年前游廣州，有夕赴友人讌，招妓侑觴，讌罷，友塙以粵毫劵五元，吾詢妓，汝得幾何，曰七角耳，吾詢此四元三角何爲者，曰三角以酬介紹人，四元則政府之『花捐』也，吾甚愕然，擧一反三，他不再論）以及『無烟糖』等種種之荼毒，而莫可如何。民二十二之春，珠江橋落成，市政府開盛大之展覽會，四方來會，游客如雲。而市中心區之第一公園門前，新揭櫫一尋丈硃紅大字標語，曰『救國必先討粵』。而中央亦無可如何，（凡百中央政令，無一服從，余游廣州時，交通部方有令，謂嗣後收電人之住址，可以電話號碼代之，以省繁文，余擬照此辦法，發一電致滬友，電局不受，余怒詰其是否交通部所管，彼曰，余南粵國耳，安知有所謂交通部者，余默然，此亦一好例，其後中央推行法幣，粵即假此美名，以毫劵爲法幣，濫發毫劵，轉而沒收中央大洋，此節世人所熟知者也）月惟以六十萬之協餉羈縻之。而其代表楊某，即日往來於京滬之間，惟以索餉爲務。比者天奪其魄，自取滅亡。而中央仍費九牛二虎之力，千回百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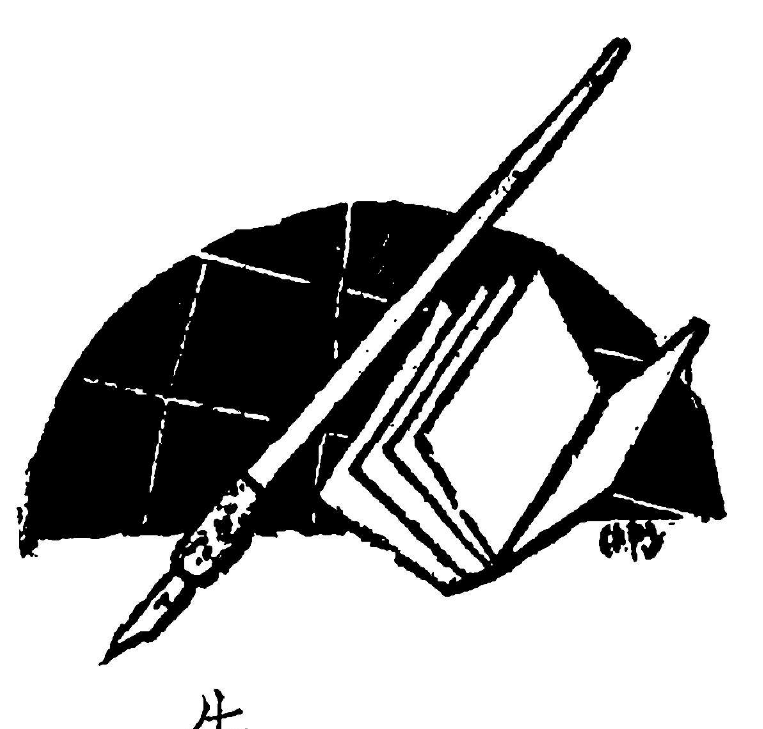
始完成其和平統一之目的。噫，誰階之厲，誰卵翼之裁成之以躋此高位者，吾得而追論之矣。

粵軍之名，推原其朔，自以陳競存（炯明）爲不祧之祖。（民六朱慶瀾撥交之警衛軍二十營）然競存已成叛徒矣，可置勿論。應斷自民九以後鄧仲元（鏗）所部之第一師爲始。鄧部乃粵軍中之骨幹也。鄧於民十一三月二十一日，自香港回省，在廣九車站遇刺殞命。（有說競存使人刺之，未知確否）代領其衆者爲梁鴻楷。迨陳反孫後，該師被命出戍西江。是年之冬，滇桂軍又東下討陳。陳部退東江，適與許（崇智）李（福林）回師接觸，許之第二軍，李之第五軍，均在潮汕覆沒。惟第一師以西戍倖存。民十二之春，中山回粵開府，委古襄勤（應芬）爲大本營江門（新會縣屬通商口岸）辦事處主任。時梁鴻楷駐江門，中山之意，正密謀聯絡，以爲驅除滇桂軍恢復粵垣地步。梁之參謀長，即李任潮（濟深），別領一部駐肇慶。維時廣西之自治軍首領李德鄰（宗仁），駐梧統領黃季寬（紹竑），已漸露頭角。任潮籍隸廣西，當然與李等有接洽，遂訂李李黃三角同盟，相約共維西江治安。（肇慶以至江門一帶，均謂之西江，即桂粵兩省交通之江流也，）任潮勢力因此坐大。古引之以爲重，乃親領其至廣州，晉謁中山，中山激賞之，立委以西江清鄉督辦，是爲任潮與國民黨發生關係之始，亦即後日第八路系統刱立之始。

未幾鴻楷被囚，任潮代將。民十三，黨軍告成，準備北伐，改編各軍，以黨軍爲第一軍，蔣介石統之，譚延闓所部湘軍爲第二軍，朱培德所部滇軍爲第三軍。任潮所部之粵軍則爲第四軍。民十五出師北伐，一二三軍全部出征，惟四軍所轄四師，則分作兩部，一部出征，一部留守，其出征者，張發奎陳銘樞兩師也，其留守者，徐景唐陳濟棠兩師也。

（未完）

勘誤　第四十四期第四十五頁「我來談談唐紹儀先生」（下）文內上欄第四行，先宦「江」西句，「江」字誤作「河」字，特此校正。



書評

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

康景澄

開明書店出版　二十五年七月
頁三三九　定價一元

這本書是以心理學立場來研究美學問題，朱光潛先生是國內批評者，也是文學家。對于「美」這個問題，在這本書裏，他曾尋出許多哲學上的線索，引証了許多哲學家關於美學的意見。

朱光潛先生寫文的長處，在于習慣了用文學的語言寫，雖是一本富有一些抽象的概念的理論著作，然我們讀它時，決不會覺出枯燥，它能使人讀得不忍釋手，一如在讀散文或傳記一類東西，輕鬆而有味。試問我們讀過他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嗎？這本小冊子，人們也許曾留下良好的印象，這本文藝心理學，仍一樣的能使一般讀者歡喜，決不會感到他在搬出一大套使人不易消化的理論與考據，叫讀者看了頭昏。朱光潛先生這幾年來固然是淵博得多了，但他的文筆仍如從前一樣生動一樣年輕。

本書的著作方法，是分篇就題討論。（除了起首四章談美感的經驗外）各篇各有一個着眼的中心點，以作研究的目標，我們若把每章分開，也可單獨去讀它。為使讀者的情趣容易集中起見，這樣的編撰，可以使讀者不以拖長而生厭。如寫文用文學的語言比用科學的語言能引人感有興趣，乃同一道理。

書前附有朱自清先生的序及作者的自白，聞此書于數年前就有意發行，然而經過幾年來的修改，面目已易。我們若拿出朱自清先生的序與本書的內容一對照，就可看出來其中的分歧，因民國二十一年的原稿，作者是根據了形式派美學的機械觀來分析美感的心理經驗，然而延至今日才出版的這本書，卻是從了有機觀指出了機械觀的錯誤。作者說：『形式派美學的錯誤不在它分析所得的結果，而在它用分析法所假定的機械觀；不在它對于美感經驗以內所肯定的，而在它對于美感經驗以外所肯定的。它的錯誤和十九世紀機械觀的心理學一樣，專分析部份而忘去全體所有的屬性。單純的直覺和單純的感覺都一樣地渺茫，在實際經驗中決不能獨自立。』（頁一七〇）這段話很抽象，但本書的骨架即在此。換言之，作者幾年來苦心所探索的，就是這幾句結論。我們說朱光潛先生的觀點完全變了，是一

點也不假，他在本年哲學年會提出的這篇——克羅齊美學的批評——論文，（本書第十一章）即是抓着這個新得到的觀點而出發。再看朱自清先生的序上說：『譬如「即景生情因情生景」，豈不是都已成了爛熟的套語？但孟實先生以「即景生情，因情生景」的「生」就是「創造」』所謂朱光潛先生以「生」就是「創造」一語，乃是克羅齊的「表現即直覺」說及「直覺亦創造」說的雛形，是他前幾年所信認的學理，現在呢？他竟反過來要駁斥克羅齊的學說了，因克羅齊的「直覺」說忽視了「傳達」與「價值」等問題而難成立。本書把朱自清先生的序排印在前頭，我們不會笑它矛盾嗎？決不，朱光潛先生在自白中亦曾明言，我們在這個地方，反能幫助讀者來了解學者治學的態度，學者怎樣苦心的去鑽討學問所遺留上的痕跡，怎樣從一個不合邏輯的圈套裏面逃了出來。

本書起首四章，是分析美感的心理經驗。如第一章解釋「形相的直覺」，就是說當我們在欣賞自然或藝術的一剎那間，應該把時空的界線衝破，不容有一點抽象的思考，當看一張畫或讀一首詩時，要忘記自我，畫裏的詩境，恍如身遊其中。第二章說「心理的距離」，一件藝術作品的完成，不該照現實面目加以逼眞的刻劃，同時又不該離現實過遠；如看戲，把欣賞引帶進了想像的境界，同時卻又使其在現實上徘徊，其間須要有一段不即不離的距離。第三章講「物我同一」，當聚精會神來觀照時，目前的「形相」吸取了我的情感，因之生氣化。我呢？也把物的姿態擬爲自我的返照。至于第四章，即是根據第三章講物我交注的移情作用，找出生理上的基礎，以解釋「內模倣」說。以上四章，是以欣賞者的立場而談美感經驗，也就是形式派美學對於美感經驗以內所肯定的幾點論據。至于對以創作者立場討論美學的，有第十三章（想像與靈感）及第十四章（天才與人力）。其外尚有第六章（美感與聯想），第十章（什麼叫做美）等，皆是從心理學的觀點來解釋「美」。

小說家只管寫小說，戲劇家只管寫劇本，但他們的腦裏時時卻也在想到「藝術與人生」等問題。本書第七章及第八章（文藝與道德）即着眼這個問題而發揮，從前的人把藝術當爲道德的宣傳品，後來又有人喊「爲藝術而藝術」一類口號，其實他們都過于偏倚。本文給了我們一種新的說明，要討論這件事，當要注意下列幾個問題：第一在美感經驗中，從作者的觀點與讀者的觀點看，文藝與道德有何關係？第二，在美感經驗前，從作者的觀點與讀者的觀點看，文藝與道德有何關係？第三，在美感經驗後，從作者的觀點與讀者的觀點看，文藝與道德有何關係？（頁一一二五〇）一件事，若快纔了當的下斷語，就要失之偏倚，我們須要切實的思慮，更須要把一件事的多方面的關係接串起了下斷語，庶幾能得公允，治學的態度不也就是這樣嗎？又書中第九章談自然主義與理想主義的錯誤，這篇文字，凡曾對「形式與內容」「寫實與寫意」等問題下過一番思考的人，不妨參看參看。再者，如第十三章說詩人的靈感是「潛意識」突然間的活動。把悲劇的喜感，用英國心理學家布洛的心理距離說而下解釋。（第十六章），這些都可稱創見。

文學批評的理論建設，若以中國作品作爲針對的鵠的，在國內尚無其人，這本文藝心理學可說是陰天裏掀開一片藍天了。自西洋文學思潮輸進中國來，美學問題，漸漸爲致力文學的人所注目，然而一般人僅僅粗知一點外國人的見解，襲取他人的色相，至于自己呢？簡從未用鏡子照一

呢。一般人只知自矜賣劣，也就無心修飾，這眞是有點太不自重了。還本書的出現，它不僅介紹我們國外學者的立論，並且把我們自己的作品如陶淵明及李杜的詩句，也會根據文藝批評的理論，分析出這些詩篇所引起的美感經驗。進一步的講，我們既得吃洋餐有洋味，中國飯有中國味，這是民族內在性格的不同；更知道吃洋餐要用刀叉一類食器，中國飯卻要用竹筷即足，這是形式的不同。所以文學批評的理論建設，若有人肯就自己國內的作品下心研究，同時把西洋人的學說加以取捨，想日後我們必有新的發見。這本文藝心理學多半是介紹外人的言論，至于對本國作品，舉出來加以研究的，似不能稱爲豐滿。眞的，朱光潛先生所做到的工夫，可說只給我們將「美學」這種學問的發軔及其歷來的發展，做了一次史的介紹；只可說給了我們一層史的認識；若說到以本國作品建立了新的創見，那仍是微乎其微，這種工作，也只好期待來日了。

話說回來，一個學寫小說的人，他不該囿于小說的技巧上下功夫，爲增長自己的視野，補充自己的學識，所以也應該讀文學史一類東西。至于美學與文藝批評理論，也是每個致力文學的人所應當看的。再如一個從事批評的人，他必須要史的認識，更得要知道一線相承下來的文學思潮，把歷來各家的理論搜集腦中，再用自我的腦子濾一濾淸，以對付放在眼前的一隻曲子，一張畫，或一首詩。國內的一般批評家多半忽略研究美學及文藝批評理論，只憑一己的俗見去下武斷，這樣的做法，是費力不討好的工作。試問一張空頭支票，它能換出相當的價值來嗎？朱光潛先生這本文藝心理學的出現，相信必會引起國內研究文學的人的注意，這是無可異議的。

總之，朱光潛先生只可說是一個冷靜的觀察者，稱不起是一個新見的創立者，是美感經驗的分析者，而非立論者，是史的沿革的說明者，而非某一派主潮的辯護者。這本書只泛論及各家的學說，他的功績，只做到這一點。

其中附有近代實驗美學三篇，乃將國外各家所研究得之收穫，經過一番採集，而予以介紹。這三篇，至爲珍貴。

于青島

松海和章夫人韻寄呈李印泉閣揆

許情荃

萬壑樹成海。華陽深復深。松風樓上聽。疑是水龍吟。
翠濤千萬頃。雲海擁山深。風雨神龍臥。誰爲梁父吟。

題如臯許情荃先生畫隱園圖

王陶民

何須避世箕山上。且築名園雉水前。木石淸奇皆畫本。
烟雲供養作神仙。

評「日出」

張振亞

四幕劇　曹禺作　載「文季月刊」第一卷第一，二，三，四期

如其在「雷雨」中，曹禺尚將人生視為一團不可理解，思議的神密，在「日出」中，他至少已將這神密觀念打破，不，他甚而將人生看了個透亮了：他提出現實中最值得揭破揚露的所在，探索，玩味，嘗弄個精熟悉爛，依據最高智慧—藝術家洞察，體會萬物的智慧，至上的正德—藝術家底愛人愛物的正德，深厚的情感—藝術家底撼人心靈的情感，傾注全付精力將其表現出來。精誠所至，醞成一股蕭摯氣象；讀「日出」後再讀宋春舫底「五里霧中」，立即感到一個顯着差異處，這差異不是指體裁底不同：一悲劇，一喜劇，而是說：就是基本態度看，相形之下，一莊嚴，一稍輕浮。

他有了正確觀點：突飛狂進，他豁然悟到：羣衆底力量與偉大，工作底高貴與莊重；在劇底旁溝偏徑中，他隱約，暗示地將這意念影射出；匆蔑視這不成格具，身居卑位的意念罷，這裏藏伏着人類底標達路線和作者底光榮前途。[illegible]象徵這意念的一本書名：「日出」，作為全劇底名子，想是由於鍾愛這意念過分深厚底緣故。

大都會生活中那最慘，最下流，最反人性，然而最普遍，最有勢，且掛着冠冕外形的部分，是人所共知共見的；但是，文藝者中無人赤坦寫出，一般人中又無人不視為家常，應當。我流着淚感謝作者，由於他底仗義的（讓我用這俗辭來表示我底敬意。）抒繪，人們將從昏睡中醒來，對這貪黷社會感到激怒。作者應知道：他的精力的耗費，將得到無上代價；饒我不會措辭，我願說：寫完這劇本，作者就算是過力累死，亦非常值得的我稱作者為「文藝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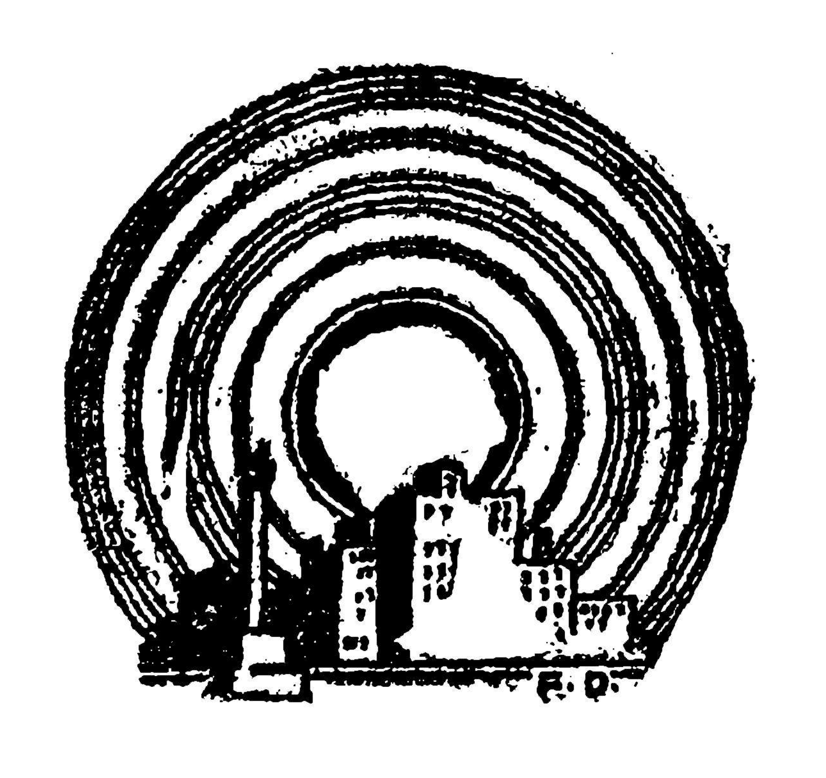
睜眼看看：有多少年青伶俐的女子，過着錄為小姐，交際花，娼妓的日子，陶冶成目空一切，鄙夷純眞情感，放浪形骸，厭煩地貪戀着物欲，輕生又戀生的脾氣？有多少少女被拐，賣進人間活地獄，受着非法慘刑的收拾（我聽說，慘刑中的一種是：將手杖揷入生殖部分裏。）？有多少人犧牲全個精神在金錢堆中打滾？有多少人滾也滾不上去？有多少人恃金錢為護符，隨意獸行，無法無天，當着陽世的五殿閻君？低頭想想：這些這些是誰造成的？將來怎樣辦呢？本劇所處理的，就是此等問題。

作者刻塑出許多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如露露，顧八奶奶，李石淸，胡四。劇中場面豐富，[illegible]深刻，動作衆多，表情複雜，皆是工力到家的處所。

作者有的是聰明：事象底原因他不細表，他把一肚子路兒遁遮於工人的歌聲中，「日出」中，露露的朋友方達生中；顯示不充分（顯示不充分不必硬派為毛病的。）却留下一股餘音。

在中國劇本創作中，許有更平易，虛玄的，許有更率直，天眞的，許有更俏皮，逗趣的，但沒有更嚴肅，鄭重的，曹禺是他自己。

從宗教性轉入非宗教性，從觀念轉入現實，從天堂轉入人間是作者創作過程中的一大契機。



外論介紹

世界經濟合作前途

League Will Fight on to Free World Trade

The New York Times, Oct. 11, 1936

C. K. Streit 著

自從英法美三國貨幣協定成立後，「經濟合作」和「自由貿易」的口號又在國際間流行起來，國聯當局對此，也竭力贊助，並以領導者自居。這種運動未來的命運如何？下面是「紐約時報」的一篇日內瓦通信，對此問題，有所啓示，特加介紹。

近來世界各國都籠罩在極端國家主義的空氣下，這種極端國家主義的範圍，包括政治的和經濟的，其意義不啻就是「戰爭」。自從最近英法美三强成立貨幣協定後，法國，瑞士，荷蘭，義大利都相繼減低關稅壁壘，國聯也在鼓吹普遍廢止各國對外貿易的限制和外匯統制。歐洲國際經濟的前途，眞的就能從此脫離極端國家主義和戰爭的危機，而走上共存共榮的光明大道嗎？

這問題有樂觀和悲觀兩種不同的看法。三國貨幣協定成立，無疑地是脫離經濟國家主義的一個重要步驟，然而這只是開始的一步，而不是最後的一步。現時所謂經濟合作的範圍，只限於大西洋西岸的三大民主國家；而牠的前途能否日益發榮光大，抑或中道夭折，其關鍵却在於其他各主要國家，是否也能加入合作。要完全實現世界經濟合作，必須先滿足了下列三個條件，即：(一)澈底穩定世界幣制；(二)根本解決「戰債」問題；(三)迅速成立新羅迦諾條約，消滅第二次歐洲大戰隨時可以爆發的危機。

目前日內瓦人士對於這問題是深抱樂觀的，他們懷着「一鳥在手，勝於衆鳥棲林」的觀念，以爲隨着三國貨幣協定的成立，前途發展，必可漸趨光明。

可是從悲觀方面看起來，三國協定却並不曾澈底樹立穩定的幣制，也許反將促成英鎊和美元的鬥爭。況且這協定在國際間的反應，也不完全良好：經濟方面牠更加深了簽字國和非簽字國間對立的程度，政治方面牠更加强了德，義，日本等國破壞現狀的決心。

要免除上述的危機，只有一條途徑，就是各國政府心理的改造，肯在必要範圍內忍受一點犧牲。國聯秘書處的專家們相信這種犧牲是可能的，不過他們都是經濟專家，對於國際政治的認識，也許未能完全免於淺薄。

現在讓我們丟却理論，來看一看目前的眞相究竟如何。在幣制方面，基礎依然極不穩定。三國貨幣成立後，世界各大國中已經沒有一個再保持着眞正的金本位。這種現象，是一世紀來所未有的。而且各大國的貨幣價格，亦隨時有大量變動的可能。

其次在國際貿易方面，現時最大的障礙有兩種，即(一)高關稅，和(二)外國商品輸入額的限制。據國聯經濟委員會的調査，第二種障礙的爲害，更勝於第一種。因爲高關稅壁壘尚可以用縮小成本減低價格等方法來渡過去，而輸入限制實在是無法飛越。

最近法國，瑞士，荷蘭皆相繼減低關稅，然而並不曾廢除輸入限制。而且法瑞等國貶低幣值百分之三十的結果，不曾提高外貨價格百分之四十五；一面雖說減低百分之十五的關稅，外貨價格也仍有百分之三十的上升。所謂減低關稅，事實上反變成增高貿易障碍了。

由此可見只有少數國家携手是無濟於事的。最近國聯正在籲請北歐及美洲各國加入經濟合作。中歐和巴爾幹諸國代表也曾向國聯聲明，只要德國重返日內瓦，她們也願意參加。

所以歐洲各國乃至世界各國經濟合作能否實現，其主要關鍵實在於德國。目前德國是實行外匯管理和輸入統制最澈底的國家，必須和德國成立妥協，國際貿易的障碍才有淸除之望。同時義大利和日本的情形，也和德國一樣；義日兩國假如置身事外，那麼，世界經濟合作的前途也還是渺茫的。（丹楓）

義德合作與英國

Italy and Germany

London Times, Oct. 26, 1936

十月下旬，義外相齊亞諾曾訪問柏林與白爾加施特加登，德義合作更見密切。關於此事，倫敦泰晤士報作如下的評論。齊亞諾所發表的公報，不過是表示德義相互友誼與願意合作的性質。德國正式承認義國併亞，使義國得到滿意，從齊亞諾的談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德國正計畫在亞比西尼亞從事商業活動，這計畫已與義政府審愼的研究調整過。德國的目的無疑的在開發亞比西尼亞的礦產，如果德國在那裏眞的有獲得某種原料的希望，英國並不難過。不過德國貨幣的困難，在亞比西尼亞和在其他與德國通商的委任統治地一樣的大，除非德義兩國對此有特殊的妥協。

大家都相信，關於多瑙河流域的經濟開發問題，德國曾尋求與義奧匈三國合作的辦法，但像是還沒有得到具體的結論。齊亞諾說，在多瑙河流域將有友誼的合作。一旦中歐各小國與其南北鄰邦有自由的經濟交易，與相當的政治安定，只有中歐各國能得到眞正的繁榮，但中歐的繁榮最後必使中歐以外各國得到利益。至於義外相所發表的公報中的其他幾點，我們相信，德義的意見在大體上是一致的。他們願意合作，訂立保障公約，樹立西歐的安全；反對現今形式的國聯；深惡共產主義。不過公報中對這幾點沒有淸楚的說明，究竟他們是否如他們的願望那樣成立協定，還是疑問。聽說德義兩國政府對於英政府召開羅迦諾會議的照會的覆文並不是完全一樣的，他們都提出難題，但是不同的難題。義大利仍是國聯的會員，她不願意犧牲和蘇俄經濟來往的利益，去一心支持德國那種不顧一切的政策。

關於西班牙問題，義外相的聲明是有利於叛軍的，德義兩國都準備承認叛軍政府。德義兩國願意看見西班牙恢復「在國際上的正當地位，享有絕對的國家與殖民地的完整」，這可以打消西叛軍以割讓海外領地，換取德義援助的謠言。該報特別指出，這種聲明表示德義仍在遵守不干涉的原則，德義政府的態度與英國的意見無多大區別。如果西班牙政府堅決反對交換俘虜的辦法，英政府即將考慮承認弗朗哥將軍政府。

在這種情勢之下，英政府沒有旁的辦法，只有趕快充分的擴軍，那是保障本國安全，避免西歐戰禍的唯一辦法。外國因英國愛和平願裁軍，老早便得到完全錯誤的印象，即是英國將不惜出任何代價來維持和平，這種印象是必須除去的。反之，我們的戰爭義務應當加以限制與確定，不能以爲英國在任何情形下發生的主義上的鬥爭，都會被捲入。但任何侵略的行爲，不論是施之於英帝國的任何部分，或是她的交通線，或西歐的鄰邦，英國都要以全副武力去對付，或按情勢的需要參加各國的共同行動，這是該文的結論。（孝生）

馬克將否貶值？

Military Economy Strains Germany

The New York Times; Oct; 18, 1936

Otto D. Tolischus著

國社主義和共產主義兩樣，它的根據不是經濟而是政治的理論。所以經濟只好附麗於政治。凡是於政治有利的經濟措施，就是好的，否則便是不好。

德國對於世界一般經濟問題的態度，也以上述爲基準。在貨幣貶值潮流盛行的今日，不禁令我們聯想到一個問題，就是：德國將否實行貨幣貶值，以與世界經濟情形，打成一片？或者是採取一種經濟鎖國政策？

答案是德國對此二舉，或將雙管齊下。它們不是互相排斥的；反過來講，二者對於她的經濟政策，全是主要的因素，而且二者全已經實施到某種限度。但是二者之間，經濟的鎖國政策是尤其重要。

希忒拉的政綱，是以德國的龐大軍力做基礎。軍力第一，要依賴軍隊，但是它也得仰仗着國家的經濟資源去供給戰時的軍需和民食。德國的資源既然不足以供完全鎖國政策的需要，所以她決定至少要能够達到一種「戰時經濟鎖國」的程度，再加以在中歐方面所能取得的供給，方才能够使得她一旦遇有戰事發生，有力去抵抗財政或是海軍方面的封鎖。

希忒拉第二四年計畫的根據，就是使得食品，油類，紡織和橡皮等的比較自給自足，以及其他輸入品的大量削減。德國要避免絕對的依賴國外的產品。在四年計畫容許的限度下，德國將要繼續和外國貿易，但是她將來的輸出，毋寧將爲奢侈品而非必需品，而他國則將供給她麵包所需的牛油。

德國全國對於這種目的，並沒有意見的歧出。這種目的將要被儘量的推行。但是它的種限度究竟如何，却是一個爭論很烈之點。第一就是推行新計畫的財政問題，以及德國人民究將作如何的犧牲。據一般的估計，希忒拉第二四年計畫所需要的經費，將和以整軍爲目的的第一四年計畫相等。在第一計畫中，德國的財政經濟已經呈現竭蹶之狀，所以國社黨的發言人不得不向人民呼籲，爲了買大砲而犧牲牛油。第二四年計畫的經費從那裏籌措，現在還是一個謎，政府將要請求人民再作什麼犧牲，這是今日德國人所切願知道的。

但是國社黨對於這種問題的解決方法，却很簡單。他們只要對於利潤，工值和物價作更進一步的管理，並且對於工業和勞工，使得它們更傾向於「軍事的共產主義」化，我們看蘇俄的獨裁行動，所以對於德國，感到更多的興趣。現在國社黨的宣傳已經向這方面跑了。

和這種展望相反的，就是正宗派的一些因素，國社黨叫它叫「資本主義的經濟。」尤其是工業家和財界以爲這種極端的計劃，或者是可以稱做英勇的，但是這個不合於經濟原則。他們怕這種辦法會損害德國的財政和人氣。他們相信，德國得救的途徑在和世界經濟作更密切的接觸，使得她能够多多的輸出和輸進。他們並且以此爲這是造成戰時經濟鎖國政策的前提。

要達到這種目的的方法之一，就是正式貶抑德國貨幣的價值，而參加以英法美爲中心的大西洋貨幣集團。但是國社黨的首領却反對這種貨幣貶值的辦法，因爲：第一，他們不欲喪失威勢，第二，他們不願意用政治的代價，去獲得他國對於經濟方面的讓步，以便於令貨幣貶值一舉，發生真正效力。

但是據外國觀察人的看法，有三種因素逼迫着德國，不得不像他國一樣，去嚥下這粒苦的丸藥。第一是對外貿易的困難情形，第二是財政的拮据，第三就是物價的迅漲。

至於德國貨幣貶價的時間問題却要看今後數月間的貿易狀况，到那時候德國的輸出將要感受到新近各國貨幣貶值的影響，而德國的內債的負担將要到達不能忍受的程度。

（歷樵）

歐洲的軍備

Armaments in Europe

倫敦泰晤士報十月二十四日

Lloyd George 演講

英國前首相路易喬治十月二十三日在曼哲斯特市自由貿易大廳演說歐洲軍備問題，茲介紹其要點如下：

路易喬治說，他澈底反對獨裁。現在國際前途如何？日日趨惡化。何時發生事變，無人能夠預言：但是一般公認自大戰以來，前途黑暗未有逾於此時者。試看各大列強業已放棄會商，發生爭執，擦拳磨掌，怒目相向。彼此之間成立敵對團體。尤其不幸者，為應付此種情勢而成立的國聯，因為我們的行動而失掉信用，威望掃地。

「各國刻正瘋狂的擴充軍備。一九一四年前我任財政大臣時即努力反對擴充軍備。我常說這種軍備擴充終將自焚。有人要問，這種情勢是否英國也應當擴充軍備？當然這不是我們擴軍的正當理由。」

贊同擴軍的人，以為德國陸軍龐大，可以壓倒法俄，同時可以使我們的城市變成灰燼。德國陸軍如與新征服強國之義國陸軍聯合，歐洲即在彼等拳握之中。事實如何？法俄軍備自數量訓練及設備言，皆為世界今日最強大的陸軍。有人說法國今日連後備兵計算在內，有訓練的軍隊可達五百萬人。氏引証公文，謂「此並不正確。惟德國要想創立一個在數量，訓練及設備上能與法國軍隊相埒之陸軍，需要許多年方能成功。如果義德此刻保有可以摧毀法俄及我國的優越軍力，我們就沒有辦法，情形自然不同。但實際與此恰正相反。」

歐洲現時最強大的海軍為英法所有。僅是英國一國的海軍，現時已足與歐洲各國的海軍對抗。無論如何，德義單獨或聯合絕對不能對抗英國一國的強大海軍及英國海軍與法國海軍的聯合。邇來常有無稽之談，說英國在地中海遭遇危險。氏云，他在地中海遇見許多海軍人士，他不能說出海軍人士對於此種觀念謂一旦有事，墨索里尼攻擊英國，地中海英國艦隊不能與義國抗衡之忿怒。地中海縱沒有危險，墨索里尼是一個很能幹很賢明的人，不是一個傻子，他絕沒有在地中海作這種傻事的絲毫意向。

論及空軍，氏謂，任何國家不能僅用空軍作戰即可獲勝。今日的歐洲，空軍最大者要推蘇俄。除開英國，法俄聯合對於空軍中可以維持絕對優勢。縱然假定義德要攻擊英國，縱令他們可以暫時制霸空中，可是在陸地及海上他們總要在敵人控制之下。

如果因義獨裁者的侵略行為而發生戰爭，反對他們的力量如此強大，不信他們要作這種不智的挑釁。我們可以說，獨裁者不依賴對於反對的聯合處於優勢，而依賴其他列強的缺乏一致。這是真正的危險，軍備的弱小其次焉者。因此我們不用去鞏固軍備，應當去鞏固合作。我們現在應當集中精力的不在單獨擴充軍備，而在鞏固國聯力量，集體安全及普遍裁軍。（季康）

恐怖籠罩下的但澤

Danzig under the Terror

The Nation Oct. 17, 1936

Henry C. Wolfe著

所謂自由城的但澤（Danzig），形勢已日趨尖銳化，國社黨人，跋扈囂張。國聯方面，因為所派的駐但代表，遭市政府的反對，特地請波蘭出來，想把這件事疏通一下。

國聯對於但澤問題，雖然已予以十分的重視，可是依照目前的情形看來，恐怕已嫌有點太遲了。

但澤之所以能得到獨立的地位，是根據

凡爾賽條約第一百條至一百零八條，和但波協定。依照本來的計畫，原是供給波蘭一個出海的口岸，所以維斯都拉（Vistula）海口劃爲中立地帶。現在，如果但澤屬了德國的話，她就失去了經濟的海岸後地，而且，還會很快地步了斯達汀（Stettin）或者盧拔克（Lubeck）的後塵。

可是，國社黨對於但澤的注意，並不在於經濟方面，他們是想在但澤名義獨立下，消滅那班反對的共和政體者，使得希忒拉在但澤的權勢，不致受到威脅。去年的投票，因爲在柏林的指揮和資助下，國社黨居然得到百分之五十九的票數。但據反對者的意見，如果實行民衆自由投票的話，但澤的國社黨，必定失敗無疑。由此可見國社黨在歐洲的處心積慮了。

六月十二日晚上，一部分德國國家主義者——反對者中的保守份子——在一個天主教的酒館（St. Joseph Haus）開會，忽然來了幾千個國社黨的衝鋒隊員，結果大鬧一場，還死了幾個人。事情發生的第三天，希忒拉的個人代表福斯德（Herr Forster）就發表聲明，限在三星期以內，將反對黨全體肅淸。

在這種情形之下，波蘭人當然要感到相當的威脅，所以在國社黨暴動事件了結以後，八月間，法國軍事領袖甘美林將軍（General Gamelin），就被請與波蘭軍事領袖李滋斯密格萊將軍（General Rydz-Smigly）會晤。等到九月初旬，李滋斯密格萊將軍又親自到法國來，參觀軍事演習，增强法波同盟，及接洽法國對波蘭信用借欵，以便購買軍火等等。這個消息，傳到柏林以後，希忒拉聽了，當然要感到相當的不安。

可是，波蘭對於德國所採的種種舉動，並不能解決但澤問題；加之德國在但澤的行動，絲毫不把國聯放在眼裏，因此國聯駐但代表萊斯德（Sean lester），既不能阻止國社黨的暴行，又不能行使自己的職權，眞有進退兩難，哭笑不得的苦衷。現在，假使國聯眞有决心來維護但澤的話，她是可以得波蘭的帮助，因爲目前波政府已經覺悟德國侵略野心的危險，如果德國得到但澤以後，第一步念頭，就要轉到波茅斯（Pomorze）的身上了。

目前的但澤，情形日非，人民常常被送進「保護監獄」其實就是變相的被國社黨拘留。言論自由，固然談不到，就是批評國家社會主義的出版物，也不能發售。但是，從反面說來，德國的宣傳品，却充滿但澤市，反猶太人的空氣，也非常濃厚，他們希望波蘭和捷克會發生糾紛或者自己內部起了紛亂，沒有餘暇來干涉但澤的事情，那麼他們就可以放手做去。但是但澤的人，則希望歐洲政局，忽然發生變化，使但澤能脫離德國的勢力。總之，正如英國西錫爾貴族（Lord Robert Cecil）所說：但澤的現狀，是在「戰爭的朕兆」中。（蔭恩）

美報論蘇聯黨獄

The Moscow Trials

The Nation Oct. 10, 1936

蘇俄人民政府司法委員會近以英文公佈關於特羅斯基與齊諾維夫恐怖黨（Trotskyite-Zinovievite Terrorist Center）之法庭審訊檔案。該案十六人之奇異審判，其中包含老包爾什維克主義者數人，渠等承認犯罪；而英語通行各國對於該案之注意，蘇俄政府亦能深知之，一如其所預料。在起訴書中「被雇用者」（mployees）供招彼等曾計劃暗殺蘇俄領袖人物，以圖獲得政權。其最要者即爲彼等咸供特羅斯基爲其精神領袖且爲彼等活動之實際指導者。彼等有名與爾伯（Valentine Olberg）者更証明特羅斯基曾與德國秘密政治機關（Gestapo）密謀暗殺史塔林及推翻現政權。此最後一項之供詞，對於全世界實不啻一大霹靂。

惟根據該檔案，並不能決定該問題之是

非。因其中大部份重要供詞，全爲略述，非公布所習用者。尤使人啓疑竇者，即該檔案除秘密審訊之供詞外，並無任何文書上之証據，呈於法庭之上，（僅有一例外。）據當時報紙所載，被告大多善於辭令，對於承認彼等被控之罪狀時，恒以動人觀聽之態度出之。其始終頑强不屈者只有一人，此人即被認爲「特羅斯基密友，而蘇俄國內之實際組織者與領袖」之斯莫諾夫(Smirnov)。據該檔文稱：斯氏「否認彼曾參與恐怖工作之直接活動，僅部分的承認其犯罪。彼之否認與彼在私下審訊時之供詞，以及其他被告之証明，均相矛盾。報告又稱：「但有此等不能辯駁之事實，斯莫諾夫最後亦招供其罪。」

本案之審訊，亦如前此類似之政治案件，其審訊方式絕異於民主的法律精神。而在政府統治下的報紙的預先判定，尤爲驚人。在審訊開始之前三日（即八月十六日），據「每日工人」報稱，蘇俄報紙咸刊有羣衆要求對被告嚴厲制判之消息。同日眞理報亦有電訊如下：「經過偵察之後，已顯示一驚人的密謀。……在全世界共同屬目之審判下，此等罪犯將招認其可鄙的行爲，而取得其應受之罪責。」報紙先作此驚人的判決，則審訊是否仍能保持一般審訊之意義，殊不能索解之矣。

倘僅因公然反對不能存在於蘇俄，然潛伏之反對終不能祛之使去。此反對之由來，或因特羅斯基之公然始終如一的對於史塔林政治之批評而造成。蘇俄政府自將設法鎭壓之，然特羅斯果爲其實際之指導者，彼亦應獲得固定政府所加施之刑罰。但蘇俄政府對於本案之審理，既然公開，則審判之進行，必須按照普通証據及普通個人保障之規則。惟有犯罪証據確鑿，使足以增加政府之力量也。

在外人觀之，特羅斯基與德國秘密政治機關之陰謀一節，似最爲嚴重，然亦最不可信。而關於此點之証據亦最爲薄弱。特羅斯基與德國密秘政治機關之關係，係出之於與爾伯之口，與氏在莫斯科之審判，曾作第一次與第末次之露面。但據特羅斯基聲稱，彼尚存文件，証明在一九三〇年之初與爾伯曾企圖任彼之秘書，但以有間諜之嫌疑，而遭拒絕。

關於此案之動機，以及蘇俄審判之經過，雖爲一種隱謎，但其主要之定義，則殊不能隱蔽。新憲法雖有保障人權之規定，但蘇俄整個司法，仍爲政治原因所左右，至屬明顯者也。（西夷）

羅斯福的勝利與美國

日本「讀賣新聞」十一月八日

杉森孝次郎著

羅斯福之戲劇式的大勝利，使人得到很多教訓，就中最有魅力的，爲其社會主義的傾向。當然這並不是徹底的，第一羅斯福氏本人是一個富有者。但是他的眞正的同情，明明是在無產者與中產階級。這是反映他的性格，又証明他的智力聰明與見識。他確實看到了時代之必然的進展。但是當然也有美國社會之餘裕性的反映。在歐洲與亞洲各國想看亦不能見到的環境的奢侈與安全，只有在美國才存在。決不是他國單純的所可模倣的。

但是羅斯福此次大勝之最刺激我們的興味，注意，思索與想像的地方，就是金元國的美國，資本主義的美國，也染上一點社會主義的顏色。若照蘇聯那樣看，則是表面的觀察。美國的青年間發生了一派社會主義的思想與熱情的歷史，實爲近年一種冷靜而顯著的現象。民主主義之最先發達於政治社會生活方面，是美國過去的歷史，他這民主主義近來漸在經濟方面開拓了新領域。一種改宗的覺醒的是最近進步的美國的一種特徵，羅氏在其性格上與智能上，不管其年齡與個人的環境如何，確是在參加其間。「此次的選擧是羅氏的勝利，因爲勞工大衆一定投他的票」，這種由去年以來的定評的表現，確有一面的眞理，但是羅氏的一隻脚，至少是踏進了進步的大勢之中。此實認識時代的一種絕好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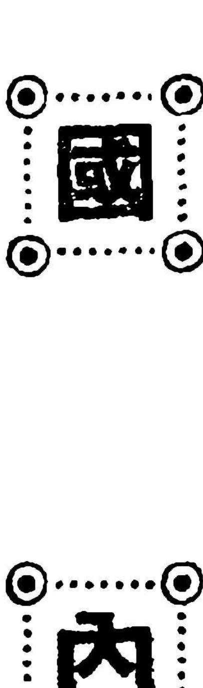
總之，經濟的民主主義時代是正在到來。這種民主主義一面是不願被支配的。這是含有自由主義的主張。但是民主主義在方法上是需要一種統制的。羅氏的思想在這一點是深而强化的暗示健全的第三種形態。不過直接的必定是採取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由此又可以明瞭現代國民主義的面。（子修）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廿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起
至廿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止

本週中日商談，殆完全陷於停頓，張川越第八次之會面，迄未定期。許世英兩度訪問有田，亦僅就我國之意旨，加以說明，故毫無進步可言；就目前形勢觀察，一時不易發現有接近之可能；蓋日方仍不放棄其「防共」問題之見解，我國則即關於華北，亦應先具備若干先決之前提，方可商談；近日綏東形勢緊張，關於此項商談，益無法繼續。蓋國土既在被傾之威脅中，自無法爲從容之外交折衝也。日方輿論，亦多主張將此會談，早日結束，若干懸案，留待將來再談。綏東形勢，近日益緊張，匪僞軍已數度進犯平地泉被擊退，而調動補充，仍甚繁忙；其操縱指使，背景顯然。幸我守士將士，奮勇煥發，全國民衆，亦已一致而援助。冀察方面，雖略受綏事之波動，地方秩序尚平靖，通航問題，似已告一段落，惠通公司之「八卦機」，業已正式開航矣。

國外大事之最引人注意者，厥爲德國之廢止萊因國際通航制度，英法各國，莫不震驚，至此凡賽爾和約所加諸德國束縛，完全解除矣。義奧匈三國之維也納會議閉幕，重締新協定。奧匈且正式宣布承認義之吞併亞比西尼亞，從此中歐之法西司勢力，又深入一步。此外尚有一驚人消息，即美報記者所述德日兩國已於兩週前締結同盟，言之鑿鑿，在目前之國際情勢上，德方以反俄十字軍爲號召，殊未敢証其爲必無也。



國內

匪僞軍進犯平地泉

自十四日夜起，匪僞軍犯我平地泉，在北一百八十里之紅格爾圖地方，發生前哨戰。十五日晨某方飛機於八時及十時兩次偵察我陣地，某方由多倫運到張北毒瓦斯砲彈十七輛汽車，並有毒瓦斯放射器兩具。十五日匪軍攻紅格爾圖六次，下午六時卒被我軍擊退。是日晨，匪僞軍三千餘人，繼續攻撲我紅格爾圖陣地，飛機七架助戰，擲彈數十枚，山野砲多門猛烈射擊。我騎兵及當地保衛團分入碉堡應戰，直至下午六時，匪死傷甚重，卒未得逞。我團丁稍有傷亡，十五日晚大雪，達密凌蘇龍在前防率蒙軍，協同團隊擊匪，遂部在紅格爾圖一帶地理極熟，予匪打擊甚重，十六十七兩日匪部仍不斷進犯，均未得逞。據東京報紙稱：匪軍最近即得總攻。蓋迄至十七日晚止，戰事尚未全面展開也。

前方士氣極爲振作

據大公報十一日歸綏電：綏遠人心，此外間想像者爲安定；政府與一般民衆毫無忙亂現象。晉綏當局在其應有守衛領土職責上，已有其應有之準備與決心，不惹事，亦不怕事。中央對綏局之態度，衆信有較深切之認識。李守信，王英等及某方操縱下的蒙僞雜軍，因其官兵始終爲中國人，決不能對我軍作殊死戰，現亦無此士氣，致嗾來犯，其所能發揮之力量亦有限。最近某方行動似集中於兩點：甲，逐漸運輸蒙軍於陰山北之百靈廟一帶，目的在威脅歸綏，并牽制綏西後方。乙，一面由察輸送軍火至綏北，一面重價收買糧食，以爲久計。綏境糧價之高漲，與此有關，綏局之惡化與否，全視某方之是否進攻，故和平之責任，全在對方，綏東此時

已降雪結冰，朔風刺骨，前方士兵多缺乏皮衣褲等，後方民衆對此輩風雪中守衛國土之健兒，應加有效之援助。

綏東形勢日見緊急

匪僞軍犯綏，形勢日益緊急，蒙古騎兵兩團，經烏盟四子部落旗，移駐百靈廟，業已證實。蒙軍並載往百靈廟大砲十門，傳李守信，王英等擬分三路，先攻陶林，興和，武川，進犯集寧，卓資山，五原，臨河等處，並已由某方供給飛機數架應用。僞匪總攻之期當在不遠，邇來傅作義，趙承綬每日上午十時必開會一次，共商軍事，一切布置計畫。趙原擬赴太原一行，刻以綏東綏北軍事均漸吃緊，現已中止。土牧爾台，紅格爾圖兩地，皆在陶林境內，東接商都，土牧爾台在陶林東北，紅格爾圖在東，再東爲大青溝，爲察綏省界。匪僞在大青溝，我軍在土牧爾台，紅格爾圖，距離極近，步哨接觸極易。陶林在綏垣東北二百四十里地方，東以商都爲鄰，南接涼城集寧，西與武川毗連，北爲四子部落旗，匪如分由綏東，綏北發動，陶林地位至爲重要。綏北陰山屏障，過蜈蚣壩，北爲武川，蒙僞軍如由百靈廟南犯武川，則蜈蚣壩天險可守，軍隊接濟極易。蜈蚣壩爲陰山前後交通唯一孔道，後山多產糧，冬則農人以牛車運綏糶售，每日蜈蚣壩上往來之牛車可達萬輛。綏遠表面上的繁榮，在于綏垣，包頭等之市面，實際骨子裏有無生氣，則須於蜈蚣壩中測驗之。來往之糧車多，農人糶糧以後不至空車而回，衣服亦不十分破爛，則必爲豐收。過去在蜈蚣壩中可見冬日無袴穎坐糧車上之農夫，近年來則無此現象。而且農民回程，糶糧出，而車中必另易他物，衣服亦漸整齊可見年來農民經濟已漸復蘇。

伊克昭盟布置防務

伊盟盟長沙王，日前召集伊盟各王公，對伊盟防務，商有具體辦法。第一，實行保甲訓練壯丁，由各蘇木將所轄蒙古包蒙民均調查編類登記，第二，實行閉境，凡本旗蒙民均須登記領照，如非本旗人民在境內通行或居留，均須向王府領取木牌，否則驅逐出境。第三，邊境建築碉堡，派重兵駐守。第四，蒙兵駐軍聯絡一致，密切合作。以上辦法均已實行。又據南京十一日電：綏遠，寧夏，青海等省及阿拉善，額濟納各蒙旗，現在進行剿匪。採取軍事上必要之措施。政府爲保護外僑安全計，聞已由外部一面通電各省市政府及各發照機關，暫行停發前往各該地之外人遊歷護照。並一面照會各國駐華之外交代表，告以現在旅居各該地之外僑，應一律尅日退出，否則我方不能負保護之責，請其轉飭各該國僑民遵照矣。

外交商談勢將結束

自張羣越第七次會晤後，南京方面，雙方即未有正式之接觸，僅高宗武與須磨清水雨宮等曾數度會面，大概亦僅談及枝葉問題。許世英訪有田兩次，亦未得要領，大概東京方面之空氣，較南京相隔尤爲遙遠。照目前情形觀察，非綏東恢復常態，雙方不易發現接近可能也。

雙方意見距離尚遠

據東京十四日中央社電：據朝日新聞息：中國不僅對於華北及防共兩問題之建議，不予接受；最近甚至對中國所已經接受者，亦堅持須附有條件，始允起草條款。並聞國民政府對綏東局勢，嚴重注視；表示此種局勢頗引起中國人民之煩擾；致使目前談判極難繼續進行。該報繼謂：陸海外三省首腦部人員十三日午後舉行會議，陸軍省軍務局長磯谷，海軍省軍務局長豐田，外務省東亞局長桑島，第一科長上村等，均出席會議，審愼討論一切，達三小時之久。聞議決對已同意之諸點，積極進行，儘早使其實現；並對華北及防共兩問題之建議，努力獲得中國最低限度之接受云。又東京十四日同盟社電：中日交涉於十日由張羣川越舉行第七次會談，十二日又由須磨高宗武繼續談判後，商談兩月之中日交涉，到其最後地步。外務省東亞局長桑島，與第一課長上村，十三日下午邀請陸軍省軍務局長磯谷，與海軍省軍務局長豐田，開三省緊急會議，商議對策。

東京方面一般輿論

日日新聞十三日社評：題爲『吾人對於談判之錯誤方針』，頗堪注目。茲將該文之綱要摘述如下：吾人苟許率直發言，則日本於開始與中國談判時，即已鑄成大錯。換言之，即阻止發生不幸事件及調整關係之兩問題，均於談判同時提出，殊不合理。調整關係，即爲極端艱難之工作，則在激越情緒之下，以威脅之姿態，自難獲得成功。故應審愼抉擇適當之時機，以從事此等工作；但不幸我外交當局因在濡遷延之外交局勢之下，遂不顧輕重，遽爾與中國開始談判；結果時間經過愈長，則愈足激動排日運動。故新不幸事件之迭次發生，當非偶然，觀此，則最近案件之發生，乃爲南京談判之結果，實非過甚之詞。日本目前唯一之途徑，厥爲立刻斷然停止談判，華北防共問題，及其他與排日不幸案件無直接關係之問題，應以留待將來處置爲宜。現時之努力，祗限於早時取締目前之排日運動，及阻止發生新案件。彼外交界昔籠所持之空洞理論，即非待調整關係後不能阻止不幸案件之發生一點，應立即放棄。排日運動苟能根本剷除，則調整中日關係之途徑，自能發現，如排日運動消滅後，而兩國關係仍未能調整，則日本自當訴諸其他斷然方法，以達到其目的云。又朝日新聞十二日社評，題爲『中日談判之背景』。該文首對日政府關于最近南京談判之情況諱莫如深一節，表示强烈之不滿。繼謂中國政府對共同防共及華北兩大

問題之出人意外之强硬態度，使談判陷入僵局。本日所須反省者，乃在將兩國輿論作一比較，中國方面，在抗日及救國之主要原則下，全國團結，向非常顯著之目標邁進。而日本方面，雖對內外情勢或已加以考慮，但對吾人目的何在，迄未有絲毫之表示，致令民衆缺乏熱誠，且易陷於漠不關心之程度。故關於兩國輿論之背景，主客之勢，至爲顯然。該報結論謂，最可遺憾者，厥爲開端時呼聲過高，而結局時似不足應付局勢之事態，日本苟欲僅覓取目前談判形式上之結束，則將使中國對日本益加藐視，故寧以停止全般談判爲較佳。而立時回復未談判前原有之狀態，留待將來置處。一言以蔽之，從目前談判中，吾人已獲得敎訓，即調整中日關係，若仍忽視中國人民之心理，則進行絕不可能矣。又中外商業新聞社評，題爲「中日談判及防共問題」，略謂華北問題固可暫置不談，而中國對防共問題仍表示懷疑，殊爲不解。

日三省會商談對策

東京十五日中央社電：日外務省首腦部人員及外陸兩省首腦人員，十四日先後集議，對中國時局舉行重要協商。近數日來，此間因中國之强硬立場，及蔣委員長之稽延駐節洛陽，暨綏遠與西北各省之局勢，顯皆表示不安。據半官方面消息，張外長與川越大使第八次會見，或將決定是否將目前談判暫時結束，而對可能同意之各點，予以解決；抑或將整個談判完全停頓，諉詮於獲得中國接受華北及防共兩問題之建議，有不可克服之困難故也云。又南京十五日中央社電：此間外交界對於日本輿論主張停止談判，頗爲注意。在京某日人謂，十三日東京三省緊急會議結果，有主張就已同意諸點積極進行之說，並聞津日駐屯軍方面亦有同意此種辦法之表示。故經二月以上之中日外交談判，日方對於我國之立場，頗爲明瞭，而最難解決之數點，將再加考慮。或就比較接近之點，先謀解決，此種主張已漸次有力。

二十九軍秋操竣事

冀察經濟問題，近已步入合作階段，李思浩南來請示，已公畢返平，惠通公司已正式開始通航。二十九軍於十二日起始秋操，十五日竣事，參加部隊甚多。冀省主席已由馮治安代理。

宋哲元談經濟問題

宋哲元十二日晨在平接見記者談：此次赴津，係料理私事。在津時田代司令官曾訪余，余亦前往回拜，除酬酢外，別無所談。最近華北外交，爲中日經濟提携等項，咸本平等互惠原則，繼續以前未竟之談判，內容與報載完全相同。中日通航，大致籌備就緒，章程尚有修改之處，不當可實現。同時亦即取銷日軍用機在我領空任意飛行，中日航機擬繪一八卦圖，以資識別。外傳綏東形勢如何緊張，多半是虛張聲勢，蒙僞軍人數亦不過萬餘人，報載約有四五萬不確，因百靈廟嘉卜寺等地，天氣嚴寒，燃料食糧，均感缺乏；倘駐紮如此衆多之人數，事實上亦不可能。故綏東問題，據余觀察，仍係一件小事。余早擬赴察巡視，惟因公務繁忙，不克分身，倘時間充許時，或前往一行。冀省政務重要，余無暇兼顧，故以師長馮治安繼任，俾專責成。

津電業公司已開辦

華北中日經濟合作，已漸入實施階段，在津沽區內着手者，爲天津電業公司之築廠，及中日通航等事。査天津電業公司，係賡續特一區舊發電廠辦理，嗣因舊廠規模較小，乃決定在特三區公園旁（即俄國花園）另築新廠，業於十日上午十時舉行奠基禮。由福昌公司包工。預計初步工程年內完畢，全廠至明年十月工竣，至該廠之設計及監工等事宜，固皆由日方負責也。據熟悉津市電業專家某君談，特區電廠，如由我方自辦則整理舊廠，添置機件，有四十萬元即足。前有士紳趙玉鈺等籌足六十萬元，一再向當局呈請，擬組興業電力公司，接辦特一區舊廠，迄未邀准。至於技術人材方面，我國各地公營私營電廠由國人技師管理者，亦所在多有。今者天津電業公司之資本多至八百萬元，而技術人員則全爲日人，在事實上不一定爲必需，電汽事業關係地方治安等等至鉅，今後操之外人手中，前途殊可慮也。

二十九軍演習詳情

大規模的二十九軍秋操，已於十二日開始，距華北日軍大演習之終了，僅一星期。日軍全部參加演習者共六千餘人，此次二十九軍則動員兩師以上，總人數殆達二萬，規模不小，而在華北，尤爲近數年來所罕觀。此項操演，在一週前即由冀察綏靖公署，二十九軍司令部共同籌備，決定演習於十二日開始，歷期四日，冀察兩地駐軍同時舉行，茲將各情擇要紀次：大操演雖定十二日開始，部隊則十月十一日即動員開拔，惟因軍隊不由北平城市穿行，演區又在平南內地，故大軍行動，市民匕鬯不驚，無人注意。冀境之操演，係以馮治安之三十七師與趙登禹之一百三十二師爲對抗之主力，馮師陸續由南苑西苑向平南開拔後，馮氏本人亦於十一晚督隊出發，趙師則由趙親自率領，由冀南任邱河間等地開拔北上，其他參加操演之部隊，亦分別自駐地開動各師旅長以次官佐，以及軍部師部人員一律隨軍出發，綏署軍部之運輸，交通，通信等處隊人員，尤形忙碌。操演地區，察省爲張家口宣化一帶，以劉汝明師爲主力部隊，在操演之前後

，並爲防務上之布置，冀省則分三區：（一）自南苑以南之黃村至平津線之廊房落垡一帶，（二）自西苑至鎮國寺一帶，（三）自固安縣至渠滿鎮一帶，分別作對抗操演。十三日爲攻守演習，一進一退，十四日×師在任邱渡河完畢，大軍集中固安龐各莊（在平南百餘里地方）受總監宋哲元之總檢閱，評判優劣得失，作爲改善標準，大演習即告完畢。十五日後各部隊分別復員，此次大操演，特組織臨時總監部，由宋哲元氏親任全軍總監，張維藩任臨時參謀長，各師長任指揮官，頗見隆重。宋氏定於十三日晨由平率幕僚出發，經黃寺往龐各莊，當夜即與部隊同在該處宿營。翌日監視對抗操演，演畢檢閱訓話，最後與參加檢閱之將佐共同野餐而散。冀察綏靖公署，以此次大演習，規模空前，特集合該署少校以上職員組參觀團，隨軍陪觀，以資參考云。




國外

希忒拉又一驚人作

德元首希忒拉於十四日，對於凡爾賽和約內關係各河流國際化之規定，已宣告無效。希氏此項行動，不啻已擅自宣佈凡爾賽和約中所加於德國之種種束縛，皆告廢止。最近之事例，即爲德國某數河流航行之限制，希氏已將此事，通知各關係國之政府云。

英法方面一般態度

德政府通知歐洲十四國政府，聲明廢止凡爾賽條約內規定德國境內河道國際通航之條欵，英國方面接得此項通和後，據政界人士預測，政府大約不久將向德國政府有所交涉。並以爲德國此種行動，對于有關多數國家之貿易問題，不免有重大影響。政界人士對于德國此舉，多不加贊許，但亦不以爲異。蓋數星期以來，德國久已準備，將凡爾賽條約對于德國所加之最後束縛，予以解除，故此舉自在意中也云。又巴黎十四日路透社電，此間對於希忒拉氏最近之行動，尚無過於驚訝之表示。雖認爲希氏此舉在原則上無異德國之已置凡爾賽和約其他各條欵於不顧，但在實際上將不致發生任何物質變化。據稱法國對於和約中所許可之航行權利，事實上並無可以利用之處云。希氏此舉或將影響捷克在愛爾白至漢堡及北海之航業，將蘭沿萊因河一帶之駁船業，以及其他國際航線，大約亦將感受相當之打擊。因今後以上各種航業，均須受德國方面任何規則之限制也。希氏所宣布廢棄之條欵，載於和約第二部航海編第三章，據第三三一條之規定，以下各河流，皆在國際化之列：（一）愛爾白河，起自與摩爾道河合流處，及由潑拉格起首之摩爾道河。（二）沃德河，起自與奧柏河合流處。（三）尼門河，起自立陶苑與波蘭交界處之格羅特諾地方。（四）多瑙河，起自蒲發堡東部之烏爾姆地方。又據第三三二條之規定，各國之船隻及其旗幟，在上述各河流之上，須平等待遇，不得歧視，和約航海各條欵內，更有關於萊因河上航行自由，以及沿岸各國所享種種權利之規定。

法將邀請各國討論

據巴黎十四日哈瓦斯社電：德國廢止國際通航制度之照會送達法國外交部時，外長台爾博斯正在其選區貝立格城，因此特由外交次長魏耶諾與里昂伯倫總理面商應付辦法。外交部嗣于晚間訓令駐紮各關係國之法國大使，命其與各駐在國政府商討德國此舉所造成之局勢。外交部現信各該國不久當向德國政府提出集體抗議云。法外交部十四日發表公報稱：關於萊因河國際通航事宜，前經德國政府發起，曾由法德兩國舉行談判，簽訂協定。（按即係指本年五月四日簽訂之萊因河通航暫行辦法而言）藉以建立一種新制度，代替凡爾賽條約所規定之通航制度。此項協定現正由萊因河通航中央委員會在斯脫拉斯堡城開會討論以充實，不久即可商定辦法。而德國政府竟於此際片面之宣布廢止凡爾賽條約所載國際通航之條欵，且除萊因河以外，如厄爾伯河之通航辦法，本已成立與萊因河同樣之協定；至於沃特爾河通航辦法，亦正在進行談判中。乃德國政府均未顧及，關於此事，法國政府現正與其他各關係國進行協商，同時並已訓令出席斯脫拉斯堡會議之法國代表團，聲明廢止本年五月四日法德兩國所簽訂之萊因河通航暫行辦法云。

義與匈新訂議定書

據維也納十二日哈瓦斯社電，義奧匈三國外交部長，本日午後五時半簽訂三國議定書，簽字後即發表公報稱：三國會議承認奧匈兩國要求軍備平等權利之正當，三國政府當隨時聯絡，以謀此種原則之增强，奧匈兩國對於參加亞比西尼亞經濟開發之期望，自亦當由義國予以考慮云。此外公報又稱，義奧匈三國對於一般問題之與三國直接有關者，均已成立圓滿之協定，至於三國相互經濟合作，今仍不加變更。義奧匈三國當分別互訂結雙方協定，以發展相互之貿易關係，關於七月十一日德奧協定簽訂後德奧兩國之關係，曾由奧外長史密德提出報告，此在義匈兩外長，均認爲滿意。又齊亞諾赴德與德當局舉行談話後，德義兩國決定在多瑙河流域友好合作一節，奧匈兩國外長，亦認爲滿意。三國政府並重行申明，本年三月間義奧匈三國所訂羅馬議定書之補充條欵，現仍有效，奧匈兩國，並在法律

上承認義大利兼併亞比西尼亞國，關於以上所討論之各項問題，及其所獲得之結果，茲已由義奧匈三國簽訂議定書，加以記錄。公報最後宣布，下屆三國會議，當在匈牙利京城舉行，惟日期則尚未確定云。

要點重在一致防共

據消息靈通方面稱，該項三國議定書，其內容除公報內所已說明者外，並提及下列各問題即：（一），國聯盟約之修改，（二）反對共產主義之鬥爭。（三），三國日後可予西班牙國民軍政府以承認，惟承認日期尚未決定。（四），關於羅伽諾五國會議，三國會議業已決定採取義國之意見等是也。此外，奧國哈布斯堡皇室復辟問題，則在議定書內，並未提及，關於以上第一項問題，聞三國政府商定，以奧國外長史密德在九月間國聯大會所發表之演說，作為修改盟約基礎，史氏演說主張三點：即（一）國聯應使其普遍化。（二）勿以秘密外交方式解決各項問題，（三）國聯盟約，應與歐戰各項和約分離。關於第二項，即反對共產主義之鬥爭問題，德政府所建議組織反共十字軍一節，義與匈三國並未加以附和，但主張三國應採取共同合作之政策，以反對三國內部之共產主義宣傳云。又三國議定書簽字後，義外長齊亞諾曾向報界發表談話：略謂義與兩國政府已決定繼續採取一種建設性質之政策，抑義相墨索里尼匈國故總理貢博斯及奧國故總理陶爾斐斯前於一九三四年三月共同簽訂羅馬議定書，是為此種建設性質政策之發軔，此後自當一仍舊貫，賡續進行云。其次匈牙利外長加尼亞亦向報界發表談話，謂彼堅信三國會議所造就之成績，足使和平局勢為之增強云。

日軍部又高唱擴軍

日本陸軍當局最近對於補充軍備及其意義，新發表小冊子一種，大意略稱：目下日本補充其軍事力量之時機已至，一切障碍，必須加以掃除，即有犧牲，亦在所不惜云。因現時日本軍部各領袖與各政黨之間，暗鬥正烈之際，一方面主張明白劃定議會與行政組織之權限，另一方面則堅持其所有之憲法上權利，不肯釋手，故此種小冊子之刊布，實值得吾人之特別注意也。該小冊內又稱，鑒於蘇俄與中國軍事力量之逐漸增長，為國防計，殊有創立一種綜合的國家之必要。此外更開列增強日本陸軍之計畫大綱。惟否認此種計畫之將引起戰爭，或成為國家不生產之浪費。復聲明軍部方面無否認議會政治而實現法西斯主義軍事獨裁制度之意，唯一希望，即欲對於全國人民之智慧實施普遍的動員，並按照憲法上之手續，從事種種改革，以完成建立國防的國家之目的。該小冊子又承認民衆方面有權過問陸軍方面之十年增加軍備計劃何以需要經費二萬萬鎊之鉅，並說明日本外交政策之關鍵，即在保障「滿州國」之健全發展，促進中「滿」日三國之完全和諧，並鞏固日本在遠東之地位，使成為該區內唯一的平準權力，俾與日本國力前進並行。該小冊子內詳列蘇俄，英，法，德，義各國陸軍之兵士飛機高射砲及機械化軍隊數額以資比較。據稱，蘇俄在遠東方面共有軍隊三十萬人，飛機一千架，坦克車一千輛，並謂蘇俄外交政策之根本關鍵，仍與昔無異，不過欲使全世界飽爾希維克化而已。蘇俄在東方之目的，即為日本，在西方則為德意志。觀於蘇俄各首領之宣言，即可明瞭無遺。蘇俄為實現此項根本目的起見，故力謀與法國及捷克締結同盟，並與英國及其他歐洲列强訂立商務及不侵略公約，以便對德有事之時，不致多有顧慮。蘇俄在遠東之策略，即從事設法煽動在東亞具有權勢之各强國，共同阻碍日本在亞洲大陸之進步。蘇俄自加入國聯之後，其在歐洲外交之勝利，已灼然可見。更因其在遠東之軍隊已擴充完成，自信有相當把握，故即開始在俄「滿」及「滿」蒙邊境之區域內，明白作猛烈之威脅，並引起種種糾紛；有時更不惜違反條約，越過邊境，攻擊日本之戍兵；煽惑「滿」兵及當地土著，發生譁變，綁去「滿」韓人民。又在北部領海中劫奪日本之漁船，此外更有種種暴行，不勝枚舉。日本雖屢次提出抗議，要求賠償，皆置若罔聞。蘇俄在遠東之建設程序，聞其目的即在管理莫斯科方面之運輸及交通，及增加經濟上之生產，俾使在遠東之蘇俄陸軍足以自給。目下西伯利亞部份之運輸便利，已遠勝日俄戰爭之末期，駐遠東之蘇俄軍隊，對於食料，已可自給，不復再仰給於他人矣。該小冊子述及中國方面之軍備，謂中國現時行政已告統一；如遇與外國作戰之時，可上戰場之兵士，總計不下二百萬人；且因外人訓練及改進設備之關係，中國軍隊之效率，已大見增加，非往日可比。日本對於此種事實，殊難加以忽視。況中國近年來又獲美國及其他列强之助，已擁有極大之空軍。該小冊子又稱，日本軍部在「滿洲事變」之時，本應採用一種廣大的軍備計劃；惟以前途之不定及經濟之不裕，故不能有何成就，只得擇重要者而行之。然目下軍部已決心實行增加軍備即有障碍，亦所不顧，以期過去三十年來所受之痛苦經驗，不復再見于將來，自明冬開始，日本軍部已擬就一種計畫，可使日本與其他列强維持均勢，並避免戰爭之爆發，據聞該計畫之主要各點如下：（一）增加空軍之力量，（二）增加滿洲戍軍之力量，（三）擴充教育動員及供給之便利，（四）軍略上材料之整理，此項計畫，擬於十二年內完成之，其中之最緊要者，將儘先見諸實行。

德日傳已締結同盟

十七日滬英文大美晚報載，美國「巴的摩爾太陽報」記者派特森氏，十六日下午由日本抵滬。據談：「兩星期前日本與德國已同意締結一同盟

條約。日方警告外國記者不得發出該項消息，至日本報紙則更禁止刊登，在各報紛紛揣測中，「帝都日日新聞」且因載有特訊而被扣。據該報稱：「日德義三國遏制蘇聯之某種辦法」即將實現，並將提出樞院云云，美人所辦之東京英文「日本廣知報」因轉載「帝都日日新聞」之特訊，遭受扣報一日之處分；「紐約先鋒論壇報」記者試欲將此項電訊拍出，亦為日方所扣留。

據派氏談稱：『此項同盟條約之內容，無從探悉。惟預料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議會開幕前，將有聲明發表，作為接受此項條約之先聲。上週日方曾發表簡短公報，謂「不久將有重大外交事件提出樞院」云云，該公報之發表，適與駐日德國大使德克森由柏林返任同時，德使歸任一事，並曾引起日本官場異常的活動，德使返任後之星期三（十一日）下午，曾往謁首相廣田；翌日又在外相官邸與外相有田作四十分鐘之會談：嗣又往晤外次堀內，因此日本各報立時揣測紛起。東京「朝日新聞」謂德使赴外務省，雖為外國使節返任之寒暄，然德使此舉，實超出普通儀節以外；蓋渠曾與外相正式討論德日兩國之關係也。「東京報知新聞」則稱，雙方會晤時，曾根據德大使携來之新訓令，作重要的談話。「帝都新聞」與「日日新聞」亦作同樣的論調，而特別指明德使與廣田傾談約一小時，其內容即為討論有組成聯合對俄陣線之必要云云。在「帝都日日新聞」作露骨的揭穿前，日官場對於此等揣測，迄未措意及之也。

『德日政府雖迭經否認，然兩國聯合反共運動之迅速進展，則固無疑問。此項條約在二三星期內即將由廣田與內田提出樞院。條約之正確的內容如何，以及當事者所期待之締結方式如何，雖不明瞭，但據日方消息靈通者聲稱，則謂該約之規定，將留有使他國能有參加機會之餘地。至於預料中將有何國與德日携手，則此點無從臆測；德日兩國近頃談話中，雖曾涉及聯合反共一點，然義大利將否參加同盟，日方對此，殆亦頗滋疑義也。

『此外可注意者，明年日皇御弟秩父宮赴英賀英皇加冕時，道出柏林，將小作勾留，並將訪謁希忒拉，作禮儀之周旋，藉以增進德日間新成立之友誼。日本官場以外人士目前注意之焦點，即為英法美與中國對此項同盟之可能的反響如何，問題之一即為中蘇將否携手』云。

上述為派氏之談話，於此更可注意者，即駐華德大使陶德曼氏近頃亦由德返任；惟渠此行與日德同盟一事有何關係，則不得而知。而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現亦在歸國途中，按此次與派氏同行者，有其公子，渠等定十八日晨乘輪赴新加坡，抵坡後，即轉乘飛機赴歐，然後返美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起
至廿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止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三

△須磨訪高宗武
△許世英訪晤有田
△冀察政委會任馮治安暫代冀主席
△日水兵高瀨在滬公共租界被刺殺
△羅家倫到綏遠
△橋本到濟晤韓復榘
△王揖唐章士釗抵滬
△駐俄大使蔣廷黻呈遞國書
△蘇俄大學逮捕法西斯份子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四

△傅作義赴平地泉視察
△蔣委員長赴嵩山遊覽
△橋本和知由濟返津
△國民大會場驗收
△孫科李文範等飛桂
△尤列逝世
△義匈奧三國在維也納會議結束
△奧匈正式宣布承認義併亞
△德方對俄捕德僑提質問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五

△清水須磨分訪高宗武
△蔣委員長返洛陽
△立法院修正保險法
△義匈奧簽訂新議定書

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六

△許世英再訪有田
△雨宮訪高宗武
△日三省會議討論對華問題
△閻電京報告綏東近況
△阿王北返
△二十九軍演習終了
△小協約國發表公報贊成匈整軍
△馬德里發生空前劇戰
△法衆院通過信任政府案

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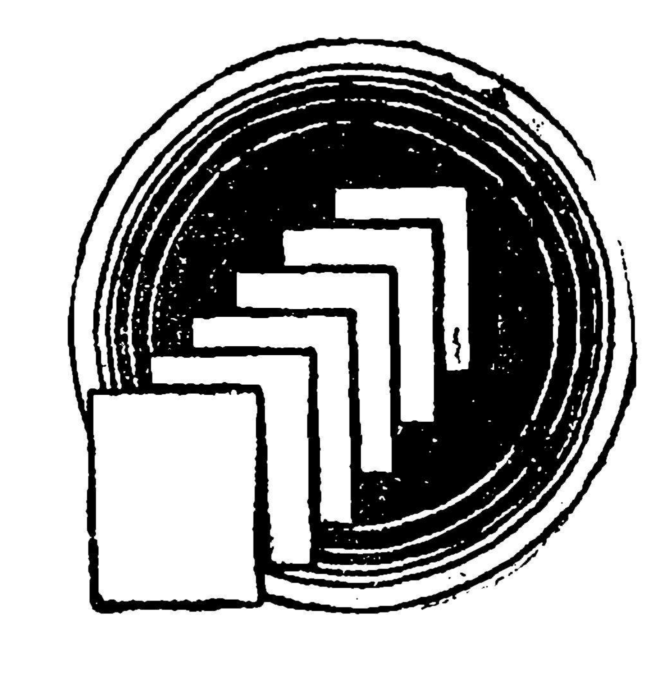
△匪軍進犯平地泉
△粵漢路又在蒲圻附近撞車
△宋哲元赴河間視察
△西政府軍反攻順利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一

△匪軍再度進犯
△傅作義到平地泉督師
△孫科由桂抵湘
△尤列大殮
△法總理發表非戰演詞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二

△蔣委員長抵太原
△瑞典公使賀德曼到京辭行
△宋哲元與韓復榘會於南宮
△惠通公司開幕
△宋子文赴港
△德對俄再提抗議



論評選輯

中日關係之前途

張川越第七次之會談，據稱稍有進步，而尙無結論。茲願乘此說明交涉之形勢，並展望兩國關係之前途。

第一：兩月來之一貫的形勢，爲中國政府堅守其最小限度之立場，不因環境而變動，迄今如是，今後依然，此一般國民可以安念者也。目前之中日問題，自以關於北方者爲多，且最重要。中國國民，絕不承認我北方任何區域爲特殊區域，不承認一切足以損害我領土主權之完整及干涉內政之舉動。中日國交之調整，自須以此爲基礎。就近勢論，此次南京交涉之結果，恐難達到此目的，故在中國恐絕無所謂交涉之成功。所可言者，凡國民公意所不承認之重大問題，中國政府，必能拒絕到底無疑也。

第二：判斷中日關係之演進，不可僅視南京交涉。蓋不論交涉結果如何，日本軍部，尤其關東軍，殆將依其既定之路線以進。其所需諸交涉者，只期待其路線之合法化，易言之，即欲得中國政府之承認。日本政治家之思深慮遠者，固亦未必完全同情軍人之路線，然在現勢之下，可斷言絕無人能加以阻撓或糾正者。此最近將來兩國危機之所在也。此次交涉，因兩國當局之努力，當不至以公開決裂終，然可慮者，交涉自交涉，事實自事實，北方大局之多事，可以想像矣。

第三：中日間現在之問題，是一根本問題。即就日本言，一面欲華北特殊，一面欲共同防共。此雖兩端，實則一事。蓋共同防共之區域，即成特殊之區域。卒之「共同」澈底，而「特殊」完成。蓋其理想之最後，爲中國全部之冀東化，而施行之初步，爲北五省之冀察化。此誠關係中國國本之問題，其不能承認者，必然之勢也。夫最讓步言之，欲共同則不能有特殊，今既欲特殊我華北，使我主權陷於曖昧，而復望其共同，甚至影射國際上之共同動作，則中國之不能承認，更必然之理也。

第四：此次交涉開始以來，社會間常以是否決裂爲疑問。吾人敢斷言曰：就中國論，斷不望決裂，亦不促成之。惟今日與過去數年間，有不同者，即一般人心，甚爲鎭定。蓋雖在劇烈風潮之中，絕無恐慌紊亂之象，此非特有所恃也，覺悟責務而已。中國政府及國民，現覺悟一要點，即不容任何部分之特殊化，苟侵其一部，即認定爲危其全身。中國此種緊張之情緒，日方度亦有所感知。夫今日之問題，日方之動機，不過擴張慾，支配慾，中國則爲擁護生存避免亡國之切迫問題，日本軍方果依常識行事，則應能愼重考量矣。

第五：最後吾人願掬誠告日本朝野曰：日方論中國事，實多所誤會，

如謂中國反日排日，則何解於近時貿易之興旺？中國今年，長江下游豐收，貿易之盛，此或一因。然亦可見中國並不以反日排日爲主義也。從另一方面言，假令國交好轉，時局安定，貿易前途，更無限量。現代帝國主義鬭爭之目的爲爭市場耳，日本於中國，則市場在手者也，何必不斂其帝國主義之鋭鋒哉？抑日人動謂中國用以夷制夷之策，然今日證明中國與任何國家，無特殊關係。中國與各國，惟以保護平和友好爲念，無其他政治意義。蓋中國今日之亟務，爲其國內之建設。此誠千頭萬緒，需長時期以求之。日本一旦捨其侵略支配之慾，進而認識並同情中國建國成功之必要性，則兩國之友好，旦夕得之耳。今當千鈞一髮之時，惟望日本朝野確認一點；即中國是一統一的獨立國家，其基礎已具，非任何外力所能摧毀。其所願於日本者，只以國際常軌相待，此在日本極易爲之。根本一念之變遷，百年禍福之所係，東邦有識者果以爲何如？

（錄十一月十三日津滬大公報）

守綏遠

近日消息，綏遠形勢，更增緊張，爲虎作倀之大股匪軍，刻刻有侵入之危，以勢卜之，無論在南京進行中之中日交涉，若何結束，要之綏遠斷不能無事。正如癰疽在身，終必一潰，此無可諱論者也。

華北各學校之師生，近旬以來，對於守護祖國，屢作沈痛眞摯之表示。昨報載清華學生，絕食勞軍，亦其一例。默察華北文化界之近狀，其一般心理，實超越於一切政治理論或黨派問題，即一切不論，專論衛國，萬千智識青年，莫不掬其一片純誠，以求貢獻於祖國。觀北平學生界最近之言論行動，可知愛國青年之心理，視去夏去冬又進一步矣；吾人可斷言者，北方同胞今日所尤一致急盼者，爲善守綏遠。此本當然必然之事，而政府重責在身，自亦有其相當之規劃，鞏固之決心，故關於防務上實際問題，姑不必論。茲所論者：第一，一般中國國民，注意綏東形勢之程度，遠過於對南京之中日交涉。蓋以爲調整國交云云，多屬空言泛論，而綏遠問題，則目前之實禍，安危之所關。第二，一般國民之中日關係觀，最近日趨於最小限。即絕無高調，亦並不講報復。但一致堅決主張，國事不可再誤三誤以至於無窮之誤，易言之，不論國力如何，及一切條件如何，總之不堪再蹈五年以來之覆轍，坐看國土之再被削侵。此種情緒，普遍於全國軍隊及智識界之間，不只北方也。第三，綏遠問題，最受全國重視者，非重綏遠而輕冀察，故不可誤解我國民心理之容忍冀察現狀之爲既成事實也。今日之國民心理，乃認識綏遠爲北方最後之壁壘，西北數省共同之門戶，此而有失，即足導滅亡之禍。故以爲守綏遠即爲守西北，不論有何困難，生何變化，必須善爲守護，不使被侵。以上三者，國民一致心理也。事態如此應更普遍的發揚此種心理，使形成軍民各界鞏固之信念，有此一致的信念，則守禦之目的，必能善達，且惟有發揚此種信念，始可令野心者有所顧慮也。

吾人論及此點，不能不首先稱讚晉綏將士之忠誠，蓋在此一年餘北方時勢惡化之中，國家得一貴重收穫，即晉綏將士受時勢之鍛鍊，而更堅其爲國守土之赤誠。半年以來，世人不復聞晉綏之受勾誘，蓋勾無可勾，誘無可誘，彼方認識既明，則淺薄纖小之伎倆，自不能不放棄也。晉綏當局之於外交，當然守中央方針，竭誠盡禮，不求多事，但其守土盡職之精神，則如火之熱，如鐵之堅，大青山千里之間，無形中已建成精神的防禦線，所需者，全國之積極後援耳。吾人審知政府當局對綏遠防務久爲重視，近時緊急如此，度必有適當之設施。茲所願者，全國皆爲守綏將士作後援，更鼓舞其精神，增厚其實力，同時全國各界應俱以絕食勞軍之清華學生爲範，且俱宜以此種青年之志爲志，誠如是，將必能保衛全國，尚不止善守綏遠已也。

為報界呼籲兩事

（錄十一月十二日津滬大公報）

國難嚴重，報紙所負使命甚大，惟默察近狀，全國報界甚難盡其職務，姑建議兩點，望中央及各省當局留意焉。

（一）全國報界，近年一般頗有進步，青年記者，大抵能熱心職務，其人數甚多，文字技術，亦概能適用。然惜乎在目前情形下，甚難為職務上之活動。舉其最著者言之：採訪新聞，本為報人主要職責，但各地官署，多不開放，致一般青年記者，不能得採訪之便利。大抵各地通行辦法，為官署自行發表新聞，然實際則發表甚少，記者訪問官署，多不予接見，見亦不談。故目前狀況，凡都會報紙派駐各地之記者，及各地報紙之記者，大抵無事可做，其結果使青年灰心，報紙退化，誠憾事也。吾人茲願作最簡單之請求：（第一）中央各部部長，宜有公開接見記者團之時間，至少每週一次。（第二）中央各院部，宜皆置接待報界之專員，每日定時接見。（第三）各省政府各廳，亦倣中央機關辦理。夫此種辦法，在各國甚屬尋常，蓋報界有要求接見之權利，官署有答覆詢問之義務，且實際上官廳甚為有利益也。

（二）新聞檢查，乃現時政府要政之一，原則上不容反對，茲所論者，為施行方法如何。聊舉數點，希望改善焉。（第一）檢扣新聞，就一般言，應始終依過去中央正式通過之三原則，即以關於國防軍事外交財政之機密為限，此外則為維持公安之必要事項。總之檢扣範圍，應力期其狹，各地官吏不得濫用檢查權。（第二）檢查電稿通信，應力期迅速，務顧及報人之職務，（第三）各地檢查標準應一律，且務宜避免重複之檢查，如南京發電，既經中央檢查發放，則他地檢查機關，不得再扣，其一例也。現時狀況，譬如上海報駐某地訪員發一電信，始而苦於採訪之無門，幸而採訪得來，而當地檢查，往往無端禁扣，其能突破當地之難關者，迨遞到上海，又或不免受無情之抹殺，諸如此類，亟有待於改良矣。

● 以上兩點，採訪之便利，與檢查之寬弘，殆為目前全國報界最小限度之希望，吾人甚望從中央起改善辦法，示各省以模範。蓋默察近狀，深感一般報界之消沈，以為影響國事，非常重大。夫就內政言，報紙應為民衆喉舌耳目，今新聞封鎖，事實不傳，國民研究政情發抒清議之機會，為之減少，此於推行新政，大有窒礙，而一部分不肖官吏，反得隱身於統制新聞之幕後，而無所忌憚。就外交言，國家機密，本不能隨時使人周知，然宣揚大勢，引導輿情，則有賴於報紙之紀載。今報界先陷於隔閡，則政府與人民之溝通意志，豈不甚難。故吾人所以作此呼籲者，非僅報界本身計也。抑粗計全國從事新聞業者，不下數千，有志青年居其多數，而地方報紙，規模簡陋，收入菲薄，其能維繫許多青年者，職業的興味，與對於公益之熱心而已。乃現時情形，尤其地方報紙，幾乎完全不能為職務上應有之活動，都會報紙駐在各地之記者，亦殆有同樣痛苦。吾人以為此種現象，絕非國家幸事，尤其非國難緊張期間應有之狀態也。夫報人之品格能力，本亦不齊，亦有因紀載錯誤而遭受避忌者，雖然，凡事貴訓練，惟在新聞公開之下，始能造成多數之優良記者，惟自由競爭，始能發生淘汰作用。政府以領導國民為任，則對於扶持全國報界之進步，亦宜有所考慮也。

（錄十一月十四日上海大公報）

中國大勢之說明

連日外交消息又趨沈寂，吾人不知當局間之接洽若何，更莫測日本今後之決心何在。雖然，中日問題者，東亞之大事也。吾人爲期待增進中日國民理解之計，願對中國現勢加以扼要之說明，日本朝野，倘留意省察焉，則幸甚。

第一：日本自去年來所行之華北特殊化政策，事實上不能通行，且已行之無益。何以言之？日本一部分有力人士過去殆有一種誤解，以爲中國國家之統一性基礎不固，甚者以爲以華制華的分化政策之能成功，此實大誤也。試觀我北方各省之軍民，事實上無不反對分裂而翊贊統一。首就軍隊言，任何軍隊，絕無單獨行動，同時則有服從統一指揮之決心，此種精神，上自部隊長官，下迄士卒，完全一致，任何挑撥離間，不能動搖，據吾人所觀，中國軍隊精神之統一，殆過去任何時代所未有也。軍隊以外最足重視者，爲學界。北方學界，今已形成國家精神的壁壘，且與軍隊互有密切之同情。今日大河以北，以至塞上，倘有中國人自甘分裂，爲虎作倀，其人必爲衆所共棄，縱有外援，亦無以救其覆敗。譬如察綏間之事，即敢斷言王英等輩，雖有堅甲利兵，其脆弱實不値一擊。何也？內愧天良，外懾衆議，雖欲不敗，不可得也。夫人生皆一命，然從匪禍國，則永受唾罵，爲國犧牲，則長享榮名，彼執槍之中國人，何去何從，不卜可知矣。夫就北方言已如此，況我全國軍民，人同此心，是雖欲分化華北，烏得而分之，吾故曰，此種政策，今已不能通行，且行之無益也。

第二：中國政治統一之現狀，爲過去所不能有，故今日中央政府之威權，亦爲民國來任何政府所不能及。雖然，此統一何由成，威權何由得，則絕非政府以强力控制使然，乃基於全國軍民心理鑄造而成者也。中國今日，倘不幸有甘肅戡亂之軍事，除此以外，則全國服從中央指導，中央地位，可謂重矣。然正因如此，中央今日之責任，實異常重大。蓋全國服從指導者，以中央之能指能導也，倘指導錯誤，則軍民失望矣。今日中央當局之方針，無他，本國民之公意，以謀國家之利益，戒慎奮發，日夕不遑，此種精神，貫澈於全國軍民，然後有此統一之局。是以從一種意義言之，凡研究中國者，與其揣測中國當局方針，毋寧考察中國普通軍民心理，蓋國民公意之所在，即中國大勢之所趨，事實如此，絕無疑問也。

第三：有最要一點，願日方澈底了解者，則中國軍民之心理，並非仇日，只求自存。故中日國交問題，自吾人論，其事之易，直如反掌也。何以言之？今日瀰漫全中國之緊張情緒，日本之一言一動，頓時可以使之解消。蓋中國人（一）對日無要求，所期者，只爲不受侵略干涉。（二）九一八以來，對日本之力量及其文化，有認識，對日本國民之勤奮努力，有同情。故對於日本之世界的發展，並不嫉視，所願者，只自立自主自保自衛。簡言之。中國人今日，最易交最易與者也。其關鍵只在日本根本政策一念之間耳。中國有智識者，自九一八以來，能反省，能自責，而反省愈深，愈感覺自己對於建國之道多有未盡。故苟無外患之風雲，將一齊專爲改造自己建設自己而努力。其最顯著者，全國青年學生，近年莫不爭求實學，所謂埋頭苦幹，實成全國一致之標語。苦幹爲何？爲達到自立自主自保自衛而已。依國際相與之常道論之，日本國民對中國此種精神，理應同情。苟同情焉，兩國民頓時握手矣。對於如此易交易與之大民族，倘竟不能與之提携，而迫使之走入相反之途，則日本可謂無政治家矣。

最後一言：現在中國對日本，表敬意而不暇恐怖，求和平而不甘分割。故吾以爲解決中日問題，需要眞誠的諒解，友愛的同情，武力於此不適用，小策略，淺見識，更無益處，而其最足感動中國軍民者，當爲華北現狀之改善，切不可固執成見，愈錯愈遠也。

（錄十一月十六日津滬大公報）

采風錄

李佩秋重得其先人手寫九通目錄徵題　疑盦

博綜。仍。返。約。湘學。最。崇。實。前輩。有。風。規。勤劬。照。篇。帙。鑿
楹。誠。可。寶。胠篋。嗟。久。失。破涕。忽。重。還。眼明。覩。遺。筆。清。芬。
傳。片。硯。踵武。輝。作。述。校理。絕。業。昌。鉤沈。補。前。佚。滲然。湖。
上。翁。幽履。慕。貞。吉。

生日什公用春間唱和均見中次答一首　病樹

王霽。稱。疾。不。廢。詩。獨嗜。我。詩。毋。乃。私。相逢。未。忍。問。何。世。
乾端。頑。洞。迷。坤。倪。海水。狂。飛。天。吳。怒。誰持。家。居。付。織。兒。
我方。求。安。蟣。蝨。處。霽亦。坐。負。龍。鸞。姿。重勞。吉。語。貺。初。度。
似惜。王。約。失。肥。癡。遺我。四。印。養。生。主。勸杜。德。機。珍。有。涯。
向來。頭。低。氣。不。屈。頗笑。阮。籍。身。謀。爲。爲霽。且。吞。三。尺。喙。
萬事。稱。好。眞。吾。師。

國風社選

林舍人送杖賦謝　堯生

倚壁。蛟。龍。入。葛。陂。故人。持。贈。嶺。南。枝。相看。偃。帶。羅。浮。氣。
垂老。同。參。靈。壽。期。特地。矜。憐。成。法。物。此材。生。長。亦。清。時。
穿雲。擿。石。疑。無。用。秋日。還。尋。棨。可。師。

挽夢旦丈　拔可

豈意。生。還。病。轉。侵。悔教。衰。老。試。登。臨。魂隨。楚。樹。兼。天。遠。
淚迸。岷。江。入。海。深。有女。難。酬。能。養。志。不肓。無。負。濟。時。心。
平生。自。爲。眞。如。縞。遺草。猶。須。仔。細。尋。

送拔可還海上　山腴

人生。萬。事。眞。難。料。遠別。重。逢。豈。易。知。我昔。送。江。入。東。海。
君今。上。峽。看。峨。眉。榕陰。綠。處。青。山。路。（青山漫漫七閩路東坡詩也拔可稱
蜀中風物極似閩中）荔子。丹。時。白。髮。詩。（君過眉山正荔支瀾荔子熟時也）只惜。尊。
前。留。不。得。明朝。分。手。悵。前。期。

次韵酬子威見寄長句　仲恂

入懷。氷。幅。却。炎。燻。不。待。涼。飈。始。憶。君。持。傷。早。觀。身。照。水。諷時。閒。狀。手。翻。雲。漫。疑。書。尺。因。來。少。（語林君與鑒法師文義因來何少）忍向。絃。琴。絕。處。聞。取。別。靈。山。人。世。換。鳥。銜。霜。柿。記。同。分。彌天。四。海。劇。懸。情。無。那。春。鳩。勸。我。行。對。客。可。教。千。管。禿。藏山。猶。耐。一。經。橫。不。辭。間。地。妍。膛。度。且。付。愁。邊。亂。髮。生。白戰。鏖。兵。吾。自。怯。饒。君。爲。築。受。降。城。

偕友晚步赫石坡遂至聽泉亭　子威

泉聲。無。意。强。人。聽。宵。籌。深。叢。鬱。此。亭。屐。辨。舊。痕。廻。石。磴。袖携。暝。色。出。林。扃。幾。家。茅。屋。炊。烟。紫。一。路。瓜。棚。引。蔓。青。去去。笑。談。渾。不。覺。遙。天。已。露。兩。三。星。

元旦上海旅次次纕蘅乙亥重九韵　明父

翔空。鷹。隼。睨。天。寥。狐。兎。縱。橫。竄。九。皋。八。表。烟。塵。橫。海。黲。一樓。風。雨。閉。門。高。道。窮。反。袂。麟。徒。泣。吭。引。孤。吟。鶴。自。豪。流水。渺。然。人。不。見。數。枝。梅。蕚。向。吾。曹。

初秋冶父山志撰成書後　子言

老撰。冶。山。志。吾。生。本。好。奇。揮。毫。三。月。就。嘉。話。百。年。垂。願效。雲。中。鶴。閒。觀。局。外。碁。乘。秋。挂。帆。去。梨。棗。望。新。知。

放懷　釋堪

蟲響。初。涼。夢。蟾。光。可。數。鬚。迴。風。低。岸。草。積。露。瘦。庭。梧。不惜。餅。居。碎。猶。論。網。目。麤。江。山。同。冷。落。拄。頰。一。微。吁。

由重慶航空至成都口號　石遺

漫疑。騎。鶴。上。揚。州。直。是。鵬。搏。知。北。遊。俯。視。山。川。渾。不。似。秋蛇。春。蚓。與。潛。虬。

二月二十四日風後又雪感賦　迪庵

見說。今。年。最。不。辰。（世界戰已發）天。時。人。事。苦。難。春。匪。風。發。發。今。何。世。雨。雪。霏。霏。愁。殺。人。豈獨。春。分。未。見。梅。長。街。終。日。起。塵。埃。驚。看。冬。令。行。南。國。萬紫。千。紅。不。肯。開。

采石酒樓　无恙

太白。狂。死。騎。赤。鯨。允。文。斃。亮。一。綸。巾。浪。淘。人。物。不。措。意。目送。長。天。浩。蕩。春。

鷓鴣天（清詞百名家題句）　榆生

七百。年。來。樂。苑。荒。究。心。聲。律。已。微。茫。只。應。託。體。鄰。風。雅。何必。分。庭。話。淅。常。羅。放。佚。感。滄。桑。長。沙。舊。槧。苦。難。詳。殷勤。留。得。騷。魂。住。絲。盡。春。蠶。莫。自。傷。



凌霄一士隨筆

光緒二十五年，袁世凱撫山東，禁義和拳，當所部武衛右軍尙未開拔到魯，責成各巡防營就巡防地彈壓，不准民間設壇習拳。馬金叙時以記名總兵統領左路巡防營，駐茌平，東昌府十屬爲其防地。伊時茌平爲南北通衢，地多流娼。防營習氣，紀律欠佳，往往在外滋事，一日在娼家毆人致死，爲御史王會英彈劾，廷寄交世凱查辦，世凱委東昌府知府洪用舟督同茌平縣知縣豫咸按其事。用舟等不欲開罪金叙，爲之洗刷淨盡，世凱據以入奏。言官之氣不平，搜羅他欵，再行奏參，措詞較前益加嚴厲，朝命世凱更行切實查明具奏。世凱乃改委濟東泰武臨道吉燦升督同聊城縣知縣確查禀覆，以聊城爲東昌府首縣，且距茌平不遠也。時澠池張朝瑋宰聊城，有能名，奉到公牘後，即進言於世凱暨燦升曰：『此次須有以平言官之氣，不然恐成僵局矣。』世凱等曰：『君係老吏，斟酌爲之可也。』洎禀覆，於所參情節較重者洗刷之，而亦不過於回護。禀之末段，大意謂：『該總兵久歷戎行，樸誠耐勞，此次因馭下寬縱，以致屢被彈劾，實屬咎無可辭，惟方今將才難得，合無奏懇天恩，將該總兵革職留營効力，以觀後效』云云。世凱如禀奏覆，奉硃批：『馬金叙著即行革職，交袁世凱酌量差委；所請留營之處，著不准行。』緣留營即可仍帶原隊，猶實缺官之革職留任耳。蓋其時政府於此猶執法頗嚴也。朝瑋之辦理此案，官場稱之。（當時山

東巡防營共二十四營，分左右前後四路，一路之統領，約當近制之混成旅旅長云。聞金叙即辛亥革命首任江西都督馬毓寶之父。）

光緒四年貴州按察使遞萬壽賀摺，誤將恭祝慈安皇太后萬壽摺呈遞，交部議處，其事憶拙稿二三年前曾略述之。近閱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卷二有云：

余外任時，每月應奏摺件交文案繕寫後，必逐一檢閱無訛，方始封發。至題本，則由幕中擬稿閱定後，恭書「題」字，即由承辦書吏繙清繕漢，即日拜發，不必再行檢視。豫撫任內，恭值乙巳年十月慈禧萬壽，先期例進賀本。錢穀友人某君以稿呈畫，當以循例文字，匆匆一閱，即行書「題」，第賀本中有恭值七旬萬壽字樣，心竊疑之，以爲本年係慈聖七十一歲壽辰，何以叙爲七十，減去一歲？詢之某君，謂歷次賀本，均係照上屆題本抄錄。當檢七十萬壽賀本閱視，與此稿同，而疑終不釋。復檢六十九年萬壽賀本閱視，則與七十懸殊。更檢五十年六十年萬壽賀本，與各前一年賀本比對，亦復不同。計五十年六十年賀本標明五十六十字樣，與七十年賀本標明七十字樣同；其各前一年賀本文字從同，並不言年數，係屬通同頌語。復檢閱五十六十萬壽後一年之賀本，文字均與五十六十萬壽前一年同。反復研究，恍然大悟。緣尋常萬壽慶典，禮部擬就普通賀表一通，先期頒行各省，臨時繕寫具題，以昭畫一，獨至整慶之年，部中另擬特別表文，標明五十六十七十字，仍先期頒行各省，照式繕題，以昭鄭重。準是以推，本年七十晉一，仍應遵用普通賀表，毫無疑義。當將原稿塗銷，仍煩某君另照普通賀表繕稿呈畫訖。此事若於初畫題稿時，稍不審愼，貿然發繕，直待各省表章一齊到京，經內閣看出，發回另繕，已趕不及；疏忽咎小，貽誤咎大，即科以大不敬，亦復何說之辭？猶幸登時看出，從速改正，獲免愆尤。始知凡百執事，不得掉以輕心，此特一端耳。某君經此周折，，卒不安館席而去；雖欲留之，亦無從已。

亦幾以賀壽獲咎焉。所紀可作萬壽賀表掌故觀。

有僞談俞廉三軼事者，據云廉三以末秩累擢而至封疆，對於公牘奏議，繕淸後必核對甚詳，蓋素性謹愼也。閱牘亦甚精察，屬員有具文請領

養廉銀者，中有「養廉三百兩」字樣，「廉三」二字，適犯憲諱，大不懌，加以申飭。而在湖南巡撫任內，奏報起解京餉摺，跪銜爲繕摺者漏書，竟未察覺，遂奉旨申飭，交部議處，殆所謂懵懂一時耶。

陳孚恩歷官有聲，在署山東巡撫任內，曾奉宣宗賞給御書「清正良臣」扁額，後以吏部尚書坐肅黨遣戍，於是論者多詆之，然肅順謀逆之案，固冤獄也。稱孚恩之賢者，亦自有之，如郭嵩燾「玉池老人自敘」云：

建昌陳子鶴尚書，有權貴之名，而其留心時局，頗拔人才，實遠出諸賢之上。嵩燾之援江西，尚書方憂居，奉命辦理團防，同居圍城兩月有餘，相待至爲優渥。又五年，至京師，常共往來。一日詣尚書，適有客數人在坐，談洋務，一意主戰。嵩燾笑曰：『洋務一辦便了；必與言戰，終無了期。』聞者默然。頃之客散，尚書引予就僻處告曰：『適言洋務不戰易了，一戰便不能了，其言至有理，我能會其意，然不可公言之，以招人指摘。』予不能用其言，而心感之。嗣見馮魯川，言在刑部多年，專意辦案，不屑回堂，堂官訖無知者，陳公任刑部，有疑案特召詢之，加倚任焉，自覺精神爲之一振。及權兵部，李眉生在部，亦加異視。相與誦言其賢。乃悟流俗悠悠之議論，專持一見，不足據也。予自京師乞病歸，尚書方驗清天津，聞而大戚，屢書屬少留，候回京一見，予不敢從也。甫行兩月，而有天津之變，車駕巡幸熱河，尚書被詔扈行。逾年大喪，鄭王怡王皆賜自盡，尚書亦遣戍。蓋其時鄭王怡王肅相執朝權，漢員被詔僅尚書一人，言路據以爲黨，論劾及之。嵩燾南歸稍緩一兩月，天津兵潰，嵩燾前言皆驗，尚書必邀致之，使竝入黨禍。尚書機警，能測洋務之必有變，而不能測及聖躬。白香山詩云：『禍福茫茫未可期，大都早退似先

庚申之役，文宗北狩，中外惶悚。英人欲擁立恭親王奕訢，如契丹待石晉故事，恐廷臣異議，未敢輕發。和約成，大宴夷酋於禮部，英法皆以兵往，議尊恭王絕席，令王公以下皆跪迎，以覘人情向背。大學士周祖培股栗不能言；孚恩拂衣起曰：『王大臣事同一體，今日玉帛之會，觀禮近萬人，先朝典制具在不可紊也。』夷酋知衆論不予，遂戢邪謀。是役微孚恩特正，禍幾不測。世以其阿附肅逆，咸加醜詆，並其大節而亦沒之，殊可痛惜。

亦頗足廣異聞，惟英人謀擁立奕訢之說，未敢遽以爲信也。

知。」嵩燾之不與黨禍，早退之力也。既以自慰，亦重爲尙書悲也。

雖未敢顯翻肅順之案，而以不能早退罹禍致其悲慨，其意固大可見矣。咸豐間嵩燾不主對外開戰，引孚恩爲同調，就當時局勢言之也。「車駕巡幸熱河，被詔扈行，……………漢員被詔，僅尙書一人。」此嵩燾晚年記憶偶誤。孚恩非被詔扈行，特大喪時令其先赴行在耳。（加罪孚恩之諭，有「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滿漢大臣中，惟令陳孚恩一人先赴行在，是該尙書爲載垣等之心腹，即此可見」等語。）若扈從行在者，匡源杜翰焦祐瀛以軍機大臣受顧命，贊襄政務，皆漢員也。孚恩江西新城縣（今黎川縣）人，曰建昌者，殆因同時全國之新城名者有數縣，故所隸之府耳。又胡思敬「國聞備乘」卷一有云：

兄弟

陳荻

是一個深秋的下午。原野裏調成了蒼黃顏色，太陽斜着頭，流着柔和光輝，從平地漫過山，再傾瀉得很遠很遠，映出秋日特有的秀麗；輕快的風，好像一絲不挂的，到處活躍着，戲弄着，輕佻的吻吻樹，吻吻草，把渾濁，霧氣，與悶人的渣汁，洗刷得無影無踪；祇這裏那裏，間雜些老舊的綠點，証明夏天，曾從這裏走過，河流清澄得一塵不染，閃爍着金黃光彩，平靜而安詳的，在山下散步；小山默默的，背上駝着幾株松樹，像一叢綠色蘑菇，把頭探向水面，擠弄着，要盡可能照出自己全面目來；因爲倒影的清晰與生動，於這山，樹，是更顯示出足以攝人神志的沈深靜穆。樹的南面，是個斜坡，一座披着疎落荒草的坟，睡在那裏；一條荒蕪小徑，從橋頭走來，經過山的北坡，穿過松林，曲折的引到坟前。因爲幾乎沒人行走，路旁黃色的蒲公英花，還在掙扎留戀着，然而已經是兢兢皇皇，不知所措的了。

久經飄泊的我，對於這故鄉秋色，在一種新穎生疏的淸麗快感中，沉着許多戀舊的感傷情緒。

這時一個滿臉灰白鬍鬚的老人，挾着一捆紙錢，孤獨的，蹣跚着走向坟去。低着頭，一點都不望望四周，悄悄的繞着坟看了看，然後蹲下去，將紙錢燃起；一縷青烟，在藍靜空中，斜着劃了一道痕跡。老人一面燒紙，一面喟嘆着：

『唉！創了一輩子，到底還死在外面，我知道你是不會在意家裏外面的；可是你不……，我……呢？……』傷心使他嗦嗦的哭了，嘴裏還在縷述什麼，然而因爲嘴唇的戰抖，與哭聲的混雜，不能聽出一個字來。以後他抬起頭，向着半空，泣涕着疎稍微大聲的喊『張有！張有！』然而沒有應聲，祇林間，水面，隱隱送回反響。

我認識這老人，是獨身一世的張山。他不是當地人，可是在村裏很住些年頭了。但墳裏埋的什麼人。爲什麼値得這末哀痛呢？在被這哭聲所引起一陣空惘的襲擊以後，我慢慢走到跟前去。

『張老伯！』我輕微的打招呼。

好像這裏，除他以外，不應有任何人跡似的，他稍稍帶了些吃驚神色。他止住淚，點點頭，經過努力的端詳，好像想起來了。

『啊！你是狄嗎？』他居然以長者口氣說『出去幾年了？』

『不到八年吧。』

『八年！』他吃驚了『一幌八年了——唉——好哇——總要常常回家，免得老年流浪外面呀』。他嘴唇又在打戰了。

『這墳是哪個呢？』

『唉，這是我僅有的一個弟弟，他幾乎一生一世，都不曾停過脚，老了到底死在外面——唉——一言難盡啊！』

我明白他已預備說話了，但好奇心，還強着我問：

『我不認識吧，怎樣個人呢？張老伯！』

『怎樣個人？好談談也好，這在你們年青人有用處啊。我們到松樹那邊去吧。』他用手指示着。

當我們坐在松林草地上時，他用袖子擦擦眼淚，以後就連打幾聲嘆息，作爲繼說下回話的開端：

——唉——一輩子就這末一個弟弟——張有——，我們原籍山東——我們那村子，直到這些年，一閉眼，就能看見；那條河，和這河差不多一樣大小，那個廟，那廟前的樹，和那靑板石——他從小就是個反叛，不怕天，不怕地，常惹禍，給老人家添麻煩，那一宗一件，說到明天，也沒完。可是等他長大了，生就一付好身體，有力氣，又輕快，凡是可以用手摸到的墻垣，一翻身，就過去。雖然臉龐黑瘦，可是身上肉，却都一瓣瓣的，兩道濃眉，抱着大眼，讓人一看，就有些怕。誰都說，有出息，那知道，就是不務正業，整天整夜賭錢，偷錢偷東西，全送到賭場去。父親又愛他，又恨他，有時把他打得死去活來，有時背地裏爲他掉淚。父親是泥瓦匠，他常跟到外面作活去。在他二十三歲那年春天，村裏重修廟宇，那是起脊以後，正在鋪瓦時候，父親和他都站在巍巍高殿上，他接到下面，甩上去的瓦，堆在父親身旁，父親將瓦一片片敷在房上。你知道那是很有趣的呢，當下面的人，叠起許多瓦片。打個令子，給房上知道，上面人就一拍巴掌，十幾塊瓦，嗖的飛上，接到手裏。張有那東西，手急眼快，幹活不含糊。可是他夜裏賭錢，白天幹活，一定差事，有時一接不穩，瓦就嘩的摔得粉碎，惹得人們哄哄大笑。那是有關體面的，父親羞氣得什麼似的，早就預備發作了。在又是一次沒接到時候，他用四片大瓦，猛的向他頭部打去，張有一眼看到了，忙忙躲身，却失了脚，從殿上一直滾下去，然而他非常靈巧，在半空中，折個跟斗，兩脚就平平落地，接着是人們一片驚叫的喝采聲；父親却嚇慌了，恨悔不該在房上教訓兒子，正一欠身，要拉他時候，冷不防也失脚滾下去，可是老年的他，竟落在亂石堆上，碎得不成人樣，馬上死去了。張有這次眞怕了，臉上霎的蒼白，祇呆呆望了會兒，就一溜烟的逃跑了，永不回來。你想想，母親該多痛心啊，在父親後事辦完以後，她竟又思念起兒子來。老年人不問兒子好壞，你知道，愛總是一樣的，她竟逼着我，給他找回兒子。當然那是非找回不可，一家人，祇剩兩人，還怎樣過呢？恰巧在他走後第三年，來了口信，說到這裏，又做了泥瓦匠，同時告訴我們說，爲了父親的事，死在外面，也沒臉見媽媽，和家鄉人。眞的，那是他最傷心的事啊，然而誰又料到眞的現在就應了他那幾十年以前的話呢？就那年，母親搬到舅家住，我就走了一個多月，終於在這裏找到他，我想盡方法讓他回家，全都無效，他說那是一生不能贖的罪孽，死也不回家了，反而讓我立刻回去。他說，剩媽媽一個人，更孤苦。我雖然惦記媽媽，但丟下這樣弟弟，在外面，她也担心，況且兩人過日子，到底不像個人家。於是我就開了個饅頭小舖，漸漸獃下來，預備等他心境轉動，好一起回去。 就這樣就擱了三四年， 而張有還是那末荒唐。

庚子年，這裏成立了義和團，你沒趕上啊，喝，說是槍刀不入，要打洋人。你說，他幹上了，他的神兒，是寶二墩，生來是反叛，得神也得是强盜。手脚既好，膽量又大，不久，左近就都知道了張有這名字，同時在團裏，也有勢力，多少人都崇拜他。但和大師兄意見不和，那時天津正打仗，他要拉着團，再沿途集合些，上前線。可是大師兄的意思，是一來團沒練好，二來沒有官家命令，這末幹，怕和造反差不多。就因爲這些，在

他和大師兄比武戰勝以後，名望更大，人數很多，趕緊預備開拔。正在這個當口，剿他們的皇上軍隊到了，可巧神靈都罷了他們，砂是給軍隊殺的殺，砍的砍，當然他是不能佔脚的了，但並不立時走開。他說，要報仇，殺幾個兵，抵償自己幾個弟兄。他東藏西躲，每次軍隊，找到他的時候，非傷耗幾個不可。這樣他支持了七八天。一天夜裏，他跑到我那兒，告訴我，要我回家，他跑口外投軍。我眞要回家了，母親一個人，夠苦的了，可是他不去，我一人回去，母親將怎想呢？雖然我說得再貼切，她一定會猜，兒子是死在外面的了，那末她要馬上尋死；再說這樣弟弟，也眞不使人放心。終於我決定，和他一同走；軍隊裏管教人，養不住他，他回心轉意的日子快來了。夜裏收拾停當，把些積蓄交給隔壁王立那兒，我們就起始登程，那年我三十五歲，他二十九。

在熱河我們進了軍隊，可巧又把我們編到一棚裏。他還是那末混天黑地，常常作些不安分的事，以致挨軍棍，成了家常便飯，他果然不能忍下了，常和我說，要逃跑，我那裏肯依，我有我的心事啊；我說，走，就一同回家。第二年夏天，正是青紗障起時候，我們開出，剿胡子去，什麼地方，忘記了，總該不很近。媽的，那胡子眞可怕，個個好鎗法，從早上還沒打上兩個時辰，我們已有好多人受傷了，我的傷，在左脚上，很重。那時還沒退却，他就把我拉到高粮地裏，兩邊離道很近，我知道自己沒命了，總得給人搜出。我罵着，要他走：就勢回家，對媽媽說，就說買賣好，不能脫身。可是他不肯，他說，我是受了他的牽累，我死了，他不能活下去，不能再來一次和父親一樣的事，死就死一起。說話功夫，胡子越過了我們的陣地，他們的吶喊，馬跑，脚步，喘息，以及衣裝，面龐，我們都能以淸楚的看到聽到。時時有羣胡子，把附近田裏，藏匿着的傷兵，拖出去。以後安靜了，但我們是落在胡子們的步哨內，換班放哨的匪，常打着趾，從我們面前經過，這時要他走，也不行了。就這樣，我們在豆叢中，伏了兩天三夜。餓了就吃靑豆，和他在夜裏，從附近偷來的玉蜀，當時唯一希望，是軍隊的再來。果然在第三夜，天一朦亮，四面起了槍聲，那叫「拂曉攻擊」。我們樂極了，下力忍耐着，到中午時份，就見到自己軍隊。那眞是喜出望外，他夠去報告，人們把我搭到臨時傷兵室裏。這次軍隊捉了七個胡子頭兒，聽說第二天，一起早，就要就地正法。

在夜裏，我扶着拐杖，到外面出恭時候，冷不防張有跟上來，他鬼鬼祟祟的，向四處一張望，然後附到我耳邊說，『大哥，七個，四個熟臉兒，在一起當過團的，怎辦？』我腦袋嗡下子，心登登跳，禍事來了。『祢怎辦』？『夜裏攤我一班守衛，我……』一個脚步走來，他立刻頓住，忙的裝作緊褲帶，走回去。我將要說出那句話『就勢回家去』但沒敢出口。回到屋裏，心神不定，老睡不着，眼前擺着個黑洞洞的大災難。不一會，南院嘈雜聲起，緊接鎗響，我明白，然而我悲哀了，我們將從此分手，他沒回家日子了，我懊悔；那年該回家，不該跟他來。

外面莊稼那末厚密，幾個人好藏得很，從早晨到中午，一個沒找到。長官到把我提上去，說我們是兄弟，一定知情。不是有傷勢作證，和許多弟兄保釋，那次沒死在匪手，也許這次要死在通匪罪名之下了。到底是一打二革。然而我快樂，二百軍棍，也壓牠不下。你知道，本來入軍隊，是逼上梁山，幹了幾年，也是爲了弟弟：現在他走了，我那能獃下去？開小差，沒胆子，革了到是萬幸。在附近人家，由弟兄們的幫忙，將傷養好，我就回家。心裏自然萬分灰頹，想不出應該怎樣騙媽媽。因爲還裏有些存項，順便就從這兒走。我一看見那幾年前，開過饅頭舖的門，依然關着，房子也照舊在等着我，我心裏的好受，帶着許多難受。自然得先到王立家裏。你說王立眞是好人，因爲年景慌亂，怕有失閃，他竟給我置了十來畝地。好是好，可是我心裏並不高興，因爲我要急於回家呀，心裏就打算盤；怎樣出賣。回頭他又告訴我說，去年春天，有兩個山東人，到這裏，找我回家，說，媽媽死了。這眞給我一身冷戰。什麼全完了，我馬上暈倒

去。醒了以後。養息幾天，地畝一時又賣不出，就暫時做了莊稼人。

可是回家的心，始終不死。家裏雖然沒有人了，但故土，尤其對於上些年紀人，——那時我已經快四十了——是多末甜軟而吸人的東西呢？但我那弟弟呢，他一定不能回家，就是回家，也一定先到我這裏。我應當在這裏等候着，萬一他來了，我們將一同走。他比我年青，出了地，到家給他娶個女人，留下一男半女：也算個人家，也算有了後嗣，老了少受些罪。就懷着這樣一個心情，我忍耐的，慢慢活着，慢慢等候着。

一年一年的過去了，並不快，我可漸漸老，弟弟也老沒影子。這中間曾經過許多大事，像直奉戰，鬧土匪，農民會，××黨，整整十九年，心都熬乾了，而弟弟老不回來。我打算自己走了，但總希望着什麼，從春天忍到秋天，從秋後再忍到開春，忍一季，空一季，忍一年，空一年，我一想到家，就想起弟弟，先人後嗣，老年，……

去年春，我在地裏看麥子——沒事在家獃不下——大道上遠遠來個人，走道非常像，我心登登跳起來。我向前緊走幾步，一看，又不是。可是我並不特別失望，因爲老了，眼睛不得力，幾乎天天有這樣類似事情發生，所能引起的，也祗是使我將弟弟，家裏，以及老境的可怕，想得更深更遠吧了。 這人從身邊過去，他老盯着我， 忽然在身後叫了一聲『大哥！』我打個冷神，啊呀！天哪：果然是他，唉！瘦得不像個人了，眼睛更大了，然而神散，下巴尖尖的，背有些駝，那我眞正難過了。我們一路走，一路哭，到家，把媽媽死去，以及怎樣守候他的情形告訴他，他愈發哀痛了，我們抱哭了大半天。也不知是因爲媽媽死了，還是因爲年老，野性收歛了，這次倒是他，先嚷着回家，可是我想，多一半還是因爲顧戀了我的原故。我又快活了，高興的準備一切，然而他病了，很重。但我還是不死心，我希望他會好起來；我們回家，給他娶女人，重新立起家來。

在病中，他告訴我，他這十幾年的浪蕩生活。從在口外，離開軍隊，作了土匪起，以後就幹着大兵，土匪，土匪，大兵。跑過的地方，和受過的罪苦，都是人們沒曾聽到過的，可是作了多年土匪，也不知是有福氣，還是手腳利落——以後他練就一手好槍法——從來沒曾吃過官司。然而末了蹲了六年的獄，償還了以前的一切幸運。可是禍事到底是自取的，前後事情是這樣：

一次官兵，騎着馬在追捕他，他駕着車子，在一條兩旁有很深水塘的小徑上奔馳。秋天原野，是一望無際的馬隊在他身後，祗有里把光景，一陣烟塵裏，帶着吶喊，槍彈在背後一聲聲噝兒噝兒叫。恰巧有人担着蘿蔔挑子，帶着驚慌，在前面走，他連連搖鈴，那人頭也不回，也不讓路，馬上車子很兇的蹤到挑子，蘿蔔像鴨子下河，個個滾到水裏。這人急了，抽出扁担就打，攔住去路，張有央他，應許賠錢，但他不肯，嘴裏駡着，依然要打。你想，這是什麼時候，張有也急了，掏出手槍，裝作預備射擊模樣，這到嚇透了他，他一面打躬，一面退身，撲冬一聲，跌進水裏，一時冒不上來。張有悔了；無故殺人，他幹不來。他以爲先救了他，也許不致遲誤，那知道塘子既深，他又穿着衣服，自己先顧不了自己。一會兒馬隊趕到了，賣蘿蔔的沒淹死，他到給人捉了去，然而他並不懊悔。

最厲害的痛苦是刑罰；許多命案，都放到他身上，要他招供。他說，他有什麼，說什麼，搶案供了，不認有命案，受的刑罰，還用說嗎？他給我看了：沒有腿肚的小腿，小疤的膝蓋，沒肉的脚心，膀子，和屁股。我每次看到，都掉淚，以後他不給看了，怕我傷心，然而在他睡的時候，我還是偷偷的看，啊呀！眞傷心，可是媽媽看了，又該怎樣傷心呢？我辜負了媽媽。

病一天天重，以後他不很提到外面的事，倒總是跟我談家常。他說，沒有荒唐，不會有父親的事，沒有父親事，那末一生也許會平安渡過；也許在現在，還在跟着老年人；也許已有幾個晚輩，都在長大起來，和別家一樣，在故土和鄉鄰四舍，七親六故的，在彼此扶助中，快活的活下去；縱然依着性格，以及以後的世態，不能和想像這樣死板的活一輩子，但當還願兵，和做土匪，總不能算是正當差事。然而晚了，太晚了，他竟在四個月以後，死去了；忍心的丟下我自己，我這末老了，這末孤獨，這末窮苦。我曾期望他，和人家對自己兒子似的，愛他恨他，調養他，賣了地，葬埋他。他死了，總還有人這樣辦，我呢？誰給我……？他心靜了，現在恐怕一點也不會想到我啊！

他又嘖嘖的痛哭起來，我也陪着落淚。

晚風勁起來，一切更顯得空寂，河靜靜流，松樹嗚嗚叫，太陽西下了——一個秋末的慘淡黃昏。

我是一個黑人

黑人Roy de Coverley著
陳學昭譯

「……我不知道怎樣的忽然」得了做一個黑人與忍受做一個黑人需要天仙也沒有的德行。」

肯德，克倫(Count'ee Cullen)的「顏色的外包」。

我不明白怎樣我會開始這一則文字。繼續寫下去，又是一個問題。我不知道有幾個白種人能夠說什麼是一個白種人。對於這一類的事，很不容易劃一的。旣是什麼，當是什麼。

是的，現在，我的意識完全明白我的皮膚的顏色不是大部分人的顏色，我也知道人家往往都把我看待做一個異種的東西，他們歡喜知道這東西想些什麼，這東西所能做的事，及牠怎樣做事的。這個意識在我到丹麥京城以前，老早就有的，因爲我曾經在美國生活過，在美國，我們一種族的人都被另眼看待的。但是在美國——至少在紐約——有哈倫(Harlem，紐約的黑人區——譯者)，那裏，當你四周被成千成萬的你的同樣的人所包圍時，自己對於自己的意識就難以淸述了。而美國的人民是那般的習見黑人，他們是自然地接收黑人的，雖然通常他們總是不歡喜黑人的。或者我童年的分析能夠供給一些適合於這類文字的事實。

在我幼時，像我回憶在牙買加的時候，我的意識中全不覺得我是屬於一種特別的人種的。我僅知道有些人是黑的，有些人是白的，這樣就完了。有時候讀到一行字或聽到一句句子使我感覺到人家看待我做一個黑人，但是這種感覺從來不會留着十分鐘之久的。在這島上黑人比白人多五倍多，大部分的白人與黑人沒有一點交接的這個事實寧說一種階級關係，而不是種族的關係。在牙買加的白人，大部分都是當局的辦事人或者是占着高的地位的。他們所以過着一種與我們不同的生活，那是因爲他們比我們有錢或者是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比較高的緣故。至少我覺得是這樣的。種族的成見，在牙買加並不如何强烈的，當我看見一個黑人恭敬地對待一個白人，我以爲這個態度是白人的地位，交接，或財產的關係。在那裏的白人很少不是重要人物。

起初，我這樣生活着，獨立的，以自己的家庭自傲，一刻也沒有想到我是一個與別的人不同的人。接着，歐戰來了。

戰爭開始時我才九歲，我還記得我爲了不能够爲英國去打仗而悲傷。在學校裏教員教我驕於英帝國該是光榮的，教我英吉利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度，還教我別的因爲現在我是一個成人，我也旅行過而不再同情的感情。我投身在戰爭的工作裏，童子軍及別的，盡力做我所能獻身於英國的事情。在這時候，我們收到赴前敵的人的消息。我還記得曾讀到這一類的句子：『牙買加的黑兵還到他們原始的野蠻，而撲向我們的敵人。』我一點也不懂這裏面的話。我不明白爲什麼他們稱做『牙買加的黑人』也不明白爲什麼要說他們還到他們原始的野蠻。我怎能明白？生活在一個所有與我同顏色的人玩着球，喝着茶，討論着地方自治，看不起比他們錢少的人，說着英國語的羣衆裏，我不能够懂得在這裏面有什麼原始的野蠻。「黑人」的頭銜也使我覺得刺耳，因爲那時我腦子裏以爲這是用以稱呼差不多神話化了的，生活在一個絕端的野蠻而沒有一個人能與他們發生一點關係的非洲土人。我那時眞是瘋子呀！但是這些事情並不使我如何關切，因爲我不懂得，也因爲牠們不直接關係着我的。

一天，英政府委任了一個新牙買加鐵路局長，他剛剛在南非洲離開了同樣的一個職務，上岸以後，立刻就說要在火車裏另設特別車廂專給「土人」乘座。一羣居民的代表到他辦公處見他，對他伸說牙買加的「土人」——就是眞眞有「土人」的話——着實比他自已所希望做到的文明還文明得多，說他們不能够忍受被稱爲「土人」，好像他們是野蠻人似的，說他們勸告他不要再談到特別車廂了，並且還勸告他辭職。於是特別車廂這事情就沒有實現。過些時候，這個鐵路局長與我父親尋事，說是對他說話不够恭敬。我父親是鐵路上領班的漆匠，立刻辭了職，並且通告了新聞紙，這樣，那鐵路局長便成爲衆人抱怨的對象，而被召還英國。至於我，生活在這一種的空氣裏，而屬於一個對於這類上有國家思想的民族，你們會懂得，對於我自已與對於白人，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怎樣叫做黑人，你們也懂得爲什麼我連自已是黑人的意識也沒有，當我是一個中等的牙買加人，與我同色的成千萬人同樣好壞的牙買加人。

馬古斯，維嘉（Marcus Garvey）是生在牙買加的，這是一個姿容動人而絕頂聰明的黑人。他在到美國以前的好久，爲組織一個改善黑人地位的團體而被當局注目。這個團體沒有得到多大的成功，因爲牙買加的黑人並不覺得他們的地位是需要改善的，而大部分，如我上面已說過的，根本絲毫沒有自已是黑人的意識，可是在美國，靠了他的動人的演說天才，與他的强壯姿態，使得這個世界黑人地位改善會(Universal Negro Improrement Association）十分發達。在他最發達的時候，所有美國稍微大一點的城市裏都有分會，且有着無窮的基金。幾千萬的黑人統被嘉維美妙的演說辭所引動，且自願拏出他們的積蓄來抵抗。這會的目的非常大。主要爲是在世界的黑人不久都成羣的移到非洲去建設一個大而强的黑國家這個信仰上。那結果，這個全世界黑人地位改善會開始買起船來，他們該與全世界的海航競爭。

當人家知道了黑星航線的第一隻船就要到金斯東（Kingston）的時候，我第一次聽牙買加人立在黑人的地位談到他們自已。我父親見到他的種族有了自已的意識，表示滿意。這一切對於我都是模模糊糊的，但是給了我許多印象。在一封給一個到美國去了的小學校同學的信裏，我寫着「弗雷代利克，獨克拉」這船的到來象徵「我們的種族」開始在做一些事情而

在世界上占一點勢力。但這個可說實是一句漂亮句子而不是眞實的感情。這船把嘉維載來，他在金斯東做了好些演講，我去聽的。這是一個了不得的演說家。他美妙地描寫未來非洲的黑人城市的莊偉。他講到守衛黑人的非洲的不折不屈的黑軍。但是他一點也不說到黑人該怎樣去爭得非洲，也不講到怎樣去驅逐那些占住非洲大部分土地的白人的强國。這一點使我忿怒，因爲我懂得這個人利用烟火的嘴吧來引動這個頭腦簡單的民族的想像。但我絲毫也不敢對父親說我這些印象。在牙買加，孩子們沒有說話的習慣，我的父親是很嚴厲的，就是對於一個牙買加人也是如此。可是那毒質已進到了我的血裏。從此以後我不再忘記我是一個黑人而被白人看待做一個不進化的人。在這一點上，我對嘉維是永遠感激的。

× × ×

幾年後，十八歲時，我動身到美國去，在那裏我嘗到了苦痛。我馬上就懂得了做一個黑人是眞眞的而常常難受的事實。我學了畫，當我說要去在這一類工作裏找一個位子時，我不懂得爲什麼人家要笑我。當人家對我嗤之以鼻以後，當我受到了好幾次我去找工作地方的人的侮辱以後，我開始明白了事情的眞實面目。一個我正在與他說話的和藹的人對我解釋這情形：『我的孩子，』他對我說，『我不懷疑你不會畫，我也覺得你是一個很好的青年，但是你不能够進這裏來做工。在這類的工作裏，我們不用一個有色人種的，並且除了我們也沒有別人會用你的。』結果我做了開升降機的侍者，但是我還是盡力做我所願做的事。可是美國，至少在一時間，在我是覺得太利害，末後，我只好做一個紐約的黑人。

事情有欠均勻的地方。例如，我發現了我跳舞跳得很好，我能把我沉在那些殘酷的，野蠻的，突然的，美妙的，而那刺人的韻節在我身上戰動着的混亂音樂裏，一方面我表現阿剌伯的舞。懂得黑人的音樂，幾百次勝於到美國來到處碰頂了，勝於看到不如你的人成功（可是你自己永遠沒有成功的希望），也勝於感到這個音樂就在你自己身上！呀！是的，美國有牠的欠均勻的地方。我在美國學着了許多許多的事物。當我做升降機的侍者，跑街的僕人，打包裹的夥友，辦公室裏的幫手人時，我知道了依拉，阿爾特紀（Ira Aldridge）在歐洲被看做一個偉大的悲劇女伶人，普希金（Douchkine）是一個黑白的雜種，仲馬（Dumas）的母親是一個黑人，非洲的彫刻着實不粗陋，常常還是極大的藝術品，黑人的合唱是美國唯一的國家音樂。我也知道了我的黑皮膚是我唯一的不能饒恕的罪惡，因爲我的東家，在我做打包裹的夥友時，每次碰到重要事情，總是要我接電話。他很歡喜我的口音與我極純粹的英語，因爲能給主顧們一個好印象，反正人家不會從口音裏認出一個人的顏色來的。

但是我也嘗到了苦痛，知道我被人卑視，被人切心的憎恨的苦痛，在報紙上讀到一個，二個，或三個我們同種的人只爲了這同樣的憎恨而被活活地燒死的苦痛，看那些政客爲要騙你的選舉票，用了甜蜜蜜的嘴吧走近你，接着選舉過了，重又還到他們的憎恨的苦痛。要不是這個皮膚，這個「顏色的外包」，我可以成功，着實做些或完成些事業的苦痛。是的，痛苦眞不缺少。

我永遠不忘記那一天我立定在一家飯店的窗前，那裏放着大而鮮紅的明蝦。牠們實在引誘我，非買牠一隻不可，我的袋裏錢也帶足的。一點也不加思索的我就走了進去，但是頃刻一隻手伸出來，把我踉蹌地推到階沿上。我腦子裏起了一點變化。我不知道我怎樣回到家裏的，我什麼也不看見，我連思想都不能够。所有在我身上的一切好似都黑暗了。我不願見一個人，我不願思想，我不能够懂得。我關閉在我的房間裏足足一星期，沒有與一個人說話，也不思想，只是迷亂，苦痛，不幸。

一星期過去了，我回到我的升降機裏，在給人家上上下下的時候，我開始研究他們，要想發現出他們是什麼，爲什麼他們那般地把我看得不如

他們。我聽他們的談話，研究他們的舉止，端詳他們的面貌。我的升降機成爲一個在我旁邊經過的美國人種的各種標本研究所。可是許多星期研究的結果是一個諷刺而苦痛的微笑，刻在我的面孔上。

但是我並不怨尤，聰明的黑人是不怨尤的。他安靜地預備着，等待着一天會到來的機會。紐約的專門學校與大學同差不多所有別的聯邦一樣，有許多年青的黑人在那裏刻苦的求學。其中大部分在下課之外，都是做苦工作以維持生活而同時求學的。因爲，你知道，崛强而有目的的人在同是這個美國能够得到例外。肯德・克倫被視爲他們最偉大詩人中的一個，雖然使他成功這樣的思緒，有一天逼他寫：「顏色的外包」(The shroud of color)，羅時馬克，格倫頓 (Kone Mac Clendon) 演戲時　戲院裏總是客滿，洛郎，海斯 (Roland Hays) 開音樂會時，非在三星期前定票得不着座位。

這樣好幾年來，我開始寫作，我觀察到美國對於我少伶酷了些當我做一些値得做的事時。當然，這個變換並不是頃刻的。我必得做各種吃力的，下等的沒有前途的許多工作來糊口，同時改善我作者的職業。有時候是非常使我失望的。我常常怨嘆，甚至咒詛我黑色的肉，我的肉把我投給所有的痛楚，所有的艱苦，所有的刻削的這層「外包皮」。就是現在——因爲還不能說我是得到很成功的作者——要是我回到美國，我還得奮鬥。一個藝術家得到的成功使他於任何事都容易，但只是這個藝術家個人，對於大衆是沒有應響的。我接受了與所有知識界的最年輕的黑人同取了一個精神平等的政治：我們要把我們作品的質地使人家認識我們。但是在美國要發展到什麼地方？要是我明天出版一本小說，我會被人請去赴夜會，聚會，白人的茶點，像克倫，海斯與格倫頓一樣；人家頌讚我個人的天才，而我會聽到其中有人說可惜所有的黑人不與我一樣。可譏諷的地方就是無疑的所有的黑人都像我一樣，但是要一個整個的種族都是藝術家是可能的麼？

所有這一切都是笨拙。關於個人的最好的解決，是離開美國到比較少野蠻的國度去生活。這便是我所做的，但是大衆的情形還是一樣不變，像我最近寫在短篇小說裏的，我覺得我，黑人，倒下鋤頭，在一個比我更强的東西前逃却了，棄下我的兄弟們在苦痛中。這些，眞實地說，並不是一個事實，但抑是一個種族的感情。因爲，像別的年輕的黑人一樣，我始終保守我的個性，找到了我的出路。熱烈與眞實總會發生牠們的效果；我現在在白色美國人中有許多朋友　，我在白人團體與在黑人團體同樣的舒快自然。

我希望讀者不要把我這篇文字當做叫苦的文字，因爲黑人不是容易出眼淚的人。在極大的敵人前，他們會笑，會唱，會舞；他們自造一個世界，在那裏充滿地，强健地生活着。哈倫是一個如此生動，如此驚人的地方，一個充滿着音樂，歌聲，笑聲，一個沉重的民族的多而沉重的笑聲的地方。哈倫，夏天的一個下午，同了牠滿着熱而笑的面孔的街道，牠的顏色如此地光亮的街道，抑是一個不該遺忘的情景。紐約的白人成羣地來那裏獲得一點這個閃耀的情緒，這個和歡的生活的力量，並且來領受一點這個攫人的强有力的音樂。

我們是另一個種族。我不相信歐洲北方人能够有一天懂得怎樣的藥酒在我們的血裏跑，也不會懂得我們有怎樣的生與感覺的本領。讀者可允許我說我們能接受而表出白種人的文明，而同時保守着我們的有生氣的種族性？這是我們的最顯明的特別處。

穿過了所有我們黑人聚居的地方，在這篇文字前面的幾句詩裏的眞實迴應到我們的靈魂裏。不管一切阻礙而加入奮鬥，的確需要眞眞的德行。

在城市裡（二十一）

張天翼

十幾秒鐘之後，他們動手掘起土來了。

地點是打那棵老槐樹往東北跨三步——那塊太湖石的旁邊。這個原來也有個講究。

『我算好了的，』正經事一做完了，二少爺就搓搓手解釋給他聽。『今兒個是個好日子，又可以動土。我呢——不代人帮忙則已，代人帮忙總是處處都顧到。我生來的脾氣就這個樣子。這個方向也是個好方向：這塊財旺，我研究過的。……唉，我眞累死了。要不是爲的你——唉，眞累！……你可不能跟旁的人說哦，留神點個！』

唐季樵感動地透了一口長氣。走開花園的時候他緊緊抓住二少爺的膀子，喃喃地說着：

『唉，祇有你待我這樣子好……你待我眞好……』

假如沒有個啓昆——他這位十老爺就會不知道要怎樣過活，怎樣做人。他跟這個姪兒怎麼也分不開：他們可以共患難，共富貴。這麼一個大家裏，除開了去世的老太太老太爺另外還有人這麼體貼他，帮助他，這是誰也想不到的。

『我可以分一半家私給他，』他打着主意，一面耽心着啓昆怕會拒絕，瞅一眼那個的臉色。『金條一人一半。還有玉器骨董。……』

等到二少爺一吹滅了燭火，他又覺得身子掉到了冷水裏。眼面前老有個五顏六色的東西在幌着，就連星星也看不見，祇是感到前面有個什麼鬼怪在等着他似的。一直回到屋子裏，睡上了床，他還全身發軟，彷彿一絲絲的肌肉都分散了，拆開了。

『嗨，我再也不來了！』

花園裏那些景象跟夢一樣叫他糊塗，他簡直不相信他自己也在場。他對二少爺那種胆量，那種能幹法子——竟起了一種敬意，彷彿提起一個神道跟前似的。他閉了會兒眼又張開，忽然又起一件叫他耽心的事。

『將來怎麼掘出來法呢？』他對自己念着。『會不會再要來這一套呢？……嘖，唉，怎麼掘出來法呢？』

可是在他出門到城裏去的第三天——也是這麼一個滿天星的半夜裏，他二少爺把他耽心着的事辦妥了。

進行得很快當。二少爺輕輕巧巧走出房門，二少奶奶坐在床上等他。那時候二少奶奶還沒有死，雖然正在坐月子，這件事可叫她興奮得撑起了勁來。她照着做婆的做丈夫的教給她的那些方法，把小孩子推醒——讓他

哭着叫人聽不見二少爺的脚步聲。

從這天起，大房裏的箱子裏多了三個麻布袋。

這些現在想起來，差不多是前一輩子的事了。不過二少爺指頭上還感得到那些東西的冷氣，彷彿牠們還留在他手上。心裏可空蕩蕩的，像早年記起他的孩子一樣——好容易生一個，又壞一個。

「要是留到現在——」他怨聲怨氣地說，「唉，如今也不會這樣窘法子。」

他不大記得起那些玩意是怎麼花掉的。大概他到北京進法政講習所的時候，在前門外花得有個樣子。嗨，眞是，誰叫自己那樣獃的嘎！——跟同學們聽戲，吃正陽樓，花的全是他的。連捧班子也是他掏的腰包。

「算我的！」他動不動就拍拍胸脯這麼叫，接着用長官對屬員的派頭看看他的伙伴們。「看今兒個晚上怎麼個玩法，你們說！」

大家謙謙愼愼對他提供一些意見，帶着挺認眞的臉色跟他談着，彷彿他們都在實習——預備畢了業好去到什麼顧問機關裏服務似的。末了總是那個矮子——他們把他看做唐啓昆的國務總理的，站起來幌着手，斬斷了那些亂嘈嘈的話聲：

「我們還是讓老唐來帶領罷：唯老唐的馬首是瞻。我們都聽從，不管他怎麼辦。……我們絕對的捧場！……」

有些人拍起手來。其餘的喝着采，這里還響起了那個老卞的嗓子：

「唉，好！……好哇！——噢！」

唐啓昆還記得老卞頸子上突出的青筋，臉發了紫，一本正經地叫着，似乎在苦心學習什麼。據老卞說起來——要想在北京謀活動的，總得會這一手。他還莊嚴着臉色告訴過別人：

「國會裏有誰演說，那些議員贊成的——祇喝采，不拍手。叫得挺熱鬧。」

「那時候眞有點個意思，」唐啓昆想着，閃了一下微笑。接着深深呼吸了一次。他要記一記那些班子裏的熱鬧勁兒，那些姑娘的名字，可是攪成了一片。祇有花出去的錢他還有點數目。

「眞傻！」——因爲想到了在北京的事，就連對自己說話也不知不覺調上了京腔。「一年要花四五千！——嗨，四五千！」

可是他又對自己辯解着：一個人在青年時候總該有點豪興。他也並不是不[illegible]事，那時候。他每天回到公寓裏總是有點懊悔的——

「又是兩百多！——我怎麼要到班子裏打牌呢！」

他抽着老砲台，對燈光發着楞。隨後他細細地記上這筆賬。臉上總是有點發熱，覺得自己做過了什麼虧心事。上了床之後他對自己下了個結論：他這些同事全靠不住。他們揩他的油，帶他去幹那些荒唐勾當。

眞可惡！一個個都是小人樣子！還有那個老卞——簡直俗不可耐。

於是他打了個呵欠，打定主意——從明天起就不跟他們來往。眞是的，他自己也得想一想。這幾年不比從前：現在分了家，花的並不是公上的。這怎麼行呢，一出手就是幾百！

第二天他什麼事都精明起來。嗯，這個夥計靠不住：六個銅子花生米祇這麼一點兒！

「夥計你不要走！」他叫。「呃，你買了六銅子花生米麼，的確是六個銅子兒麼？……哼，你當我不知道……」

出門叫洋車的時候他總得冒火：

什麼，要四十枚！——放你娘的狗屁！」

他很快地往前面走，連頭也不回。洋車夫可老跟着他，鬧玩笑似的！三十五枚吧，三十枚吧。他們祇要逗他多花幾個冤錢。他們老卞着價，叫他老這麼走着。

「混蛋！」他咬着牙罵。

這時候大概是九月裏，他記得。那件大衣壓在身上重甸甸的。太陽有氣沒力地透着黃色，把這個京城照得非常慘澹。時不時有陣風捲過來，路上的灰土就站了起來，陀螺似的直打旋。

他拿手絹堵住鼻子嘴。可是呼吸不靈便，更加吃力得喘不過氣。可是他一直沒理會那些車夫：他怕自己管不住自已的性子——一個不留神會跟那些粗人打架。牙齒老是咬着，眼睛瞪得大大的四面瞧瞧——實在想要找巡警來出氣，也許是因爲他太憤怒，腿子竟有點發軟。

那些車夫可還滿不在乎地在那里嚷嚷……

「二十八枚吧！」

該死的傢伙！——多賺了這幾個子兒就發了財麼！

一個勁兒走了小半里，到底作成了這筆買賣，二十六枚。車夫一拔腿跑了起來——唐啓昆又覺得自已做了寃大頭。眞是該死！——走了這麼一大截子還是二十六！

爲着要報復一下。他不住地在車上頓着脚，催別人快點兒跑。他老是罵着，還干涉車子走的路線。

「你這個混蛋！——怎麼不一直走！」

他老實想要叫那個車夫多繞些遠路。

「唉，到底省了幾個錢，」他安慰着自已。「眞的，不省點個用眞不行。」

可是到了四五點鐘光景，他一個人在公寓裏孤寂起來。他拿起晚報來又丟掉，走到房門口又打回頭。他碰到了一個頂難解決的麻煩問題：

「今天到哪塊去吃晚飯呢？」

他想到了那些小飯舘——老是白菜！老是炒肉絲兒加榨菜！一個人可也得吃上什麼毛半錢，每個月的火食就是九隻洋！祇有吃麵上算些，可是他把下唇一披：該死，怎麼好好的一個人要吃麵當飽呢！

「麵不過是點心，」他聽別人說過。「祇有夯子才不吃飯：中飯也是麵，晚飯也是麵，所以就變得這樣蠻法子。」

胸脯一挺，他又毅然地加一句：

「我呢——我是一定要吃飯的！」

現在他可感到十二分爲難。他埋怨北京的飯食太貴。

照例在這個當口——他的幾個同學就進門來了：

「今天怎樣？去溜躂溜躂吧？」

唐啓昆沒聲沒息地透了一口氣：他這個難關倒給他們衝過了。不過他臉色仍舊很難看，身子也躺在椅上沒有動，自暴自棄地答：

「我不去！」

「怎麼呢？」

那位老卜總是在這時候插嘴，認認眞眞說起大道理來，並且要是預先乾咳一聲。

「我們學法政的——咳哼，將來當然是在政界活動。所以應酬的學問倒是挺要緊的：我們這麼着——可是學了眞正的學問……。」

大家都看着唐啓昆懶洋洋地站起身，懶洋洋地打箱子裏掏出一疊鈔票，他們臉上的肌肉就一絲絲放鬆，眉毛眼睛也飛了起來。於是他們由唐啓昆帶領着——到班子裏喝着酒，打着牌。

第二天上午唐啓昆打門外回來，跟洋車夫吵了嘴之後，他覺得他面前開了一條路——一條熟路，他常常走的。他記起了他的十爺。

「一個人怎麼能夠不用錢呢？」他想。「就是祇要會想法子。」

這祇有十爺那里打得通。

十爺總是相信他的。那年年假他回到柳鎮，他叔姪倆就在十爺屋子裏小聲兒談着。棉門帘放了下來，窗檔子也封得嚴嚴的。他們把十娘支開了，還不住地四面瞧瞧——怕有什麼歹人聽了去。

『真的呀？』十爺叫。『怎麼會這樣大的利息呢？』

『小聲點個！小聲點個！』

做姪兒的側着腦袋靜聽了一會，這才鬆了一口氣：

『怎麼不會有這樣大的利息呢。北邊的皮貨才便宜哩，祇要我們有本錢賺了來，一轉手——就是個對開。』

那位長輩站起來，踱了幾步，歎着氣，彷彿嫌利息太大的樣子。他想到了做生意的麻煩，又想到怕會貼本。一面又莫明其妙地有點着急，似乎有什麼鬼神在催逼着他，叫他趕快動手——一遲點兒就會給別人賺了去。

老半天他才迸出了一句話：

『好是好。不過這個生意——這個生意——做起來才煩神哩。』

『嘖，嗳！』

這里冉啓昆挺到了他跟前，兩片嘴唇很有把握地緊閉着，叫人看一眼就什麼也不用耽心。隨後他伸出五個指頭來計算着，視線老釘着十爺的眼睛，聲音可放得低低的。他主張湊四萬塊錢先下手做牠一筆。

『連你一共五個人。一個人八千。……本來有個山東人要跟我們合股，我們不要他來。我早就想到你，不過信上不好寫——要是給人家曉得了不是玩意賬。』

於是這回——十爺帶着萬分感激的臉色交給二少爺四千。這位姪少爺永遠是照應他的：

『你千萬不要說給人家聽。人家一曉得了就要搶着來做這筆生意，那——才糟哩。』

『唔，唔，』十爺機警地點着頭。『等你到了北京我再寄四千給你。要添本錢的話——再加。』

當年十爺就有這麼大方。後來二少爺寫信告訴他生意賠了本，欠了債，他還又寄了三千多塊錢去。

有時候冉啓昆忽然有種怪念頭一閃，似乎有點不安的樣子——覺得自己對十爺做得太那個了些。可是一會他就想開了：

『十爺是——反正不在乎。』

然而近來——

『哼！』二少爺恨恨地在鼻孔裏響了一聲，把骨牌一推，捧着腦袋沉思了起來。

整個屋子靜悄悄的，叫他有種淒涼的感覺，外面似乎有沙沙的雨聲，抬起頭來一仔細聽——可仍舊是一片寂靜。這世界上的一切都丟開了他，誰也不理他。於是那種從來摸都不敢去摸到的念頭——在他心裏長了出來，像一根釘那麼塞在裏面。他預感到自己會要遭到什麼不幸。

瞧瞧自己的影，連自己也有點害怕。他總覺得這里不是他的家。他祇有在對江省城裏——他能夠找到一點兒安慰。

什麼地方響起幽幽的腳步子，聽來彷彿是在老遠的什麼高處，又彷彿就是他身邊。接着還聽見輕輕咳了一下，像是打一個噎子裏發出來的。

『哪個呢？』他糢糊地想着。『靠哪個——替我——替我——我該相信哪個呢？』

這簡直是一個好兆頭——丁壽松在門口探頭探腦地要鑽進來。

二少爺瞇着眼瞧着他，腔調再柔和沒有：

『你還沒有睡？』

那個吃了一驚。他本來打算挨罵的，二少爺這麼一客氣，他反而把全身縮了攏去。舌子也變得結里結巴——不知道要怎麼回話才好了。

『我……我……二少爺在這塊發神啊？……』

（未完）

原文献残缺